

禮記通釋八十卷

第七册

七



3 0478 6261 4

禮記通釋卷六十一

祭義

玉環戴禮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似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

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也婦卒蠶奉繭。

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

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

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鄭注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

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禮之禮。奉繭之世婦。三盆手

者三淹也。凡繅每淹三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孔疏此廣明孝子報親。養蠶爲祭。服祀先王先公之事。公桑謂

官家之桑。於處而築養蠶之室。近川取其浴種便也。築宮謂築養蠶之宮。牆七尺。曰。仞。又有三尺。高一丈也。棘

繭謂繭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也。大昕爲季春朔日之朝。夫人世婦亦諸侯世婦。卜取之吉者。

前雖總舉天子諸侯。此特舉諸侯。互言之。奉種浴於川者。言蠶將生而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至此更浴之也。

蠶是婦人之事。故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者。所舉奉處重。既擬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

揄衣。受此所獻之繭。因少牢以禮之。接獻繭之後。夫人自繅。每淹以手。振出其緒。故云。如此邪。重事之義。故問也。

良日謂吉日。宜繅之日。明繅更擇日。至而後。夫人自繅。每淹以手。振出其緒。故云。如此邪。重事之義。故問也。

夫人世婦之吉者。繅非一人。擇其吉者。主領而已。前文維互。男子言之。以天子有三夫人。就其社稷。取吉者。若諸侯唯世

婦之吉者。繅非一人。擇其吉者。主領而已。前文維互。男子言之。以天子有三夫人。就其社稷。取吉者。若諸侯唯世

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爲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馬氏晞曰。公羊傳曰。國非無

禮記通釋卷六十一

一



始衣單矣。月令天子孟夏始綸。然後蠶事畢。后妃獻繭。詩曰八月載績。蓋絲事成於衣單。麻事成於衣重之時。豈直人事哉。亦天地自然之理也。義疏云。其率用此與。疑記者之辭。由今所見。以思古也。禮案公桑蠶室在北郊。見祭統。近川築宮者。以有蠶。當春杪夏初。天氣漸熱。故近水取其涼爽。非但便於浴種也。種蠶子也。孔傳尚書。旅熬曰八尺曰仞。仞有三尺。高一丈有奇。蠶置棘而門外閉者。閤寺守之。防蠶婦出入遊觀。曠職業也。繭成則蠶事畢矣。故曰卒。君曰云。夫人曰獻者。以蠶繅婦功。君但視之而已。夫受之。使親繅也。孟子云。夫人蠶織。以為衣服是也。夫人而云副。祿受之者。蓋蠶事天子諸侯。並有之。此文言君該天子。言夫人該王后也。為君服者。謂受繭成絲。染織成帛。所以為之祭服也。注謂繅以手振出絲。則漢時猶無繅車也。夫人三繅。猶帝藉之三推。故仍委三宮。夫人世婦而卒事也。朱綠之玄黃之。染采以為黼黻文章也。凡染正色為衣。間色為裳。言朱綠玄黃。約舉其類耳。周禮冬官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祀先王謂天子。祀先公謂諸侯。敬之至。言祭服為王后夫人之所躬服。其勞而成者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聚不生慢易焉。故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鄭注。斯須猶須臾也。子諒。信也。油然而生。好美貌。躬身也。極致也。理為言行也。塞。充使反。以能反者。為文。文謂才美。報皆當為褒聲之誤。孔疏此一節。已具於樂記。但記者別人。故於此又記之。其義已具在樂記疏。故於此不繁文也。孫氏希旦曰。此言禮樂者。於前後不相比附。而本見於樂記。疑樂記重出之文。而錯在此篇耳。禮案。塞謂和順。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之氣。充塞於天下也。餘並見樂記。

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鄭注：公明儀曾子弟子。孔疏：此一節至可謂孝矣。廣明爲孝子事大夫士也。各保社稷宗廟祭祀。不使傾危。即下文天子者也。尊親嚴父配天也。其次弗辱，謂賢人爲諸侯及卿大夫士也。各保社稷宗廟祭祀。不使傾危。發意，孝子則預前逆知父母之意而爲之也。承志，謂父母已有志已當奉承而行之。諭父母於道者，或在父母人頌美或在父母意後皆曉諭父母歸於正道也。黃氏裳曰：天子至庶人，孝道有三。立身行道，有父母欲怒曰：徒先意承志而不能論之於道，則是苟順其令，而或陷親於不義者，蓋有之矣。此所以養在乎論父母於道也。郝氏懿行曰：先意如先天下弗遠，承志如後天奉若。諭父母於道，非口陳之也。反身而誠，潛移默化，所謂養也。亦尤若是也。孫氏希旦曰：下文言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以位之尊卑而異者也。此言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次能養，以行之優劣而分者也。禮案尊親即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者也。弗辱即孝經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能養即呂氏春秋孝行覽養有五道：養體、養目、養耳、養口、養志。五者完備，可謂能養矣。曾子直養，謂只能養耳目口體，未能養志，尚不足以稱能養。謙之至也。亢倉子訓道仲尼曰：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游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於親，敢不敬乎。鄭注：遂猶成也。孔疏：若行在上五者，事不成，其如是，裁害必及親，所以爲非孝。然則君子於上五者，豈敢不敬而承之者乎。方氏慤曰：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哀公問曰：身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夫人身生於父母，而別於父母者，則行身之道，敢不敬乎。先居處而後事君者，內外之序也。先事君而後及其身，是及其親也。故每以非孝言之，則行身之道，敢不敬乎。先居處而後事君者，內外之序也。先事君而後及其身，是及其親也。故每以而後朋友者，公私之序也。先朋友而後戰陳者，文武之序也。眞氏德秀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忠臣義士，奮不顧身，視死如歸，何也。此與其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殺身成仁，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阻其性不失，乃所以爲孝也。故曰戰陳無勇，非孝也。禮案此即孝。亨熟羶薌，嘗而薦之，行覽所謂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敗北是也。亨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鄭注：然猶而也。孔疏：言亨後荐之父母，此非孝也。唯是供養，君子之所謂孝者，言若人將爲孝曰：此子百行皆美，一國之人稱揚羨願。然云此子父母有幸遇哉，而有孝子如此，乃所謂孝也。方氏慤曰：亨言天產，故其臭爲羶，孰言地產，故其臭爲薌。

嘗旨否而後若之。是孝之一端而已。稱者口稱其所為。願者志願其如此。然則予之詞也。幸哉有子如此。言其有子如此。乃父母之幸也。孝者盡子道而已。人言如此。故曰所謂孝也。已。已。則言其盡於此也。禮案荐進也。亨熟糝。糝。嘗而進。親乃敬養也。不足以為孝。孝必能敬其身。能成其親之名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又說苑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也。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孔疏。孝經云。孝者德之本也。又云。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是衆行之唯行奉上之禮。供養父母。可能為也。但尊敬為難。敬雖難。猶可為也。但使父母安樂。猶可為也。但欲行仁於外。必須誠信於孝。欲強盛於外。必須強盛於孝。自由也。言自之樂。由順從孝道而生。若違反孝道。則刑戮於外。必須誠信於孝。欲強盛於外。必須強盛於孝。自由也。言自之樂。由順從孝道而生。若違反孝道。則刑戮及身。方氏怒曰。教亦多術矣。特為之。本者孝也。故曰衆之本教曰孝。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正謂是矣。論語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曰敬為難。揚子曰。孝莫大於甯親。故曰安為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故曰卒為難。周氏謂曰。仁先之禮。次之。義次之。繼之以亨。繼之以利。之序也。信者成此三者。而強者行此三者。葉氏夢得曰。五者備矣。強而不變。已忘其倦。則樂矣。樂所以順而生也。小人反是。則入於刑。刑所以反而作也。孝經言。立孝於所。所謂盡力無禮。則小人也。安慰也。詩。衛風云。有子意合也。禮案。養謂致衣食。省安否。敬為難。即大戴曾子立孝。所謂盡力無禮。則小人也。安慰也。詩。衛風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卒為難。故論語曾子常哉。手啓足之際。始自免也。詩。小雅云。夙夜無寐。無忝爾所生。能終之謂也。五此者。並謂孝也。說文。仁者親也。郭注。爾雅釋言云。履行也。毛傳。詩。周南云。宜者和順之意。釋名。信申也。使不相遠也。爾雅。釋詁。強勤也。樂自順此生。孝經云。敬一人。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鄭注。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放猶至也。準猶平也。孔疏也。塞滿天地。言上至天下至地。謂感天地神明也。溥布也。布此孝道。橫被於四海。廣言遠也。諸於也。謂施此孝道於後世。而無一朝一夕而不行也。推謂推排也。放至也。言推排孝道。至於四海。能以法準平而法象之。無

窮不從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詩。美武王之德。能無如此。今孝道亦然。故引以證之。葉氏夢得曰。塞乎天地。所謂窮高厚也。橫乎四海。所謂極深遠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所謂悠久無疆也。講義曰。孝出於人心。人有賢愚。而此心不異。時有古今。而此心常存。天地之心。無古今之殊。遠近之異。此所以塞天地。橫四海。施諸後世。無所不同。孫氏希旦曰。孝之德。本乎天地。協乎人心。無古今之殊。遠近之異。此所以塞天地。橫四海。施諸後世。無所不同也。禮案。塞天地。橫四海。即孝經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是也。施讀如詩。周南施於中谷之施。言孝道為萬世所共由。而無朝夕之或異也。盧注。大戴禮。曾子大孝云。九夷八蠻。七戎六狄。謂之四海。而推於無不準者。即曲禮上云。在醜夷。莫不爭是也。唐玄宗。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注。孝經云。無思不服。義取德教流行。莫不服義從化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鄭注。夫子曰。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所謂樹木以時伐也。又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所謂禽獸以時殺也。孟子曰。君子親而仁。民而愛。物而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案。非時而伐木殺獸。則悖天道。逆王制。乃罔民也。罔民危及己身。裁及父母。故謂之非孝。故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篤。孔子謂高柴。開塾不殺。則天道也。乃罔民也。罔民危及己身。裁及父母。故謂之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是矣。大戴禮。此節在樂正子春章下。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鄭注。勞猶功也。思慈愛忘勞。思父疏以庶人思父母慈愛。忘己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心無勞倦。是謂用勞矣。賈也。廣博謂施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如此。即是。大孝不匱也。講義曰。用力者。竭力於事親。用勞者。盡心以事親。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之勞苦。則不愛其力矣。所尊者。仁所安者。義。以仁義喻父母。於道。其心。庶有不盡乎。詩曰。孝子之愛。而忘己之勞苦。則不愛其力矣。所尊者。仁所母。施及莊公。舜致。替叟。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孝子之道。果有。匱乎。禮案。尚書。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買用。孝養。厥父母。小孝用力之謂也。孟子曰。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事非勞不備。備仁義。則無忝所生。故謂之中。孝也。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父母愛之。喜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博施之謂也。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備物之謂也。怨無怨。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鄭注。無於父母之心。不逆。順而諫之。必求仁者之粟。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講義曰。愛之則喜。而不忘。思求其所可喜者。以悅其親也。惡之則懼。而不怨。思去其所可惡者。以安其親也。方氏怒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蓋不逆之謂也。巽而入之。則雖諫而不逆也。仁者之粟。則有愛心存焉。若夫子受仁人之饋。則掃地而祭。亦此之意。祭之以禮。禮之終也。此主言祀。故曰禮終。黃氏曰。注謂必求仁者之粟。以爲祭。盛則失之遠矣。况

先王之禮。不耕者祭無盛。自天子執來三推。下達庶人。皆從斯禮。今曾子所言。粟者祿也。謂父母既沒。必仕於仁諸侯。賢大夫之朝。立身行道。以終祭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恐辱先也。况曾子嘗敝衣以耕於魯。魯侯聞之。致之邑。曾子固辭。聖人稱之。能全節也。孟子云。士三月無君則弔。以其失於祭祀之禮也。親沒者必居於仁者之朝。食祿行道。以終祭祀之禮。為禮終也。禮案懼而無怨。若尚書。舜典。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負罪引慝。諫而不逆。猶大戴曾子事父母。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

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

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

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鄭注曾子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

也。忿言不反於身。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孔疏此論樂正子春傷其是而憂。因明父母遺體。不可損傷之事。天地生養萬物之中。無如人最為大。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也。非直體全。又須善名得全。若能無虧損形體得全。不損辱其身。是善名得全也。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非忘之。恐有傷損正道平易於身。無損傷邪。險阻或於身有患。渡水必依舟船。不浮游水上。乘舟則安。浮水則危。不敢以先父母遺體。而行歷危。悖逆。惡戾之言。不出於口。為人所賤。言必正直。人則服之。故他人瞋忿之言。不反於身。及親並。不羞辱。可謂孝也。方氏怒曰。父母全而生之。謂生其形也。子全而歸之。謂歸於土也。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語默之際。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動靜之間。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語默之際。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動靜之間。壹出言也。不辱其身。故不羞其親。朱子熹曰。父母者一身之反於身也。以忿言不反於身。故不辱其親之枝生我也。四支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斯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已與人。皆共其親。而身者親之。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周氏諤曰。周官之法。禁淫踰者。禁川游者。而此則曰。道而弗善。無一不備。必能全知周公之法。不特有意於防微。而又有以教人之孝也。郝氏懿行曰。韓非說林。載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股往齊。人曰。股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然則其為人可知矣。禮案樂正子春。曾子弟子。見檀

弓下。故其言聞諸曾子。猶曾子之聞諸孔子也。毛傳詩鄭風云。瘳愈也。重言善如爾之問。所以深嘉之也。無人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矣。不虧體辱親。即曲禮上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大戴禮曾子立孝曰。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頃通鞋。鞋又同。題。楊注。荷子王。新云。半步曰題。登危。懼辱親也。不敢忘父母。故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兩雅釋水。順流而下曰溯。游舟而不游。不涉險也。父母曰先。已身曰遺體。蓋謂親已沒者也。而愛身亦不可不至焉。惡言傷人者也。不出惡言以傷人。則人自不以忿言反加諸我矣。孟殆免於罪矣。充倉子曰。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君子。措一足。不敢忘父母。是也。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鄭注。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於其先也。臣能世祿曰富。此以下至不敢犯。又兼明孝弟。此論四代。而爵高者則貴之。由道劣故也。爵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是德中尚齒。夏后氏尚功。功高則爵高。德雖下而爵高者則貴之。由道劣故也。爵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是德又劣於夏。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貴之。亦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周人敬愛彌狹。於已有親。乃貴之。亦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虞夏殷周。雖是明盛之主。未有遺棄其年者。貴年之次。第近于事親之孝。除孝則貴弟也。方氏憖曰。四代之所貴不同。由救弊之政異也。貴德之弊。至於忘親。故夏后氏救之以貴爵。所以明貴也。貴爵之弊。至於忘功。故殷人救之以貴富。貴富所以明世祿也。三者之弊。至於忘親。故周人救之以貴爵。所以明貴也。至周禮。王未嘗易者。以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萬世無弊故也。孫氏希旦曰。左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者。言各於其所貴之中。而又皆以齒為尚也。禮案齒年也。遺棄也。言虞夏殷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鄭注。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為之布於孔子。命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者致仕。君或有不許。異其禮而已。孔疏此明朝廷之中。行於弟。故官爵同則尚齒。四代皆然。以尚齒故。七十者許之。據杖於朝。若君有問。則布席令坐也。八朝不進。杖於朝而已。見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若君有事。問之。則就其室。是孫弟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矣。案燕禮。大射。君與卿大夫皆立。卿大夫立於庭。君立於阼階上。君降自阼階。南向。爾卿。卿西面。爾大夫皆少進。北面。於時。老臣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案曲禮云。大夫七十。自降階。南向。爾卿。卿西面。爾大夫皆君不許者。故異事禮。若其致事。則王制云。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是也。方氏慤曰。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

莫如齒。朝廷雖以爵為上。然未嘗廢齒。則此所言者是也。鄉黨雖以齒為尚。然亦未嘗廢齒。則後言三命而不齒是也。禮案此言朝廷尚齒之禮也。七十者杖於朝。所以扶其老。君問則席。所以安其身也。八十不俟朝之俟。讀如玉藻。不俟履之俟。言不待。行肩而不併。不併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漏趨朝。故君有問。則就其室也。行肩而不併。不併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鄭注。錯雁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雁行。車徒辟。乘車步行。皆辟老人也。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担持。則朋友肩隨是也。若兄黨為雁行之差錯。父黨則隨從而行。少言或乘車。或徒步。若逢見老者。則辟之。任謂担持。言斑白不以所任之物。行於道路。少者必代之。禮案此言行道尚齒之禮也。辟讓也。尚書大傳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鄭注。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見無子孫。無棄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方氏慤曰。若者盡艾耄之類。所謂老若。鰥寡孤獨之類。所謂窮。不遺。謂養之有政也。強弱以力言。眾寡以數言。凡此皆州巷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州巷。禮案此言居鄉尚齒之禮也。鄉有老者。雖窮而無告。亦與之齒。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讓也。不遺棄。言皆有以安養之也。由弟達州巷。故欺凌侮慢之風熄矣。

長者而弟達乎獲狩矣。鄭注。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為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養。春獵為獲。冬獵為狩。孔疏。此明弟達於獲狩。作記之人。在於周末。於時力役煩重。卻道周初之事。故云古之道也。一甸之中。出長穀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軍田役事。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若田與追胥竭作之時。此未五十者。猶在田役。故頒禽之時。多此長者也。方氏慤曰。甸徒者。甸獵之徒。役也。周官。皆作甸。先儒以為丘甸誤矣。陸氏佃曰。不為甸徒。言以為士。司馬法。成百井。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禮案此言師役尚齒之軍旅什五。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鄭注。什五。士辛部曲也。少儀禮也。故老則息其力。長則隆其賞也。軍旅什五。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曰。軍尚左。卒尚右。孔疏。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士謂甲士。卒謂步卒。在軍族之中。主帥部領圍曲而聚。故云部曲。方氏慤曰。周官。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言軍旅。衆莫小於旅。莫大為軍。故也。尚齒止以什伍者。什以外。則齒有所不勝序。故也。葉氏夢得曰。所謂軍旅。有禮則武功成也。吳氏澄曰。凡軍旅五人為一伍。五伍為一兩。五兩為一長。又該於一人。為兩司馬。尚齒各行於一兩。二什。四伍之中。兩之外。則不序。四伍長。皆下士。是為同爵。四人之中。齒尊者先。是為尚齒。禮案此言軍旅尚齒。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獲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禮也。軍中猶朝廷。故爵同則尚齒。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獲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鄭注。死之。死此孝弟之禮。孔疏。此總結上文。而弟達乎朝廷。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通於朝廷。行於道路。州巷。獲狩。軍旅。無處不行。孝弟。以教衆庶。故衆以道理之。

義雖死不捨。不敢犯此孝弟。而不行也。方氏怒曰。先朝廷而後道路。自內而之外也。先道路而後州巷。行乎大
 又盡乎小也。搜狩軍旅。則又以有事之時言之。朝廷者。政之所出。故言發道路者。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
 曲而有盡。故至。搜狩。則馳聘。而有善於弟。蓋以弟而治天下。則其操甚約。其效甚博。此衆之所以皆以達之而
 已。周氏謂曰。孔子曰。教民禮順。莫善於弟。蓋以弟而治天下。則其操甚約。其效甚博。此衆之所以皆以達之而
 敢犯也。禮案此以上自曾子曰。達乎朝廷。道州巷。搜狩軍旅。五者。則衆知親親長。而天下平矣。皆謂弟道。故
 此以孝弟總結。上兩節也。孝弟。達乎朝廷。道州巷。搜狩軍旅。五者。則衆知親親長。而天下平矣。皆謂弟道。故
 即孟子所謂舍。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
 生而取義者也。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鄭注。祀乎
 文王。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孔疏。此一節廣明孝弟之道。養三老五更及齒學之事。祀
 乎明堂。於周言之。祀文王也。樂記。祀文王於明堂是也。上文祀文王於明堂為孝。此以食三老五更及齒學之事。祀
 所對也。此西學。鄭云。周小學。則周之小學在西郊。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以祀先賢。明於虞庠。小學。故
 大司樂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為樂。祀於西郊。主祀先賢。則於西郊也。馬氏晞曰。明堂。嚴父以
 配上帝。故以之教諸侯。若宗廟。則在國。虞庠。為小學。則在西郊。主祀先賢。則於西郊也。馬氏晞曰。明堂。嚴父以
 主。故言德於中。夫教萬民。則朝廷。道州巷。蒐狩。皆以教之。而耕藉。則以教之。而禮。則以教之。而樂。則以教之。而
 又教之。養之。教之。而夫教萬民。則朝廷。道州巷。蒐狩。皆以教之。而耕藉。則以教之。而禮。則以教之。而樂。則以教之。而
 為周。召之。終也。以諸侯者。蓋化賤者。易以事親。弟以事長。故始之以教。而次之。以信。弟厚。如麟。趾。國君。仁如驥。虞。所以
 此即樂記所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事君。故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是也。食三老五更
 於大學。天子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
 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鄭注。割牲制俎。實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
 親執醬而饋。食罷親執爵而酌。干盾也。親在舞位。持盾而舞。以天子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所以致此。由養三
 窮者。皆化上而養之。故不見遺棄。作記者。以老弱被尊。養人皆化上。故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所以致此。由養三
 老五更於大學也。方氏怒曰。由大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大學也。孫氏希旦曰。言由天子躬行。尚齒之教。於
 大學。故天下化之。而孝弟然。所不遠也。禮案。白虎通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何欲陳孝悌之德。以示天下。

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曾三老。父象也。竭忠奉几杖。授安車輪。恭敬執綬。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讓敬順貌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

大子齒。鄭注。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孔疏

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

序。其西為警宗。常學禮者就警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于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雍

唯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者就焉。當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之謂辟雍。總

而文王世子。世子齒於學。與國人齒讓是也。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

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鄭注。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弗敢過者。謂道經之則見

天子問此諸侯之國內。有百年之人。天子則先往就見。未滿百歲。不可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

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或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往。就見之。雖不當道。路左右。欲共言論政教。君即往就

之。可也。方氏怒曰。竟者。疆土至此。而竟也。待於竟。而不敢越。則其所守。概可見矣。先見百年者。即王制所謂問

百年者。就見之是也。陸氏佃曰。此言八十九十者。若東行。則西行之人。不敢過。若西行。則東行之人。不敢過。即

上所謂車徒。辟是也。禮案。期頤之壽。當代所希。熙朝人瑞。故天子巡方。至某士。諸侯先待於竟。親天子。天子先

問其地。人壽有百年者。即往見之。不待駐蹕。而後見者。急敬老也。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大夫士庶

人皆然。君就之者。大夫士之致仕者也。尚書大傳曰。君如。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

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鄭注。此謂鄉射飲酒時

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驪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乎

族。故言族耳。不有大故。不入朝。該致士在賓東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為禮。而后揖。卿大夫士。孔疏。此明鄉里之中

敬齒之法。鄉射飲酒時。身有一命。官者。或立坐。齒與鄉人同。再命。既高。鄉人疏者。雖復年高。不與之齒。但族

內計長幼。為班序。三命。轉尊。不復齒。於親族。特坐賓東。若此。飲酒之時。族之內。有年七十者。令其先入。但族

命者。後入。故云不敢過也。方氏怒曰。以周制考之。一命。則下士也。再命。則中士也。三命。則上士也。四命。則大夫

夫矣。於諸侯之國。三命。則卿。再命。則大夫。一命。則士也。小國。則又降於此矣。一命。齒於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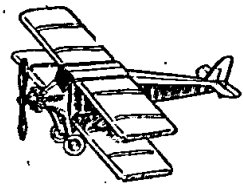
而不可。不齒可知。再命。齒於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可。不齒可知。三命。不齒。貴也。七十者。鄉里

凶則謀於鬼神。而天道所以尊也。過者人所畏。善稱人則能尊人。過稱禹已則能卑已。非有志於仁者不能及之。此其教不伐以尊賢也。伐者自有其善。以善於己。則不足以為賢。舜稱禹亦曰不矜不伐。王氏引之曰。案正謂陽通天地之情。非人所能建立也。建字義不可通。當為達形近而誤。達者通也。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此卜者也。案士冠禮。特牲少牢筮日。主人與筮者皆西面。士喪禮。卜日。主人北面。而卜者席於闔西。闔外則西面。服此云。衾冕蓋十二章之冕。服也。禮案易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抱龜而神。明自尊也。冕者北而敬。恭聽命也。雖胸中已有成見。亦必卜以決之。者。示受命於天。欽崇天道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即尚書盤庚所云。邦之戚惟汝衆。邦之不成見。惟予一人有佚罰。伐讀如論語無伐善之伐。不自伐。故能尊賢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

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誦。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弗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鄭注謂齊之前後也。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饋之屬。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也。思念既深。如親將復入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術當為述。聲之誤也。孔疏此明孝子將祭祀之時。顏色容貌務在齊莊。卑誦。思念其親存也。慮事言謀慮祭事。服物者以備具衣服及祭物。百事謂齊前後。凡治百衆之事。色必溫和。行必戰恐。設奠及饋之時。身形必卑誦。如以語諸白於親。而未之見。報答者。宿者謂助祭所宿之齊。今祭事已畢。並皆出去。考之其立卑靜。默正定心意。思念如似不復見顏色。然想象親來形貌。陶陶遂遂。似親將復入然。孝子念親精純善。故行不違於身也。耳目不違心。言忠心思慮。無時歇也。結諸心。思念深積於心。形諸色。思親形見於色。術述也。省視也。言循述而省視之。反覆不忘。此孝子思念其親之志也。吳氏澄曰。此一節為親之將享之。而和顏以承之也。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者。又恐親之不果享。而不及致其愛親。顏色必溫者。為親之將享之。而和顏以承之也。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者。又恐親之不果享。而不及致其愛親之心也。此謂初祭時。奠之謂奠置祭饌於神前。容貌必溫。身必誦者。為親之已享。而若受命於其前。如語焉而未之然。如親之將語已。而猶未語然。此皆謂正祭時也。宿者謂助祭之宿。於祭前必宿之。宿者皆出。謂祭畢而祭畢而親往。故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復見親。而致其送行之意也。陶如鬱陶之陶。思之結於中也。遂遂思之達於外也。如將復入然者。思之深而如親將復入也。行必恐。身必誦。立必卑靜。以正者。身容之怒也。顏色

容貌必溫者。身容之善也。思慮不違親。故不結諸心。而發於耳目。耳目不違心。故形諸色。而著為善。術則循乎
 怒善者。而無所遠也。省則察乎怒善者。而不敢失也。禮案此義。並見上文。而於此又重申其略者。蓋記人以中
 間。猶入樂記一章。以及言孝弟。敬老尊天。與祭義。不相續。故以此又覆結。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
 廟。鄭注。周左也。孔疏。此明神位所在。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案桓二年。取郟大鼎。幼於大廟。何休
 之。猶文王世子。篇之言。庶子正公族。及天子視學。未引世子。記以終之。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
 廟。鄭注。周左也。孔疏。此明神位所在。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案桓二年。取郟大鼎。幼於大廟。何休
 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祖。於社。自夏后氏。已然何休。之道。未足據也。禮案此。即周禮考。記匠人營國。
 代之通禮。左為陽。右為陰。賞於祖。戮於社。自夏后氏。已然何休。之道。未足據也。禮案此。即周禮考。記匠人營國。
 左祖也。是也。



禮記通釋卷六十二

玉環戴禮

祭統第二十五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別錄屬祭祀陳氏祥

序大綱穿貫百職統成一禮見其始末之謂也故綱舉而萬紀皆張統先而衆目必振此祭統所以始於心
忱而終於觀政也孫氏希旦曰祭有物有禮有樂有時而其本則統於一心故以祭統名篇禮案統領也此
篇舉祭為政教人治之
綱領故名之曰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忱而奉之以

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鄭注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
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祗忱威念親之貌也忱或為述孔疏此總明

祭禮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祭義凡祭為禮之本禮為人之本將明禮本故先說治人經常也言吉凶賓軍
嘉禮所常行也案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總

三十有六自猶從也言孝子祭親非假他物從外至於身使己為之從孝子身中出生於孝子之心也孝子感
時心中忱惕而奉親以祭祀之禮忱惕之義唯賢人能盡恭敬也方氏愨曰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

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中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葉氏夢得曰感
霜露之降此自外至有惻隱忱惕之心此自中出則盡志凡在己者無不盡外至則盡物凡在道者無不

順義疏云物猶事也軍賓諸禮有從外至而我應之敬事在我而不由生則因乎物若祭則吾心自忱不因物
至禮案心忱即荷子禮論所謂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惻詭嗚優而不能無時至焉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

夫忠臣孝子亦惻詭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案屈然已則其於至意之
情者惻然不嘆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故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

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

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

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

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鄭注世
所謂福

也。故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數與疏。皆非時也。禮案。此即大戴禮。曾子本孝。云。故孝子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鄭注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其謂所供衆物。水謂溫生。寒死之虫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菱。芡。榛。栗。之屬。孔疏。此以上文。孝子事親。先能自盡。又外求。伉儷。供粢。盛之事。案。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朝。事。之。豆。芡。麋。麇。是。芹。芡。也。又有。昌。蒲。深。蒲。菹。筍。是。水。草。故。云。之。屬。案。醢。人。饋。食。之。豆。蜃。蜃。蟻。即。蜃。蟻。之。類。有。兔。醢。醢。皆。是。陸。產。故。云。之。屬。又。特。牲。士。兩。敦。少。牢。四。敦。則。諸。侯。六。故。天。子。八。蠲。蟬。也。范。蜂。也。是。昆。蟲。之。屬。案。籩。人。加。籩。之。實。有。芡。菱。饋。食。之。籩。有。棗。栗。榛。實。是。草。木。之。屬。葉。氏。夢。得。曰。取。妻。非。爲。養。而。有。時。乎。爲。養。所。以。外。求。助。也。蓋。宗。廟。之。祭。君。牽。牲。夫。人。荐。蠶。社。稷。之。祭。君。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蠶。以。爲。祭。服。故。曰。共。事。宗。廟。社。稷。君。治。外。而。卿。大。夫。相。之。祭。君。牽。牲。夫。人。命。婦。相。之。所。謂。備。內。外。之。官。也。動。物。天。產。所。以。作。陰。德。故。參。之。以。昆。蟲。之。異。則。陽。之。物。備。而。地。產。所。以。作。陽。德。故。參。之。以。草。木。之。實。則。陰。之。物。備。由。陰。陽。而。推。之。則。凡。天。地。之。間。可。荐。者。皆。其。物。所。以。盡。也。方。氏。愨。曰。官。所以。執。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由。陰。陽。而。推。之。則。凡。天。地。之。間。可。荐。者。皆。其。物。所。以。盡。也。方。氏。愨。曰。官。容。不。備。內。外。之。官。備。則。凡。祭。之。事。物。不。容。不。備。小。廣。曰。自。盡。實。難。事。親。若。曾。子。可。也。心。盡。而。誠。行。則。內。外。之。官。不。陰。陽。之。物。備。則。至。矣。盡。矣。無。遺。矣。孫。氏。希。旦。曰。取。夫。人。之。辭。謂。納。采。之。辭。也。美。物。備。矣。陰。陽。之。物。或。未。備。也。至於。達。於。庶。人。皆。然。士。昏。記。父。詔。子。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是。也。故。天。子。諸。侯。割。牲。則。王。后。夫。人。荐。酒。大。夫。士。則。主。人。獻。尸。主。婦。亞。獻。是。也。其。備。謂。祭。物。也。夫。動。物。記。及。昆。蟲。則。飛。走。蠶。動。之。物。莫。不。咸。在。可。知。凡。天。之。所。生。地。植。物。記。及。草。木。之。實。則。果。蔬。百。穀。莫。不。咸。在。可。知。萬。物。皆。二。氣。之。所。化。故。謂。之。陰。陽。之。物。也。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鄭注咸是也。孔疏。比一經。總結。事。苟。可。荐。者。悉。在。祭。用。故。云。示。盡。物。也。則。上。陰。陽。之。物。備。矣。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者。此。是。孝。子。祭。親。之。心。方。氏。愨。曰。徒。盡。物。於。外。而。不。能。盡。志。於。內。亦。不。足。以。盡。祭。之。心。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祭。之。心。也。葉。氏。夢。得。曰。物。盡。於。外。而。無。志。於。內。將。之。君。子。以。爲。徒。物。故。曰。內。之。爲。尊。外。之。爲。樂。黃。氏。裳。曰。君。子。之。祭。不。盡。志。無。以。致。敬。不。盡。物。無。以。致。愛。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有。所。思。祭。之。日。有。所。見。此。盡。志。也。其。備。小。物。也。水。草。之。無。菹。陸。產。之。醢。在。焉。其。備。美。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在。焉。此。盡。物。也。禮。案。此。中。上。文。天。地。之。間。是。故。天。子。親。凡。可。食。之。物。莫。不。具。備。所。謂。盡。物。也。竭。心。備。物。不。遺。餘。力。所。謂。盡。志。也。孔。疏。禮。器。之。心。謂。本。也。是故天子親

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

之道也。鄭注純服亦冕服也。至言之耳。純以見緇色。冕以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

力從事於耕蠶也。鄭云王藉田在遠郊。故甸師氏掌之。內宰云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注云婦人

以純陰為尊故也。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然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后太陰故北。夫

人少陰合西。亦北者。婦人質少變。故與后同。莫無也。王后豈無穀帛。而夫婦自耕蠶乎。所以欲致誠信。故身自

親之。以事神明者。祭盡敬也。鄭氏言純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緇字。二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緇並作純。

鄭注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為緇。此純服為黑色。若衣色可見。絲文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方氏怒曰。

東南陽地。而耕爲陽事。故於之以耕。北者陰地。而蠶爲陰事。故於之以蠶。而南又盛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郊。

冕用朱紘。天子亦以此。東者少陽之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用青紘者。亦以此。此又隆殺之別也。陸氏佃曰。純言

服。冕言冠。天子言所服。諸侯言所戴。亦言之法。鄭氏謂純服亦冕服也。非是。知然者。以天子宜主言郊。諸侯言

廟。知之也。荀子曰。郊之麻。繞一也。蠶於北郊。爲宜。詩曰。南東其畝。則耕雖於東郊。可也。案蠶與馬同氣。牛宜南

方。馬宜北方。又蠶惡南風。此所以雖夫人。猶蠶於北郊。與禮案桓十四年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桑盛。王后

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

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及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

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者

-3 134 43 866" data-label="Text">

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

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

可以交於神明也。鄭注訖猶止也。定者定其志意。孔疏此一節明將祭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人皆致齊會

於大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及時謂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

故齊也。齊者齊也。所以正此不齊之事。謂未齊之時。心慮散蕩。心所者欲。有不齊正。及有齊也。正此不齊之事。

以致極。齊戒之道。馬氏晞孟曰。揚子曰。存亡形屬荒絕。其唯齊乎。蓋齊者致一以格神也。夫趨舍汨心。則不足

-3 134 53 866" data-label="Text">

存。故不聽樂。方氏怒曰。夫齊所以致一。致一則不齊者齊矣。大事即祀事也。恭敬則人事也。指人言之。故曰。非

敬耳。防所以防其外之表也。止以止其內之出也。邪物自外入。故曰防。嗜欲由中。故曰止。若心不苟慮。與訖齊。之類。則所以防其內也。若手足不齊。與防其外也。故曰防。嗜欲由中。故曰止。若心不苟慮。與訖齊。七日。以定之。致其至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夫齊之類。則所以防其外也。故曰防。嗜欲由中。故曰止。若心不苟慮。與訖齊。致則我與神非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夫齊之類。則所以防其外也。故曰防。嗜欲由中。故曰止。若心不苟慮。與訖齊。與幸不可謂之邪物。然於齊時。其不當飲食。雖謂之邪物。可訖亦止也。防其邪者。謂不御也。君子不茹葷。苟動。特於齊。尤致其慎耳。積誠所感。如將見之也。非有大故。不齊。故棖弓上云。非致齊也。不晝夜居於內。邪物笑語。心志嗜欲。故祭之日。積誠所感。如將見之也。非有大故。不齊。故棖弓上云。非致齊也。不晝夜居於內。邪物笑皆足。以擾亂心曲也。着欲者。喜怒好惡之屬也。曰防。曰訖。即戒之謂也。曲禮上云。齊者不樂不弔。蓋由哀樂之感。神明通矣。苟子解蔽云。心者。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澆水。君執鸞刀羞膋。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注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為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瓚裸器也。以圭瓚為柄。酌鬱鬯曰裸。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紉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緣。芻謂菜也。殺牲時用。若之。周禮封人祭飾牲。其水薰。澆盎齊也。盎。齊酌澆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耳。膋。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芻或為穆。孔疏外謂君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於正寢。散齊亦然。但此文對會於大廟。故云。君於外。夫人於內耳。祭日。君與夫人俱在大廟之中。純亦緇也。冕皆上至下。纁。其服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後及周公廟。則悉用玄冕。而祭。副及禕。后之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然。故揄狄。子男。夫人屈狄。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房。下云。夫人東酌。婦尊。則知在房。謂西房也。大宗主宗廟。禮者。亞裸之禮。夫人親為之。而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房。下云。故大宗伯代夫人。其行禮。主瓚瓚並裸器也。紉。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皆從於君。士執芻者。以其殺牲用芻。藉之。宗婦謂同宗之婦。執盎從夫人。而來奠。蓋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說齊而荐之者。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上云。夫人副禕。此則上公之祭。宜有醴齊。但言盎齊。亦容侯伯。子男。之祭。但有盎齊也。膋。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荐之主。盎者。略之。亦容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膋肝。橫切之。使不絕。亦奠於俎上。尸並膋之。故云。羞膋。是夫婦親之也。故云。夫親之也。夫人荐澆水及羞豆。是婦親之也。故云。夫婦親之。方氏慤曰。散齊。亦奠於俎上。尸並膋之。故云。羞膋。是夫婦親之也。故云。夫親之也。夫人荐澆水及

夫人而詔之齊也。戒其期故曰宿。六冕皆麻。而曰純者。孔子稱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當孔子時。固純冕矣。衰冕副禕。天子王后之服。亦極諸侯之盛。禮言之。衛非二王後。而夫人之詩。則曰副笄六珈。何也。周官追師。掌首飾。有副編次。副為首飾之上。故以之配三狄。編為中。故以之配翔展。次為下。故以之配祿衣而已。謂之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禕。則王后之所獨。猶袞之九章。則上公之所同。旋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男服以在上者。異所以尊陽道也。鄭氏元慶曰。在上者。同。所以尊陰道也。三狄雖同。用副。然以配禕衣。為正。故經未有言副。揄者。止曰副禕而已。鄭氏元慶曰。鄭注。大宗亞獻。容夫。人有故。攝焉。此經上文。既曰夫人會於大廟。立於東房。下又言。夫人荐洗水。夫人荐豆。何謂於亞。裸之頃。忽然有故。而令大宗攝焉。此經上文。既曰夫人會於大廟。立於東房。下宗者。即宗婦也。宗子宗婦。皆得謂之。大宗。上言。大宗。下言。宗婦。亦言之。法。若君裸尸。大宗亞。裸。便非夫婦親之正。義也。禮案。散齊致齊。共十日。旬有一日者。前一夕。戒。故曰宿。宿。讀如字。君齊於外。宿。齊宮也。夫人齊於內。宿謂君舞冕。而總干。亦天子之禮也。可證。及人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鄭注。君為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孔疏。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先君。故舞與竟內樂之。方氏。怒曰。舞位。則綴兆也。君於東上。則以君為祭主。故也。揚子曰。甯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是矣。陳氏。祥道曰。古者。人君之於廟。享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為過矣。應氏。鏞曰。比于伏越。乃武王臨陳之容。朱干玉戚。為大舞。象成之樂。祭而用之。於宗廟。既以顯先王之功。舞而象其形容。又欲使子孫。知締。親之艱難。而毋忘於持守。故舞。佾非不廣。綴兆非不備。而君必親執於戚。就舞位。所謂總干。立。武王之事也。因其事。而原其初。豈敢憚其勞。而付之有司乎。魯之有是舞。以周公佐又王伐紂。周旋軍旅之間。因以散其神靈也。皇大也。皇尸。猶皇考也。禮案。此舞。主天子言。而兼及諸侯耳。非謂諸侯亦可舞大武也。尸象卒者。夫祭有二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尊而神之。故謂之皇尸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鄭注。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孔疏。此明祭祀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皇氏云。師說。盡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

即大武之樂也。凡三道者言三種所重之道。皆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內志。裸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皆是假於外物。此外物與志同進同退。若內心志輕略。則此等亦輕略。內志殷重。此等亦殷重。方氏曰。三者蓋清廟之所重。故始言三重。而終言周道也。裸所以求陰。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諸陰。而尚臭也。故重裸。經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大武者。武王之舞。故重武宿夜。象成而為樂。故謂之大武。亦在志而已。必自盡者。所以明重也。三重之木。在志禮則達之於外。以承其志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然其輕重。內既盡志。外又盡禮。則聖人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故曰此聖人之道也。齊宿南曰。武宿夜。即大武樂之舞曲也。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此宿商郊之明證。孫氏希旦曰。裸者。獻之始。升歌禮者。聲之始。武宿夜者。舞之始。此一節又因祭用禮樂。而歸本於自盡之義。禮案裸與歌舞。皆重其始。即大戴禮禮察所謂。貴始德之本也。夫祭祀申報反之道。假借也。借此三者。以明之也。然物可假於外。而誠必本於內。誠不至則所假者徒物。所行者具文。不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足以及格鬼神。此祭之所以隨人心而為輕重者也。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謾。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鄭注。術猶法也。為政尚施惠盡美。能知能惠。詩云。維此惠君。民人所瞻。自卑至賤。進徹或俱為餼。孔疏。此一節明祭末餼之餘。自求多物。恩澤廣被。君子之事。善終者如始。引古人之言。證餼為美也。夫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祭之有餼。即是克有終也。是故古之君子曰。又引證餼義也。人食尸餘。而後尸食。亦尸餼鬼神者。若王侯初荐毛血。燔燎。是荐於鬼神。至荐孰時。尸乃食之。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荐鬼神。而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為臣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餘。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餼君之餘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以下漸徧及下。示溥思惠也。士廟中餼。訖而起。所司各執其具。以出。廟戶。陳於堂下。百官餼。訖。各徹其器。而葉氏夢得曰。餼雖為祭之始。荐獻以享鬼神。以享尸。是則尸乃餼鬼神之餘也。鬼神之惠。既已及尸。而君卿大夫士。每變以衆。所飲食者。乃餼尸餘。終始皆餼。則惠之術施矣。於君與卿而言。君臣以卿之備於臣道也。於大夫與士而言。貴賤以爵至於士。而止也。於百官而言。上下以其執事。未必有爵也。方氏曰。百官蓋以惠之廣。非實數也。謂中下之士。及百官而止也。於百官而言。神師也。尸神象。故特以謾言之。方氏苞曰。周人之祭。自朝及聞。凡執事者。皆不免飢渴矣。餼以廣神惠。亦以充其

飢渴也。故曰惠術也。可以觀政矣。祭之末有卑輝胞覆罔者。以各守其局。未得與餽餽與旅酬而不敢遺也。孫氏希且曰。文王世子曰。其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此君自與卿餽。益未立世子者。禮與禮案。王制云。大國三卿。次國三卿。則此云四人者。君及三卿共四人也。具謂祭物祭器也。百官百職事之人。以賤不得升堂。故餽士之餘於堂下也。凡祭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

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

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

將至也。由餽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鄭注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鬼神有祭。不獨享之。使人餽之。因澤之大者。也。國君有畜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

也。孔疏初君四人。次大夫六人。次士八人。是變以衆加之。以雨是別貴賤之等。與起也。初餽貴而少。後餽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故云施惠之象。餽之時。君與三卿以四簋之黍。欲見其惠。脩幣。徧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四者。以二簋留為陰厭之祭。餽之時。君與三卿以四簋之黍。欲見其惠。脩幣。徧於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內也。上先下後。謂君上先餽。臣下後餽。非上有財物積重。而不以施惠。使在下有

凍餒之民也。由餽見之。言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惠。及於下者。祇由祭祀之餽。見其恩逮於下之理。故曰可以觀政矣。張子載曰。廟中有竟內之象。聖人無一事不示之教。雖一身猶無限。見法度。况一廟中。餽必不以祭器

而食人。不欲以神明之器而褻用。又難使上下同器而食。餘餽。聖人因祭而設教也。執事至晏朝。則固已飢矣。故廟中而食其餘。孫氏希且曰。特牲禮二敦。以一敦餽。留一敦為陽厭。少牢禮四敦。以二敦餽。留二敦為陽厭。

又司士進一敦。黍於上。佐食。又進一敦。黍於下。佐食。則餽皆以黍矣。蓋尸食黍。而不食稷。餽宜以尸之所食者。也。諸侯黍惟三簋。此得有四。蓋別用一簋分之。六人餽。則分為六。八人餽。則分為八。若特牲禮。佐食。分簋。銅

之為也。禮案脩整也。言脩禮於廟堂之上。所以教示薄海之民也。大戴禮千乘曰。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是也。澤霈澤也。自高及下。流無不徧。以喻餽之雖先貴者。而無不逮於賤者也。餽以觀政。此之謂矣。夫祭之

為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

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

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

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鄭注為物猶為禮也。與物謂薦百品。崇

猶尊也。必身行之。言恕已乃行之教。由

倫之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祔。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注同之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義也。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祔。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注同之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義也。孔疏此明第一倫。交鬼神之道詞共也。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祭席設几使神依之。席亦共之。必云同几者。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也。詔告也。祝謂祝官。以言詔告。請其尸於室。求之祔。謂明日祭。而廟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祔。神難測。不可一處求之。是與神明交接之道也。儀禮少牢祭。祝辭云。以某妃配。謂不但特設辭。亦不特設几。故鄭注。司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詔祝於尸。謂灌鬯饋孰。酌尸之等。祝辭告尸。其事廣也。知非朝踐之時。血毛詔於室者。以朝踐尸皆在戶外。暫時之事。非始終事。神之道也。案郊特牲。祭於祔。故云。謂索祭也。張子載曰。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在為一。姚氏際恆曰。同為酌酒器。或此几安同。曰。同几與苞曰。虞有女尸。以在疑。且獨設之也。於廟則非儀。况為女尸。必為恆。曰。同為酌酒器。而後可設。尸甚多。必以孫。孫必與婦偕。何可備也。况大禘乎。先王制禮。乃緣人情。究事理。不得不然。過而求之。斯災之矣。禮案祭自虞而外。若特與。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鄭注。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疑於孔疏。此明第二倫。君臣之義也。尸體既尊。君宜自卑。若出迎尸。尸道未伸。猶欲自尊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若入廟。則君臣之義也。尸體既尊。若未入廟。其尊未伸。若出迎。則疑於君。釋君疑也。君若出迎。則疑於君。若入廟。則君臣之義也。尸體既全。父道者。此本明君臣故也。君有廟門外。則疑於君。釋君疑也。君若出迎。則疑於君。若入廟。則君臣之義也。尸體既方。氏怒曰。尸者神象也。君至尊而受屈。廟中。以臣子自處。不敢出廟門。恐尸尊不極。欲示天下。咸知君臣之義也。於臣。不出迎者。所以全君之尊。禮案宗廟之禮。君迎牲而不迎尸。即曲禮上所謂決嫌疑。別同異也。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鄭注。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孔疏。此第三倫。明父子之理。孫謂王父之孫。行與王父作尸。子謂孝子。所使令為尸者。於祭者孝子。身為子之禮。行秩也。父則主人。為欲孝敬。己父不計己尊。而北面事尸。則凡為子者。豈得不自尊事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少牢特牲。尸皆在室。敬之。與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則禮之。故天子諸侯也。知當朝事者。以郊特牲。道也。於室。當朝事。以象神。故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己子。則昭穆之不可亂。故為尸者。子行也。雖以父昭穆之列。葉氏夢得曰。尸所以象神。故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己子。則昭穆之不可亂。故為尸者。子行也。雖以父昭穆之列。葉氏

不疑。則人倫明矣。方氏怒曰。十倫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孫氏希且曰。天子諸侯之禮。朝踐時尸在堂上南面。主人北面而事之也。禮案曲禮上云。父在不爲尸。蓋取諸死者孫輩之無父者也。祖尸用孫。以昭穆同也。下尸必無父者。以父雖不主祭。亦當預祭。以父禮尊子亦人情之所難堪者也。見父子之倫。謂主人行事尸之禮。所以詔子之事父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鄭注尸飲五。謂爵祭三獻而獻賓。孔疏此明第四倫。尊卑差等。君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以齒。此據備九獻之禮。凡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故云尸飲五。於此時獻卿大夫。後主婦酌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及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飲七。自此以後長賓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特牲禮文。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方氏怒曰。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尸飲之後。則問之者。降殺之別也。問之以五。以七。以九者。飲陽事。故用數之奇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耳。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獻者亦然。羣有司。則前言進徹之百官。後言輝胞翟闔者。皆是也。皆以齒者。爵同則尚齒。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卑者。其獻也以卿大夫士爲之。等。故以貴賤言之。於卿大夫之等。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之。禮案應注前漢禮樂志云。瑤石似玉者也。瑤賤而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貴。故君以玉爵獻卿。而以瑤爵獻大夫也。

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鄭注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孔謂尸主行列於廟中。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各有次序。是故祭大廟之時。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之祭。唯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也。尸主既有昭穆。主人及賓衆。亦爲昭穆列在廟中。不失倫類。殺漸也。列昭穆存亡。各有遠近。示天下親疏有漸也。周氏謂曰。有事於大廟。言禘祫也。義疏云。案大廟序昭穆。惟就始封之祖。序如泰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列第一行。執仲執叔。王季之穆。列第二行。管蔡十六國文之昭。列第三行。邢晉應韓武之穆。列第四行。則親疏瞭然可見。若就今子孫昭穆。爲行。列則親疏全無辨矣。又祭時在室。俱西面。在堂。俱北面。安有父南面之理。禮案亂宗廟之昭穆。若文二年左傳。有事於大廟。躋僖公。亂子孫之昭穆。若成十五年。公羊傳。仲嬰齊爲兄後之類。魯語云。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

南卿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鄭注一獻一醑

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曰奠。孔疏此明第六倫爵賞之施焉。爵表德。祿賞功。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而釋奠於家。

廟告以受君之命。以非時而祭。故稱奠。此爵賞之施。君尊上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一獻。知非

初裸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為一醑。尸者。以一醑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祭事方了。

始可以行爵賜勞。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故大宗伯

云。王命諸侯。則饋是也。陳氏祥道曰。施爵賞者。必於大廟。示其不敢事。所以明父祖之尊也。受爵祿者。舍奠於

廟。示其有歸美以明父子之賢也。明乎父祖之尊。則天下知所敬。明乎父子之賢。則天下知所孫。故曰爵賞之

施。孫氏希旦曰。史內史也。由君右者。詔辭自右也。策所以書命辭者也。王於卿大夫。蓋亦因祭時命之。其命諸

侯。及有大功。若召穆公者。則不待祭時與。禮案諸侯之有士。先君之國也。故行爵出祿。必當宗廟而命。其臣。示

不敢私以授人。所以尊祖也。人子之有身。父母之枝也。受君爵命。必告奠於廟者。以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

身榮則榮。及其親。所以敬親也。故一爵賞之施。而可見君臣上下之推重其本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

祿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

易爵。明夫婦之別也。鄭注校豆中史直者也。執醴授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鐙豆下跗也。孔疏此明第

柄。尸酢夫人。則執爵尾。夫人受酢。則執爵足。襲因也。若夫婦交相致爵。不能執。故處以明男女有別。酢必易爵也。故特性主人。主婦更爵。酢也。講義曰。先儒謂爵為雀形。以尾為柄。恐非是。爵之柄。下有二戈。足則戈也。以豆

觀之。校為柄。乃中央直者。則爵之柄亦指中央矣。孫氏希旦曰。特牲少牢禮。主人主婦獻尸。皆親洗酌。主婦

矣。且禮有五齊。即宗婦執盞。以從夫人。則此執醴者。亦宗婦也。愈氏樾曰。案荐豆之時。不得復名此人為執醴

字。禮經通用。執醴。即執禮也。夫人荐豆。由執禮者授之。故曰執醴。授之。執鐙也。禮案。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則

非。夫婦不相授受。可知。故內則曰。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簠。其無簠。則皆坐奠之。而後

取之。然主婦受尸酢。不承之以。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

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

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

焉。鄭注：般人貴髀，爲其厚也。周人貴於爲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髀之屬。這疏此明第八倫也。以骨爲者，故賜之俎也。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於俎多少，隨其貴賤。是示均平也。功立由於分，其重人君不可不知。欲善爲教者，必須如分，均平。前體臂臑爲貴，後體膊臑爲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爲貴。脰脊橫脊，在後，爲賤。均平，則無不滿之患。故陳氏道曰：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於前，政行講義曰：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則無不爲。陳氏道曰：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爲矣。此所以爲功者，所以立也。使爲政者，惠下必均，有均則無不爲。陳氏道曰：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見政事之均，善爲政者，不可不也。方氏苞曰：莊周曰：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者，優貴而簡賤。呢近而亡遠，於同等之中，惠有逮有遺，則羣下必私憾其不均，而政之無實心，以應傳所載羊斟子公之事，尤可懼也。則事何由成？功何由立哉？故君不私也，然惠不均，而政之無實心，以應傳所載羊斟子公之事，尤可懼也。簡劇易其事者，之敏，禮勤惰，月稽歲考，以上下其爵祿，損其稍事，蓋均其事，不可以不辨。故周官之法，必以事於官中，以示義之正。故曰：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禮案史記：陳丞相世家：平爲宰，分肉食於官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卽此惠均政行之謂矣。

齒。此之謂長幼有序。鄭注：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爲一色。在穆列者，自爲一色。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列，卑者在後。若同班立，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案特牲饋食禮初有主人獻衆賓，兄弟後乃旅酬。獻時不以昭穆爲次，此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則以齒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謂祭末旅酬無算爵時。陳氏祥道曰：宗廟之中，受事則以爵而賜爵，則以齒。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謂祭末旅酬無算爵時。陳氏祥道曰：宗廟之中，受事則以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幼，故曰：長幼有序。禮案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則以齒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謂祭末旅酬無算爵時。陳氏祥道曰：宗廟之中，受事則以也。祖孫不當以齒。此之尙齒者，蓋謂昭穆中之兄弟也。兄弟輩同，故曰：齒列位。若兄先第後是也。夫畀有畀，焯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祭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焯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闔爲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旣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之未禘祀是也。魯之大禘因夏禘行之。諸侯之大禘因秋嘗行之。記者因以禘嘗爲重也。草艾謂季秋草木黃落。伐薪爲炭之時。墨五刑之輕者。每歲行刑。自輕者始。象天道之殺伐有漸也。禮案月令仲夏。令民毋艾藍以染。卽弗敢。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外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鄭注全猶具也。濟成也。發謂機發也。竟內之子孫。萬人爲子孫。洩臨也。君不失其義。所以成就其志。諸衆也。言義是人君衆德之發。道德顯停。則念親志意深厚。則其祭也恭敬。以此化下。則竟內民之子孫無敢不恭敬其親於化於上。故也。使人言祭祀之時。身既有故。雖使人攝。由君能恭敬。則不爽於禘嘗之義也。人君念親志意不能厚。疑惑於祭祀之義。不能盡心致敬。而欲求祭之必敬。不可得已。陸氏曰。禘嘗之義大矣。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掌乎。志厚者不造微。不臻極。不止也。葉氏夢得曰。君主祭者也。故明禘嘗之義。臣助祭者也。故能禘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而已。明其義於內。不可不盡志。盡志者。唯有德之君可也。故志厚義章。此德之發。而終至於竟內無不敬。故曰治國之本也。馬氏晞孟曰。元后作民父母。故曰竟內之子孫。方氏愨曰。竟內必以子孫爲言者。以祭所以事祖考故也。禮固所以爲義。而義又可以起禮。有故則使人以義之所可故也。大宗伯若不與祭祀。則攝位代之。使之則出乎君。本乎義。故曰雖使人可也。郝氏楚望曰。明其義者內盡心也。能其事者外備物也。君人不全。道不備也。濟志謂成其志之所欲爲。郝氏愨行曰。使之必敬。謂求所使攝祭者必敬也。義疏云。義無不明。故敬無不格。竟內之民。總此爲人子。爲人孫者。得其心之所同然。不惟惠足以及之。而德亦足以化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禮案。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此君該天子諸侯。而惟言竟內之子孫者。以天下之民。不能共見宗廟之儀型也。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鄭注銘謂書之刻。以識事者也。自

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已名於下。烈業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鐘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順也。自著名於下。稱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也。所以教後世。孔疏。前明事親致敬。此身比節明稱揚先祖之美。言為先祖之銘者。自著己之功名於下。先稱揚其先祖之德。善事功烈。勞。慶。聲。名。於。上。而。使。昭。明。顯。著。於。後。世。論謂論說。謨。則。譏。錄。言。子。孫。為。銘。論。說。謨。錄。其。先。祖。道。德。善。事。功。烈。勞。慶。聲。名。於。上。而。使。昭。明。顯。著。於。後。世。也。若。有。聲。名。偏。普。天。下。者。則。斟。酌。列。書。著。於。君。之。鐘。鼎。又。自。成。已。名。於。先。祖。之。銘。也。比。次。也。先。稱。祖。德。而。既。得。銘。鼎。則。得。預。君。大。禴。令。先。祖。被。銘。預。禴。是。尊。其。先。祖。也。崇。孝。也。於。先。祖。之。銘。也。必。銘。義。也。比。次。也。先。稱。祖。德。而。已。名。次。於。下。是。崇。孝。順。之。行。也。為。人。子。孫。能。稱。揚。先。祖。也。周。氏。諱。曰。名。後。世。之。曰。幽。厲。者。為。天。下。之。公。義。也。故。孝。子。慈。孫。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鼎。而。銘。必。於。鼎。也。周。氏。諱。曰。名。後。世。之。曰。幽。厲。者。為。天。下。之。公。義。也。故。孝。子。慈。孫。雖。欲。改。之。不。可。得。也。自。名。先。祖。之。美。而。不。稱。其。惡。者。一。人。之。私。恩。也。故。孝。子。慈。孫。為。之。可。也。胡。氏。銓。曰。自。名。謂。已。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先。也。能。自。揚。名。則。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名。也。若。身。陷。不。義。而。無。令。名。雖。銘。人。誰。信。之。酌。猶。酌。古。之。酌。祭。器。鐘。鼎。言。刻。先。祖。功。善。於。鐘。鼎。而。孝。順。之。名。成。焉。先。儒。謂。自。著。已。名。於。先。祖。之。下。非。也。若。有。心。於。自。著。已。名。何。以。為。孝。子。比。次。銘。其。祖。而。身。成。焉。是。身。比。也。義。疏。云。祭。器。如。作。召。公。考。之。類。不。必。是。君。之。鼎。鐘。若。君。之。鼎。鐘。則。君。自。銘。之。何。容。自。名。祀。其。先。祖。亦。自。祀。其。先。然。耳。若。預。君。禴。則。君。之。恩。非。其。子。之。孝。也。禮。案。說。是。也。故。下。文。云。衛。孔。埋。之。鼎。銘。而。未。嘗。謂。衛。侯。之。鼎。銘。疏。義。非。也。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鄭。注。美。其。所。為。美。此。人。為。此。銘。明。足。以。見。之。見。其。先。祖。之。美。也。所。稱。謂。先。祖。也。所。為。謂。已。身。行。業。也。君。子。有。德。之。士。觀。銘。必。善。上。下。皆。得。謂。光。揚。先。祖。成。己。順。行。又。垂。教。來。世。也。明。之。德。足。以。見。先。祖。之。美。仁。謂。已。有。仁。恩。故。君。子。上。足。以。著。先。祖。之。銘。與。之。知。謂。已。有。知。謀。足。以。利。益。於。己。時。上。比。先。祖。賢。言。為。銘。之。人。備。此。三。事。所。以。為。賢。又。不。自。伐。是。為。先。祖。之。銘。與。之。知。謂。已。有。知。謀。足。以。利。益。於。己。時。上。與。之。銘。其。祖。也。義。疏。某。利。之。者。稱。美。先。祖。而。不。誣。則。不。害。先。祖。之。實。行。矣。俞。氏。樾。曰。與。猶。為。也。仁。足。以。與。之。言。仁。而。世。世。萬。子。孫。又。足。資。以。觀。感。興。起。其。景。行。之。志。故。曰。知。賢。猶。善。也。伐。讀。如。老。故。衛。孔。慄。之。鼎。銘。曰。六。月。子。道。德。經。不。自。伐。故。有。功。賢。而。勿。伐。所。以。深。戒。為。銘。者。必。恭。敬。止。以。光。顯。先。祖。也。故。衛。孔。慄。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者。句。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

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鄭注。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崩。職也。德。孔悝之立。己依禮。褒之。以靜國人。自固也。假。至也。至於大廟。謂以也。夏之孟夏。禘祭。公曰。叔舅者。公為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之祖。衛大夫孔達也。隨難者。謂成公為晉文公所伐。出奔楚。命莊叔常奔走。至勞苦。而不厭倦也。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獻公歸之於京師。實之深室也。射。厭也。言莊叔常奔走。至勞苦。而不厭倦也。周既去。鎬京。猶名王城。為宗周也。獻公為侯。成公會孫也。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功。流於後世。啓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悝之孫。成子瓘也。右助也。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子瓘。女。莊叔之世。啓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悝之孫。成子瓘也。悝父也。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能與行。先。祖之德。起而循。其善事。若乃猶女也。公命悝。子。女。先。祖。以。銘。以。尊。顯。之。女。繼。女。父。之。事。也。言。文。叔。能。與。行。先。祖。之。德。起。而。循。其。善。事。若。乃。猶。女。也。公。命。悝。之。也。對。遂。也。辟。明。也。言。遂。揚。君。命。以。明。我。先。祖。之。德。也。施。猶。著。也。言。我。將。行。君。之。命。又。刻。著。於。烝。彝。鼎。彝。尊。也。周。禮。大。約。刑。書。於。宗。彝。衛。孔。悝。之。銘。言。銘。之。類。衆。多。也。略。取。其。一。以。言。之。孔。疏。案。衰。十。五。年。傳。崩。職。入。衛。舍。孔。氏。之。外。圃。伯。姬。氏。迫。於。祭。日。案。衰。十。五。年。冬。崩。職。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遂。之。六。月。是。夏。之。孟。月。禘。祭。之。時。諸。侯。命。臣。在。於。祭。日。案。衰。十。五。年。冬。崩。職。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遂。之。六。月。是。夏。之。孟。者。蓋。命。後。即。遂。之。公。曰。至。休。哉。此。一。節。是。孔。悝。父。祖。鼎。銘。之。辭。也。是。異。姓。大。夫。年。幼。故。稱。叔。舅。成。公。破。晉。所。伐。出。奔。於。楚。後。得。反。國。又。坐。殺。弟。叔。武。被。晉。討。之。歸。於。京。師。是。即。宮。也。孔。達。隨。難。奔。走。勞。苦。無。倦。餘。功。流。於。後。世。其。孫。成。叔。輔。佐。獻。公。繼。祖。舊。所。服。行。之。事。也。是。悝。父。故。云。乃。考。能。興。行。先。祖。舊。德。者。欲。所。為。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皆。曰。功。德。休。美。哉。此。是。悝。父。故。云。乃。考。能。興。行。先。祖。舊。德。者。欲。所。為。作。率。慶。士。躬。恤。衛。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了。亥。當。闕。疑。方。氏。怒。曰。叔。舅。蓋。莊。公。尊。悝。而。稱。之。與。曲。禮。天。子。稱。異。姓。之。牧。曰。叔。舅。馬。氏。晷。孟。曰。周。官。司。動。職。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所。以。示。王。之。視。瞻。不。忘。先。王。之。善。善。如。此。祭。謂。振。興。者。舊。欲。作。率。慶。士。文。義。本。極。明。顯。釋。文。以。著。讀。者。市。志。反。故。義。不。可。通。也。慶。士。之。有。德。藝。者。也。千。乘。曰。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是。也。言。文。叔。尊。崇。者。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老。以。身。率。教。進。士。成。德。以。恤。邦。家。也。注。謂。士。為。事。非。也。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鄭。注。如。莊。公。命。孔。悝。之。為。也。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與。之。也。為。人。之。子。孫。不。明。不。信。而。且。誣。焉。則。辱。莫。甚。矣。陸。氏。佃。曰。鄭。氏。謂。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然。經。引。此。猶。詩。斷。章。取。義。孫。氏。希。旦。曰。自。夫。

鼎有銘至此。明鼎銘之義。因上文言祭祀致敬。而稱揚先祖。亦敬親之一端也。故廣而言之。然孔悝之事。本無足道。記者亦節取之耳。禮案晉語云。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勤銘於景鐘。義與此同。然經傳罕見。要非恆典也。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

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

也。鄭注言此者。王室所銘。若周公之功。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舞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褒大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不廢。不廢。其此禮樂也。重猶尊也。孔疏此一節。因上說鼎銘。明先祖之善。故此明周公之勳。子孫纂之。特重於餘國。亦光揚先祖之事。諸侯常祭。唯社稷以下。魯之祭社與郊。連文。則用天子之禮也。禘祭。在秋大嘗禘。亦八佾也。天子禮則升歌清廟。及舞大武。大夏之屬。所以為大嘗禘也。經云。八佾以舞大武。不顯佾數。則亦八佾也。至今謂作記之時也。所以明周公之有德。而又以尊重其國也。義疏云。張子謂禘。每歲舉行。據周官大司樂。追享於大廟。是為大禘。與夏秋冬三時所云。禘以四月。開於春。夏。禘以十月。開於秋。冬。禘。乃合已毀廟之主。享於大廟。是為大禘。與夏秋冬三時所云。禘以四月。開於春。夏。禘以十月。開於秋。冬。禘。氏希旦曰。大嘗大禘也。諸侯皆得杜與大禘。惟不得郊。與大禘。此因之魯郊禘。僭禮。而記言王賜。記者遂傳以為實也。禮案隱五年。左傳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何注云。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四時。餘並見。文王世子。明堂位。四四十六人。法四時。餘並見。文王世子。明堂位。

禮記通釋卷六十三

玉環戴禮

經解第二十六

此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次言天子之德終言禮之正國其義各不相蒙蓋

記者雜探衆篇而錄之者也。禮案荷子勸學云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禮之敬文也。樂之中也。詩

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故首段汎舉六藝之教雖各有得失。而於正身正國之道則專

禮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

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鄭注觀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

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孔疏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皇氏之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孔子言人君以六

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知其禮也。顏色溫潤。性情和柔。依違諷諫。不指

切事情。是詩教也。書錄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遠也。樂以和通。爲體。無所

不用。是廣博簡善。使人從化。是易良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爲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

精微。禮以恭孫節儉。齊莊敬。慎爲本。人能恭儉。是禮教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事。大夫多能言其義

也。孫氏希且曰。古者學校以詩書禮樂爲日術。易掌於大卜。第於卜筮之書。然春秋時學士大夫多能言其義

者。春秋者列國之史。非獨魯有之。普國語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是易與春秋亦先王之貴。或亦莫得而盡見也。孔

氏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業。脩春秋。因舉六者而言其教之得失。然其時猶未有經之名。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

尊孔子之所刪定者。名之爲經。因謂孔子所語六者之教。爲經解耳。屬辭者。連屬其辭。以月繫年。以日繫月。以

事繫日也。比事者。比次列國之事。而書之也。禮案衰周之教。爲經解耳。屬辭者。連屬其辭。以月繫年。以日繫月。以

能精治一藝。以化其民。故孔子周遊列國。見其民風。衰周之教。爲經解耳。屬辭者。連屬其辭。以月繫年。以日繫月。以

心布乎四體。形乎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敦厚之失。不能節其教者也。詩

動靜此之謂也。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孔疏詩主敦厚。失在於於。春秋習戰爭之事。失在於於。春秋習戰爭之事。失在於於。

也。學者之失而已。書之失誣。如孟子所謂以爲禮。故曰禮之失。何其血之流杵也。莊氏良雷曰。玉帛非所以爲禮。卑已尊人。而彼此不得其安。則足恭非所以爲禮。故曰禮之失。朱氏軾曰。賊如論語其蔽也。賊之賊。郭氏嵩。巖曰。六經無失。學者習而傳焉。而失其旨。所以爲失也。記禮者。殆有見於周秦。開言六經者。各守其師說。展轉相傳。源遠而流益岐。如詩之有齊魯韓。易之有費孟春。秋之有公穀左。各分門經。易之失。爲焦贛京房。凡爻辰卦氣之說。以術害道。是之謂賊。莊子云。春秋經世。聖人存而不論。三傳受經。孔子之徒。皆各發明義例。指爲有所刺譏。褒貶而公羊氏至賢。蔡仲之行權。大衡輒之拒父。是春秋方數傳。已有因之。樊亂者。記者禮者。有憂之。鄭據以爲經之失。非也。禮案失言。過與不及。焉思謂性敦厚者。不務深察也。誣謂知久遠者。考据不精也。奢謂樂勝則流。不能反情也。賊謂實理不明。盲談害義也。煩謂禮數則倦。而鮮誠敬也。亂謂不知遠者。考据不精也。奢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

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

秋者也。鄭注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葉氏夢得曰。六者之失。蓋日深窮其理故也。易曰唯深也。故能通

德。知仁聖義中和。蓋兼之矣。疏通知遠也。溫柔敦厚仁也。絜靜精微聖也。屬辭比事義也。恭儉莊敬中也。廣博易良和也。孫氏希旦曰。深謂學之而能深。知其義也。深知其義。則有德而無失矣。禮案深於詩。則諷誦風詩。周知時俗。而不思矣。深於書。則執習典謨。族於有政。而不誣矣。深於樂。則論倫無患。敦樂無荒。而不奢矣。深於易。則履以和行。謙以制禮。而不賊矣。深於禮。則中正無邪。禮備不偏。而不煩矣。深於春秋。則善善惡惡之義。著明而不亂矣。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

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

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鄭注道猶言也。環佩。環佩。佩

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開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止。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孔疏此一節。盛明天子。唯有禮爲霸王之器。言禮之重也。天覆地載。生養萬物。天子亦能覆載。生養功與天地齊等。故云與天地參。詩曹風鴈鳩之篇。刺上下不均。言善人君子。用心均平。其威儀不有差忒。故能正此四方之國。言詩之所云。正當此聖人有禮之謂也。方慤國曰。鸞和也。已見玉藻解三而成之。謂之參。言天子之成位也。兩而合之。謂之配。言天子之合德也。馬氏晞孟曰。朝廷有爲之所在。故道仁

聖禮義之序。燕處無為之所在。故聽雅頌之音。心中斯須不莊。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居處則有禮。進退則有度。自與以節之。推而詳之。至於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其所以治已之道。盡矣。然而君為之。則臣行之。上好之。則下從之。是故百官之貴賤。各得其官。萬事之先後。各得其序。傳曰。言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其意同。吳氏澄曰。聖者。生知之智。無所不通。序謂言之有次第也。天子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大德敦化。者也。天子之用。人處事。無一不當。小德川流。者也。禮案說文云。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義。通人之情。一以貫之。故曰與天地參也。易乾卦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又繫辭云。崇效天。卑法地。德配天地。不遺微小也。又保傳曰。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播百穀。草木化淳。鳥獸昆蟲。兼利萬物。不遺微小也。又保傳曰。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故曰天子正。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鄭注器謂事者也。義信和成。皆存乎禮。孔疏謂明君在闕於下。民不須營求。所欲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信實。恩能覆養。故也。猶若尚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有何力。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若四時也。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者。害謂水旱疫癘之厲。欲為其事。必先利其器。欲作霸王。必須信義和仁也。方氏慈曰。除去天地之害。若御大器。捍大患之類。馬氏晞曰。孟子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周官鳥獸之政也。然四者之器。又須有禮。故雖有政。必有禮以齊之。下文遂推說禮之功用。禮案竊伯也。說見祭義篇。器謂和仁信義。為人君之道。執此四德。則億兆歸心。所謂能羣也。荀子君道云。君者何。禮之於正國也。也。曰能羣也。能羣者何也。曰善養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鄭注衡稱也。縣謂鍾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詳審。縣鐘輕重必正。故云不可欺。以輕重。陳謂陳列。若繩墨審列。則曲直必當。規所以正。同。矩所以正。方。若詳審。置設。則方圓必得。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設譬既畢。故以此言結之。言若能詳審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問也。方氏慈曰。衡用權以角物。而權繫以絲。言衡而不言權。則以縣見之。故也。繩之有格心。而事無失當。姦者不正。詐者不誠。禮所以止邪去偽。故不可誣。以姦詐。馬氏晞曰。為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

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皆無失其常也。大匠生規矩而不能捨規矩以正方圓。君子者禮義之所自出。而不能捨禮義以正國。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夫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而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者在乎禮。君子審禮則有節於內。而觀萬物之變。則賢不肖之別。其能度是故隆乎哉。禮案此即荀子禮論所謂。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是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

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禮注。隆禮謂盛

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以義方。孔疏若君子能隆盛行禮。則可謂有道之士。反此則為無知之民。言禮之為用。是敬讓之道。為下文而起。此之謂也。者從篇首至此。皆是孔子之辭。記中乃引孔子話作孝經之辭。以結之。劉氏森曰。隆禮者尊崇之。以為民表也。由禮者踐迪之。以為民範也。方者法也。可以法者曰士。無以法者曰民。則敬與讓者。所以使民表而範之。道與方氏怒曰。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敬則不慢。讓則不爭。禮雖經而為三百。曲而為三千。其道不過如是。故曰敬讓之道也。宗廟尚嚴。故曰敬。朝廷尚得。故言貴賤有位。室家尚親。故言父子親。兄弟和。鄉里尚齒。故言長幼有序。奉者奉上之辭。入者入內之辭。鄉里室家。皆人之所居而已。故每以處言之。安上治民者。禮所以辨名分而已。名分既辨。而民不犯君。則居上者得以安而不危。上不偏下。則為民者得以治而不亂。方氏苞曰。敬讓之道也。上應有闕文。禮案隆謂尊而

不替也。由謂不越其範圍也。蓋禮以敬讓為主。故於宗廟朝廷之上。室家鄉黨之間。措之無往而不宜也。禮論曰。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恩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鄭注。鄭

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姻謂嫁取也。培曰昏。妻曰姻。自亦由也。孔疏此明禮之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自此以下。是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也。由從也。禮禁亂之所從生。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閤寺守之。諸侯夫人。謂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坊壞則水必來。敗於產業也。禮本坊。亂忽有汙水來之。處。則豫防障之。忽有無知之人。謂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坊壞則水必來。敗於產業也。禮本坊。亂忽有汙水來。謂舊禮為無所用。而壞去之者。則必有亂患之事也。案爾雅釋親之。培之父為姻。婦之父為昏。據男女之身。培則昏時而迎。婦則因而隨之。馬氏晞孟曰。春曰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嫌於無分。諸侯朝覲。此

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厲以禮。禮上以字於下。下有以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所略。而為祭禮。以鬼享之。足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敬。慎重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所以重禮。故執贊而後見。臣子之敬。慎重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夫坊積土而成。故以亂生。有舊禮而物。小不為功。去之而亂生。然後知。以非禮之不可去。水患。不作有舊坊。而非謂是乎。講義曰。亂生。有舊禮而物。小不為功。去之而亂生。然後知。以非禮之不可去。水患。不作有舊坊。而此禮之所以為功。壞之而水為患。然後知。非禮之不可去。水患。不作有舊坊。而防之。廢非能一朝而廢。其所由來者。漸也。舊時相沿之禮。而聖人之精意存焉。或苦其煩。而相與日超。於苟簡。故於天下。而禮之失。其舊者多矣。先王不易之禮。所謂大經大法。垂諸天地之間者。亦未嘗有決然去之者也。禮案昏義云。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祭。祭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禁。止也。坊。同防。周禮地官稻人。以坊之預備。水患也。坊。壞水決。禮去亂生。一定之理也。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鄭注苦謂不至不答之屬。孔疏以明禮諸事不可闕。共相敬讓。今若廢而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門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禍亂興也。鄉飲酒之禮。廢則上下長幼。生者相讓。存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如此者。多故。勸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陵謂侵陵。隣國也。不至者。謂夫親迎。而女不至。若詩陳風云。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是也。不答者。謂夫不答。耦於婦。故即風云。日月衛莊姜。傷己不見。答於先君。是也。周氏謂曰。言禮之行。而有以明於天下。則始乎君臣。而及乎在內者。言禮之廢。而無以明之。則始乎夫婦。而不及乎在外者。此法所以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為序。昏姻雖在。上者制之。而民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為序。蓋天下治。而後君臣得。以安上者。為序。昏姻雖在。於枉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禮。雖不同。而尊謹之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而皆曰。敗昏姻。飲內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辟。爭門。則曰罪。曰獄。蓋民達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遠於禮。則道有倍。而淫辟。爭門。則曰罪。曰獄。蓋民達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驚。注曰。楛。不堅固也。字又作苦。聘禮之廢。則諸侯之行惡。而淫辟。爭門。則曰罪。曰獄。蓋民達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

輕也。輕謂不行六禮而苟合。故恩義不篤而好合不終也。然衛莊公取夫人。非不具昏禮者。朋疏引莊姜之詩。以證不答非也。倍死忘生。謂倍己國之祖。忘生存之親。即祭義所謂五者不遂。裁及於親之謂也。論衡薄葬篇。倍死語。則與。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鄭注。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孔疏。微言禮之教人。豫前事。微之時。又教化依微。不甚指斥。人之邪在於事未形著。使人日徙。徒善遠於罪惡。而不自覺。是以先世之王。隆尚之也。易曰。凡在於未形著之時。君子謹慎。慎事之初。始。小錯若毫釐。之小。至彼廣大。錯繆。以至千里之大。引之者。證禮之防人。凡在於未形著之時。君子謹慎。慎事之初。始。小錯若毫釐。故云此之謂也。方氏慤曰。室家者人之所願也。因其所願而為之昏禮。則足以別男女。飲食者人之所欲也。因其所欲而為之鄉飲禮。則足以序長幼。以至喪祭聘覲。亦若是而已。此教化所以為微也。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以其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先王隆之。其捨彼以是與。葉氏夢得曰。教以使人微之。化。以使人遷之。故徒善而不自知。未形者。有形之兆。止於將兆。則人知捨彼以是與。故曰遠罪而不自知。陸氏佃曰。引易今無之。蓋山歸藏之詞。孫氏希旦曰。史記集解。漢書顏師古注。皆以為易緯之辭也。義疏之孔謂易。繫辭中。唐初猶防之。使淫心佚志。莫敢竊萌。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易曰。童牛之牾。兄吉。學記曰。禁於未發。處早辨。而豫防之。使淫心佚志。莫敢竊萌。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易曰。童牛之牾。兄吉。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之謂也。禮案。豪釐大戴禮。察保傳。說苑。史記。漢書。並作豪釐。孟氏康曰。毫兔毫也。十毫曰釐。此三句。猶尚書旅。旅大德是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著諡顯之也。此於別錄屬通論。但此篇哀公所問。凡有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問禮在前。問政在後。義疏云。大戴分問禮大昏二篇。家語亦二篇。小戴以俱哀公所問。故合之。禮案。此篇自章首至莫能為禮。新家語問禮。解前半篇。襲之。自孔子侍坐以下。家語大昏解襲之。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某也。小人不足以知禮。鄭注。謙不答也。孔疏。之事。何如者。以禮之所用。其事廣大。包含處廣。故云大禮。哀公問夫子云。賢人君子。言說禮之事。重。此禮何事。可尊。孔子辭以不堪。足以識知於禮。方氏慤曰。知崇禮卑。而此曰。何其尊。蓋其文雖卑。其義則尊。故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非謂是與。禮案。繼天立極。範圍萬類。惟禮為最大。故曰大禮。荀子禮。君子曰。否。吾子言之。論曰。大者禮之廣也。君子哀公謂孔子不足以知禮。謙不以君子自居也。知禮則君子矣。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

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

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鄭注言君子以此故禮孔
否不也。言不得謙退。吾子但說之也。人君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學之既能。持此以教百姓也。馬氏曰。孟
曰。禮莫重於祭。故以祭爲先。祭莫重於天地。故以天地爲先。事天地之神。而以節言之者。蓋事天地之神。各以
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禮以節之也。天謂之神。地謂之祇。此言天地之神。蓋可以通言也。外則君臣。由
君臣推之。至於長幼上下。皆有位而節之也。內則父子。而云之。至於男女兄弟。皆有親而親則有殺。禮所以
辨異。故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所以則之也。講義曰。前之君子。謂孔子也。後
之君子。謂時君也。莫尊於天地之神。莫急於君臣上下。長幼男女。父子兄弟之倫。必待乎禮。然後幽明之間。皆
得其所。一日無禮。則災害生而禍亂作矣。是民之所由以生者。果有大於禮乎。吳氏澄曰。謂君子以此禮敬事
大神。辨別大倫。故尊敬之如此。所以答哀公禮何其尊之問也。禮案辨定也。貴貴尊尊。由禮而定者也。嚴男女
之別。重天屬之親。正交接之道。遠近親疏。莫不由此塗出。斯禮之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
所以可尊也。疏數謂禮尙往來。若親近者宜數親。遠者宜疏也。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
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
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
禮者如此。鄭注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
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以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孔疏會猶期也。期節。謂天地君臣男女之
期節也。既教百姓。使不廢此。三事。事行於民。有成功。然後聖人治理其節。謂天地君臣男女之
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采之異。民既從順。然後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也。設其豕腊。謂喪中之奠
有豕有腊也。除服之後。又教爲之宗廟。以鬼享之。祭祀未留。同姓燕飲。序會宗族。就安其居。謂隨其風俗。山
溪谷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水者居原也。節類也。正民衣服。使得其類。不副貳。謂異宜。器械異制。是
也。宮室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車不雕鏤。使有節。常用之器。不用采飾。不貳。謂不副貳。非唯教民
如此。而君亦不奢飾。與百姓同其利。潤也。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以哀公問君子禮所由故結之。王氏肅
曰。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方氏懋曰。以哀公問君子禮所由故結之。王氏肅
會。故能勸其會通。而於禮有所行。不廢其節。故能爲之節。文而於禮。有必守有成。事言教之有成也。治其
鏤文章。黼黻治其器。以嗣其道也。器之不廢。其節。故能爲之節。文而於禮。有必守有成。事言教之有成也。治其
言之則曰。算。不於鼎俎。亦各舉其一端。以互明之耳。歲時以敬祭祀。卽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也。
止於豕腊。器不止於鼎俎。亦各舉其一端。以互明之耳。歲時以敬祭祀。卽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也。

陸氏佃曰。醜猶惡也。孔氏廣森曰。既教以祭享之豐。又勉以自奉之儉。論語云。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辭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之謂也。禮案嗣繼也。楨弓上曰。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順即禮器。所云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即大戴哀公問於孔子篇作則安其居處。醜其衣服。則此節字疑處字之誤也。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

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德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

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鄭注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

性行貪婪。好貨不知厭足。使人財力於其盡竭。午忤也。忤違逆也。專意自縱。不順衆心。是遠逆族類也。守道者

彼等。是伐有道也。不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用其養民之道。今之君子。莫為禮也。言古之君

子。用前經所云。以化民。今之君子。用後經所說。以害下。方氏慤曰。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言過

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怠。放於物。故其心慢。故民是盡者。謂其或盡民之力。或盡民之財也。衆者。人之所

順。而反午之。有道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不顧於義。當所欲。不循於理也。若是則動皆失所。故曰不以

其所也。用民謂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講義曰。我有道。如左傳所謂己則無禮。而討於

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者也。求得常欲。如齊宣王將以用民言之。講義曰。我有道。如左傳所謂己則無禮。而討於

固民是盡也。多嬖寵。是淫德不倦。荒怠。傲慢也。伐。邦伐齊。是午其衆。以伐人。止求當欲。不以其道。宜。鼯鼠食郊

牛。桓僖宮災。而莫為禮也。姜氏兆錫曰。言大禮之屬。特重祭祀者。所以慎人道之終也。下章約言三綱。而特重

夫。婦者。所以慎人道之始也。禮案好實猶孟子所云好貨。不倦。謂溺而忘反也。惰於政。而好樂無度。民財所必

盡。固猶必也。德者得也。鄰國無失道。而伐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讓也。孔疏此一節。明哀公問政之事。并問親

迎。孔子對之。三事。侍坐。謂哀公命孔子坐而侍之。因問以政事。自此以下。皆侍坐時言也。德。謂恩德。福慶之事。言君今問此人道之大。欲優恤於下。是百姓受其福慶。方氏慤曰。中庸曰。人道敏政。故政為大。陸氏佃曰。言徒

問而百姓陰受其賜矣。方氏苞曰。君念及於人道。則德將及民。而民之德。亦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鄭注言君當務於政。方

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言皆出於此。周氏諤曰。君之所為。則好也。既好矣。雖伐之。民不從也。君所不為。則惡也。既惡矣。雖賞之。民不從也。故曰。君為政矣。禮案尚書君陳篇。爾惟

風下民惟草。故論語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揚子法。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言先知篤。何以治國。曰。立政。何以立政。曰。政之本也。身立則政立矣。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改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焉之道。可得聞乎。鄭庶物猶衆事也。無似猶言不肖。孔疏。哀公謙退。言己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願聞所以行三焉之道。則上經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是也。陸氏。仰曰。魯自昭公取同姓謂之吳。孟子。無政久矣。故孔子於哀公言之如此。輔氏廣曰。人道之大。固莫大於夫婦父子君臣矣。夫子不直言而先之以政者。對哀公言之先。辭以之說。政者事之正也。事得其正。則百姓從斯為政矣。此所以不違言三者之倫。而先之以政也。吳氏。澄曰。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華事之小者。大綱先正。則小者莫不正矣。孫氏。希旦曰。為政在於脩身。身脩道立。以之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莫不一於正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其序如此。禮案。孔子言夫婦父子君臣。而吳氏謂三綱者。禮緯合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也。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鄭注。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與敬為親。言相敬人。為大。人金禮則生。所以治理。愛人非禮不可。故禮為大。禮以敬為主。故欲治禮。先須敬。故為大也。敬有大小。昔敬至極之中。大昏為大。大昏謂天子諸侯之昏也。至矣。美大昏是敬中至極也。故國君雖尊。而服其冕。服以自迎。欲親此婦。故云親之也。所以親此婦人。亦親己也。故君子冕而親迎。興起敬心。為欲相親也。若不冕而親迎。則是捨敬心。遺棄相親之道。則夫婦之情。不相親愛。室家之道。不正矣。親愛則仁也。尊敬則義也。仁義政教之本也。輔氏。廣曰。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與敬所以為親也。彼以愛為親者。未要其終也。惟以敬為親。則愛得正矣。方氏。愨曰。弗愛則無以相合。而疏弗敬則無以相別。而愛敬之道。始於閨門之內。夫婦之閒。及乎廣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所謂冕而親迎者。若天子以袞冕。諸侯以玄冕。大夫以緇冕。而德教加於百姓。迎於庭。般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是矣。孫氏。希旦曰。士親迎。若天子以袞冕。諸侯以玄冕。大夫以緇冕。而德教加於百姓。男。衾冕也。蓋夫婦之道。乃父子君臣之所從出。哀公曰。士親迎。若天子以袞冕。諸侯以玄冕。大夫以緇冕。而德教加於百姓。故孔子特以大夫之重告之。義疏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失。國者。非庶物也。三綱不正而已。禮案。鄭注。士昏禮云。冕而親迎。若天子以袞冕。諸侯以玄冕。大夫以緇冕。而德教加於百姓。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以重之。親之。昏義曰。敬慎。

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有義。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鄭注。已猶大也。怪親迎。乃眼祭服。先聖周公也。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君身著祭服。而親迎。不亦大重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每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上公臨之。評氏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鄭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此以哀公所問。當問己諸侯。唯魯出周公。故解先聖為周公。又魯得郊。為天。故云。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若異義。駁所云。則所先聖及天地。據天子。輔氏廣曰。願有言。然。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周氏謂曰。孔子言於魯國者。蓋天子禮也。夫天子者。勢之不可屈者也。親迎者。禮之不可廢者也。以可屈之勢。而行不可廢之禮。則親迎所以重也。且三年之喪。人言之。或其臣為之。適而春秋書之。皆失也。方氏苞之始也。亦必自天子達於庶人也。及後世。或俟於堂。而詩人言之。或其臣為之。適而春秋書之。皆失也。方氏苞案。注謂先聖。周公非也。孔子既慨魯郊之非禮。又焉能以天地之主。指魯君夫人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鄭注。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請少進。欲其為言。以曉己。宗廟之禮。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政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禮也。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與復之。孔疏。言寡人由其固陋。設重問之。故得聞此言。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為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不問焉。得聞此言哉。請少進者。更欲問所疑之事。不能得其所問之辭。請孔子少進言。使簡約易了。君裸獻。后夫人亞獻。之屬。是治宗廟之禮也。天地謂日月也。夫配日。婦配月。是也。若夫婦出在於外。治理正。直言教之禮。足以立君臣上下之恭敬也。物恥。謂臣之職事。有可恥者。其禮足以救之。國恥。謂君於治國。有可恥者。其禮足以興之。故為政教之本。方氏怒曰。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月令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二姓合而後大道成焉。故曰萬世之嗣也。以其傳萬世之嗣。則親迎之禮。不為過矣。馬氏晞孟曰。物恥。謂國體之卑辱。是時魯魯之大也。昔弛而今起。謂之振。昔廢而今舉。謂之興。應氏鏞曰。物恥。謂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是時魯魯之

弱甚矣。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之爲急。故夫子以是告之。陳氏澹曰。或曰直言當作朝廷。方氏苞曰。惟敬可以抑人之邪心。惟恥足以作人之敬心。魯自襄昭以來。外屈於晉。楚齊吳。所謂國恥也。內僞於三桓。相欺忍。振洗刷也。禮案孔子遂言者。不待復問而續言也。下同。直言疑字之誤。陳引或說是也。內治宗廟。出治朝廷。對耳。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愼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鄭注愼猶至也。大王居商。爲猶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

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與焉。孔疏上經孔子答哀公。以問政之事。遂更廣言三代明王爲政之道。敬其妻子。及

敬身。乃可施政。教於天下。有道者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理也。妻所以共粢盛祭祀。與親爲主。故云親之主

也。三者。謂身也。子也。妃也。若愛百姓。須先敬身及子及妃。乃能及百姓。故云。此論治政之象也。能愛己身。則及百

姓之身。愛子則及百姓之身。愛妃則及百姓之身。前泛言故云。此論治政之象也。能愛己身。則及百

而能廣至於愛天子。唯大王能然。故天下懷德莫不順之矣。王氏肅曰。大王愛妻女。國無餘民。是愛己之身。及

之。於親而愛民之身。及民之妻子。劉氏彝曰。君子所以敬其身。非謂我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

敬。慎而培之。以於禮乎。葉氏夢得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做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其行。莫不從之。而

不敬。爾雅釋詁。迄至也。禮案親之主。卽上所謂宗廟主。以主祭言也。親之後卽冠義所云。適子冠於阼。以著

迄通。爾雅釋詁。迄至也。禮案親之主。卽上所謂宗廟主。以主祭言也。親之後卽冠義所云。適子冠於阼。以著

代言也。傷其親者。猶木之本。身其枝也。多行不義。而敗名辱親。身能苟獲。令終者。未之有也。百姓之象。以

作率也。孟子曰。老者親。猶木之本。身其枝也。多行不義。而敗名辱親。身能苟獲。令終者。未之有也。百姓之象。以

乎四海之詘。故。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

注謂猶至也。故。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

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鄭注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

法。孔疏以前經對哀公爲政在於敬身。故此經公問敬身。孔子對於辭舉動。不得過誤也。馬氏瞻曰。言動

出言。民猶法之。稱作其辭。假令過誤舉動。而民作其法。則所以君子出辭舉動。不得過誤也。馬氏瞻曰。言動

者敬身之所宜慎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而民作辭。過動而民作則。以其貴者。賤者之所矜式也。上者人之所視倣也。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不命而民敬。能敬身之效也。能敬身則能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故能成其親也。郝氏毅行曰。傳言公弔季康子降禮。又謂郭重食言而肥。則公之過動過言多矣。百姓能敬恭乎。孫氏希旦曰。敬於言而無過辭。敬於動而無過禮。則百姓不命而敬恭矣。未至於此。則必我之敬有未至也。故曰。如是則能敬其身。禮案作辭以爲口實。故言不可失中。作公曰。敢問何則。尤而效之。故動不可不謹。玉藻曰。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所以防其過而誤蒼生也。公曰。敢問何

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

云。孔疏此明公更問敬身之事。何以成親。夫百姓歸己善名。謂己爲君子。所謂之子。君子者。人之成就美名。王肅

君子之名。是修身成其親也。方氏慤曰。君子者。國子民之稱也。達則能居是位。窮則能全其德。如是則成而無虧矣。故曰。人之成名也。祭義所謂不遺父母惡名者。如是而已。馬氏晞孟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而人之成名。百姓得而歸之者。國人稱願之意如此也。孫氏希旦曰。君子者。道德成就之名。已能立身行道。以顯父母。推本其所從來者。未嘗不歸美於其親焉。故曰。是使其親爲君子也。禮案成親者。淑慎其車。

事脩厥德。所以成吾親爲君子。故有義方啓迪令子也。百姓歸之名。猶內則貽父母。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

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有猶

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將害之也。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己過而怨天也。孔疏既不能汎愛於人。人則害之。故不能保有其身。避其禍害。流移失業。是不能安土。身既失業。不知己過。所招乃更怨天。是不能

樂天也。將謂天之濫罰罪惡之事。無所不爲。是不能成其身。朱子熹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謂樂循天理。講義曰。所謂有其身者。知有其身。而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

天者。能全所賦而有之。則此身常在。天理中。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安土樂天。夫如是。盡性踐形者也。全體大用。於身無一虧闕。故曰。成身。禮案不能成身。即尚書盤庚以自災於厥身是也。公曰。敢問

何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鄭注物猶事也。孔疏以前經對哀公以成身。故此經公問成身。夫子答言成身

曰。家語作夫其行己。也不過乎物。謂之成身。則凡在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家語。周氏諤曰。詩云。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則凡在我身者。雖一毫髮之微。莫不具性命之理。則求其所以成

身。則凡在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家語。周氏諤曰。詩云。天

身者其能通此乎。秦氏繼宗曰。物者實理也。不曰理而曰物者。理寓於物。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理得則成身之道。不過是矣。禮案過猶越也。物猶禮也。不過乎物。則能以禮制中。天君泰然。動合天道矣。此下必有闕。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已也。是文。朱子之說是也。

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鄭注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言君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其政教。不可以倦。無爲而成。使民不可以煩也。已成而明。照察有功。孔疏以前經

孔子對以成身之事。公更無疑。改問君子何貴乎天道。孔子又答言。天體無形。運行不息。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體已。是天道也。人君設法。當則天道。開通萬物。久不懈倦。也。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則天

道也。人君施政。當則天道。開通萬物。久不懈倦。也。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則天

道也。人君施政。當則天道。開通萬物。久不懈倦。也。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則天

道也。人君施政。當則天道。開通萬物。久不懈倦。也。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則天

道也。人君施政。當則天道。開通萬物。久不懈倦。也。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則天

道也。人君施政。當則天道。開通萬物。久不懈倦。也。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則天

道也。人君施政。當則天道。開通萬物。久不懈倦。也。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則天

道也。人君施政。當則天道。開通萬物。久不懈倦。也。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則天

道也。人君施政。當則天道。開通萬物。久不懈倦。也。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則天

道也。人君施政。當則天道。開通萬物。久不懈倦。也。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則天

道也。人君施政。當則天道。開通萬物。久不懈倦。也。春生夏長。無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是天道。謂人君則天

罪也。何謂讓辭也。孔子善哀公及此言。此言善言也。孔疏此明哀公問事畢。謙退之辭。孔子答以君慎後罪。是禮案
 禍也。如奈也。言寡人以聞子之言。勤力而行。但已之才弱。無奈後日過於其事。而有罪。人何是謙退之辭。禮案
 此哀公恐不足。則携謙受益。惕若無咎矣。晉語文復公問於郭偃。曰。始也甚矣。奈何。孔子言。人有過失。君不以己為易。
 君既自謂不足。則携謙受益。惕若無咎矣。晉語文復公問於郭偃。曰。始也甚矣。奈何。孔子言。人有過失。君不以己為易。
 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此之謂也。公問於郭偃。曰。始也甚矣。奈何。孔子言。人有過失。君不以己為易。
 也。上云百姓之德。此言是臣之福。幸甚之辭也。

禮記通釋卷六十四

玉環戴禮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之言及於禮著其

言游三子侍側孔子為說禮事各依文解之陸氏佃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開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開居之
事也燕居稱仲尼開居稱孔子以此禮案論語云子之燕居中中如也天天如也蓋謂其容此記其言也夫
非禮勿言故雖燕
居而猶言禮也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鄭注言

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使之坐凡與尊也言更端則起孔疏此論問更端三子陪侍
夫子欲語以禮之大綱縱謂放縱仲尼與三子放言汎說諸事遂至於禮周流謂周旋流轉言我使女等恆以
禮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馬氏晞孟曰燕居者君子所以休息縱言至於禮所以示其血氣不惰而須臾不
離於禮之意也君子之所謂禮者非特能其事而已將有以明其義也明其禮之義則橫六合而不逆而設之
無不當故曰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方氏愨曰周言其不虧於一方流言其不滯於一曲陳氏澹曰周流無不
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以禮周流也禮案燕居無政事故得與弟子汎說古今居止也至請及禮非片言之所能盡故
孔子命三子者止而備聞之欲其深明禮之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
經諱萬端莫不周徧流行天下無所不通也
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鄭注對應也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
禮辯而不讓夫子因感而諭之野謂鄙野雖有恭敬而不合禮是鄙野之人無所知也給謂捷給便僻足恭而
不合禮是捷給足恭之貌逆謂逆亂雖有壯勇而不合禮則為逆亂給慈仁言捷給之人貌似慈仁奪亂真
慈仁也方氏愨曰心敬而不中禮則文辭寡故謂之野貌恭而中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勇而中禮則以
力而不以德故謂之逆給則論語所謂文辭寡也侍坐之序子張為首子貢為次言游為末子張未對而子貢對
焉此所以為越席也孫氏希旦曰就三子言亡則近乎亂矣好勇作亂為禍尤烈惟獨於給而重中其書者蓋
後放此禮案野謂質勝文也給謂文勝質也逆謂文辭寡也侍坐之序子張為首子貢為次言游為末子張未對而子貢對
孔子之所要者計以為直禦人以子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鄭注過
口給言偽而辯順非而澤者也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鄭注過
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衆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
不成是慈仁亦違禮孔疏此明不中禮之人亦言子張之過子夏不及子產之恩惠不能教也父義母慈父能

教而不能愛。母能愛而不能教。子產若衆人之母。但能慈食之。不能嚴勵教之。師也。過是於事。敏疾商也。不
及。是於事遲鈍。孟子云。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周氏諍曰。子張
之於中道。則必以子產不及之意。子產之於中道。猶不免有類乎二子。則中道之所以爲難也。方氏宗誠曰。夫
得乎中道。則必以子產不及之意。子產之於中道。猶不免有類乎二子。則中道之所以爲難也。方氏宗誠曰。夫
子稱子產曰。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左傳載子產爲政。其與人論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
殖之。觀此。則子產治民。安有能食而不能教之事。是必非孔子之言也。義疏云。案朱子論語注。子張才高。意廣
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禮案子產非不能教者。子貢越席而對曰。敢
也。特以政近於寬。卽斥其不能教。所以深警子張。子夏之過。與不及。皆非中禮者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
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鄭注。禮乎禮。唯禮也。馬氏晞曰。中出於人之性。
氏澄曰。先云禮乎者。設爲問辭。後云禮者。設爲答辭也。禮案此。夫子以子貢問。必如何乃能無失中。故告之曰。
夫禮所以制中。則失中者。徒飾其貌而已。皆非禮之實也。蓋禮爲天理之節文。所以裁制人物之宜。而使歸於
大中至正之道。故中說曰。禮其皇極之門乎。其得
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禮乎禮者。嘆美之辭。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
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
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鄭注。嘗禘猶治也。好善也。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
后稷。社有句龍。孔疏。此一節。明子游問禮。夫子爲說禮之事。凡有三節。子游問禮之爲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
事者。與子曰。然。答以禮意如是也。然則何如者。子游更問夫子治惡全好之事。如禮之爲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
相存念也。郊社之祭。所以存念鬼神也。人之初死。設則饋食之奠。所以存念死喪也。此鄉黨之善
者。善事既全。則惡事除去也。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也。禮饋食之奠。所以存念死喪也。此鄉黨之善
下仁賓客。皆是存生之善者也。方氏慤曰。言游之問禮。待子貢退而及之。意不爲越席矣。自禘而不敢言禮。特於
郊社言義者。蓋義者禮之所尊。故也。馬氏晞曰。言游之問禮。待子貢退而及之。意不爲越席矣。自禘而不敢言禮。特於
事宗廟主於愛。有神禘嘗言昭穆。饋奠之禮。始死。所以待鄉黨者。盡矣。食之以示其愛。享以禮。所以待賓客
射尙功。則壯者有以勵。習鄉尙齒。則少者有所讓。所以待鄉黨者。盡矣。食之以示其愛。享以禮。所以待賓客
者。盡矣。吳氏澄曰。上言以禮制中。損其過。益其所讓。所以待鄉黨者。盡矣。食之以示其愛。享以禮。所以待賓客
仁賓客。蓋因其德性之美。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郝氏懿行曰。禮生於仁。而除治之。所謂仁也。此言仁鬼神至
者。親也。夫禮者。敬而已矣。鬼神無形。祭以明之。郊示之美。質是也。然則何如。若親之也。管禘宗廟昭穆祖禰之仁

序。饋謂饋食。奠即始死朝夕及月朔之奠。並見儀禮。射則天子諸侯皆以射觀德。不止於鄉射。子曰。明乎郊而已。此云仁鄉黨。自是舉鄉射言也。食享。享食燕禮。朝聘之所以待賓客。皆敬而親之者也。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閉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鄭注。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異而合同。孔疏。前明郊社等之禮。各有所由。此更廣明諸禮所用。有功之事。郊社嘗禘。祭宗廟。皆是事之難者。若能明之。則治國諸事。如指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以下明治國諸事。各得其度。高下大小。皆得法於禮。象謂法象。言解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法。象故易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其象。時謂春酸夏苦。五服親疏。各得其時。節謂樂曲之節。言所乘之車。各得其象。故易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各得其享食也。哀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也。黨謂分。辨論說。詩書禮樂之等。各得其象。故易繫辭云。以制器者。尚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置之體。施言布政。治事。各得其宜。所施之處也。凡衆之動。不得其宜。類。不乖事之義。理。體。謂容體設官分職。各得其尊卑之體。施言布政。治事。各得其宜。所施之處也。凡衆之動。不得其宜。類。不乖事之義。理。體。弟。己昆弟。子昆也。與此不同者。彼為請期。恐有期喪廢昏。故與此不同。馬氏晞曰。存乎其人。則治國其地。而義。於其中。嘗禘所以事宗廟。而禮陳於外。因我設禮。因張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治國其地。而義。乎。推而通之。以至於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無不得其宜。考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治國其地。而義。之。武功成於功之時。故於軍旅言之。量為器之宜。考義。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治國其地。而義。等之數。作車之得。其式也。辨五路之用。乘車之得其宜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官。其。哀發於容體。聲音。其式也。辨五路之用。乘車之得其宜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官。事。其類。陳氏澹曰。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親。明乎嘗禘之禮。則事親如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小。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難治者矣。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官。用禮言也。如禮則失。得從遠。判若黑白。故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官。分。和謂篤孝慈之道。序。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開。戎。事。也。曲。禮。上。曰。班。朝。治。軍。洩。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白。虎。通。云。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開。戎。事。也。曲。禮。上。曰。班。朝。治。軍。洩。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故軍旅有禮則武功成也。度長短廣狹之制。量斗斛升合之數。有度量則無僭差。鼎尚象則無奇袤。四時所尚之味見內則。尚書益稷篇合止祝敵。均之節也。車得其式。若周禮冬官考工記軫方象地。蓋圓象天。鬼神得其享。故尚書大甲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哀即荀子禮論所云。送死飾哀也。粗衰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黨類也。若曲禮上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各從其類。而不相雜也。說文體總十二屬也。尚書周官篇六鄉分職。各率其屬是也。施行政也。得其施。措之成宜。黎民允懷也。加推行也。易繁辭謂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是也。故凡有舉錯。近取諸身。以表儀於衆庶。則政治臻美。動罔不宜矣。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俛俛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式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鄭注凡富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禮則其事有害。夫子更自設問云。禮者何也。即事之治理。言萬事之治皆由禮。譬謂無目。相謂扶相。言治國無禮。譬猶瞽者無人扶。相俛俛乎何所之。適居處長幼失其別。以下皆謂無禮有害。翻前經得禮之事。別即辨也。前云戎事。今云失其策者。若失其謀。則不能閒暇也。前云武功。成此云失其制。由不成故失制也。政事失其施。若春行夏令。今云失其策也。以無禮自加而錯於行事。故萬事皆失所宜也。無以祖洽於衆。結失禮之惡也。每事如此。此則為君上失德。不可為衆人之倡始。而使和合者。方氏怒曰。即者取之以為己之謂也。取是事而治之。以是禮。故曰。即事之治。以譬瞽之相。幽室之燭焉。相者相步也。俛俛者無所如之貌也。手足在下。故以錯言之。耳目在上。故以加言之。進退揖讓。不可過。所以給視聽也。祖洽於衆。祖謂如祖迎之祖。無以禮洽。猶言無以合離於衆。吳氏澄曰。策謂講武教戰之謀。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方氏苞曰。凡此皆所謂惡也。惟無禮故無以去之也。禮案夫禮者。事之範也。即就其範圍。則莫不亂。凡生天地之間者。無一物不然。經邦治國。其大者也。鄭注周禮春官。瞽矇云。無日。朕謂之瞽。爾雅釋詁。相導也。無所文。儀狂行不知所如也。以喻導國不以禮。不啻若瞽之無相。幽室之無燭也。無所錯。手足驟動。止無容也。無所加。聽側視傾失其聽明也。宜動輒得咎。論語所謂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是也。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

苟知此矣。雖在賦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赤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鄭注。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享有四。大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也。鷺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也。相。示。以。德。也。但。於。禮。之。內。大。享。為。重。故。此。也。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孔。疏。自。此。以。下。孔。子。總。為。三。人。說。禮。之。大。意。但。於。禮。之。內。大。享。為。重。故。此。也。經。特。明。之。言。上。經。所。說。禮。外。猶。有。九。事。九。事。之。中。兩。君。相。見。大。享。有。四。謂。賓。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主人。獻。兵。賓。飲。訖。而。樂。闋。一。也。賓。酢。主。人。金。奏。作。主。人。飲。畢。而。衆。闋。二。也。工。入。升。歌。清。廟。三。也。歌。畢。堂。下。管。象。武。四。也。荷。誠。也。誠。能。如。此。四。事。其。身。雖。在。賦。畝。之。中。衆。人。飲。奉。而。衆。闋。二。也。工。入。升。歌。清。廟。三。也。歌。畢。堂。下。管。象。武。四。也。而。動。作。謂。金。奏。升。堂。而。樂。闋。其。身。雖。在。賦。畝。之。中。衆。人。飲。奉。而。衆。闋。二。也。工。入。升。歌。清。廟。三。也。歌。畢。堂。下。管。象。武。四。也。更。遞。而。興。於。是。陳。列。薦。俎。次。序。禮。樂。備。其。百。官。此。重。贊。揚。在。上。之。事。君。子。見。上。大。享。四。焉。知。禮。樂。所。存。在。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五。事。總。為。九。也。但。前。四。事。義。廣。意。深。故。特。明。於。上。此。五。事。折。旋。揖。讓。其。理。淺。露。故。別。於。下。行。中。規。謂。曲。行。配。前。為。五。遠。中。矩。謂。方。行。為。六。采。齊。得。章。篇。名。言。和。鸞。之。聲。中。采。齊。之。曲。謂。出。門。迎。賓。之。時。為。七。雍。詩。樂。章。名。也。言。客。出。之。時。歌。雍。以。送。之。為。八。采。齊。得。章。篇。名。言。和。鸞。之。聲。中。采。齊。之。曲。謂。出。門。迎。賓。之。時。為。七。在。禮。言。萬。事。皆。在。於。禮。也。入。門。而。金。作。示。德。是。主。人。示。賓。以。恩。情。賓。酢。主。人。而。金。作。是。賓。示。主。人。以。敬。情。覆。上。縣。與。之。文。也。升。歌。清。廟。頌。文。王。之。德。故。云。示。德。此。覆。說。上。賓。以。文。但。前。略。而。不。載。象。謂。武。王。伐。紂。之。樂。示。王。樂。之。事。此。覆。釋。前。文。下。管。象。武。也。古。之。君。子。相。朝。會。不。必。親。自。上。賓。以。文。但。前。略。而。不。載。象。謂。武。王。伐。紂。之。樂。示。王。樂。之。事。此。覆。曰。九。禮。大。享。之。所。兼。有。然。此。止。言。有。四。何。也。蓋。四。者。以。事。相。與。下。賓。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語。依。違。而。已。方。氏。聖。人。已。者。蓋。知。此。則。知。禮。樂。之。情。者。也。叩。之。知。禮。樂。之。情。也。故。入。門。之。謂。聖。故。鐘。聲。在。賦。畝。之。中。人。之。所。事。必。以。聖。人。事。之。也。葉。氏。夢。得。曰。金。石。之。為。物。叩。之。則。應。非。有。隱。情。也。故。入。門。之。謂。聖。故。鐘。聲。在。賦。畝。之。中。人。之。所。事。必。以。聖。者。也。則。在。堂。上。大。武。之。樂。統。受。命。者。也。則。在。堂。下。武。舞。用。于。戚。不。可。以。無。文。故。夏。籥。文。舞。則。與。於。禮。立。禮。備。而。樂。舉。矣。然。後。牢。牲。饗。饋。以。荐。諸。俎。擯。介。詔。相。以。禮。終。也。吳。氏。澄。曰。九。者。齊。大。享。不。失。節。也。并。前。之。五。者。為。九。也。仁。鬼。神。不。失。儀。也。已。事。而。後。歌。振。以。徹。之。者。言。其。以。禮。終。也。吳。氏。澄。曰。九。者。齊。大。享。不。失。節。也。并。前。之。五。者。為。九。也。仁。鬼。神。

以下之五。是即諸禮之中。總其凡而言。大享之四。是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俞氏樾曰。案論語三家者。以雍徹。淮南主術篇。奏雍而徹。是徹宜歌。雍不歌。振鷺也。疑此經本作客出以振羽。徹以雍。傳寫互易之耳。郭氏嵩燾曰。周禮或言食。或言大享。大抵朝會享諸侯。一天子諸侯。享其臣。及異國之為聘使者。一諸侯享王臣。享禮約言之。實有四焉。一天子享諸侯。一諸侯相享。一天子諸侯。享其臣。及異國之為聘使者。一諸侯享王臣。享禮承上食。享以仁賓。客言。享禮中。又有所謂大享者。四焉。以極論其禮之盛也。禮案古之君子。指子曰。禮也者。天子諸侯也。大戴朝事曰。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卿大夫。元士。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孔疏此明禮樂之義理。謂道理。言禮者。使萬事合於道理也。節制也。言樂者。使萬事得其節制。古之君子。若無禮之道理。不安與動。並樂之節制。不敢與作。繆以詩能通達情意。得則行禮審正。若不習詩。則情意隔絕。於禮錯繆。素謂質素。以樂能有音聲。綴兆干戚。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厚於其德。則外充實。若內心淺薄。於德。則於外。禮空虛。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為善也。方氏懋曰。唯君子能樂循禮。故無禮。則於外。禮空虛。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禮之意。故於禮。繆不能樂。循禮。故無禮。則於外。禮空虛。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故明禮。須詩樂及德。乃禮。是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而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者。必不能充於禮也。禮案薄於德。於禮虛。故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鄭注文為文章所為。孔也。義理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疏此文為文章所為。國家尊卑。上下制度。存在於禮。人之文章。所為。亦在於禮。能行其禮。全在人。也。陸氏佃曰。制度在禮。凡以為節。不豐不殺。是也。文為在禮。凡以為文。不華不俚。是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馬氏晞孟曰。制度者。文為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文為。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方氏懋曰。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其言正與此合。禮案行之。其在人乎。故禮器云。甘受和白。方氏懋曰。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其言正與此合。禮案行之。其在人乎。故禮器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子貢越序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古之人也。前經孔子貢見其不達於禮。子曰。素與。偏俱不備耳。夔達於樂。傳世名此賢人也。非不能。非所謂窮。孔疏

人解樂則全知禮。夔是古之人與。禮非全不知也。古人明達於禮。而不甚明達於樂者。但謂之朴素。不備其耳。不得稱於樂。為窮。但明達於樂。而不甚明達於禮者。謂之偏。半而不備耳。非是於禮為窮。夫夔禮樂兼有。但樂優於禮。故特於樂得名。於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名。古之人也。更重美。夔是古之人。與今之人別也。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陳氏祥道曰。觀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禮樂教中。亦不過如此。子貢以為窮惡。可哉。陸氏佃曰。古之人。不朽者也。言夔特以樂傳耳。荀子曰。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方氏愨曰。傳此名者。傳樂名也。若倉頡之於書。后稷之以稼。郝氏愨行曰。素與於禮。素之素同也。伯夷典禮。猶讓夔龍。周官宗伯。實兼司樂。則夔非不達於禮。明矣。或者洞悉精微。不如達於樂之尤深耳。禮案說是也。故伯夷雖以典禮讓夔龍。而舜終命夔以典樂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謂萬物之符體服也。來為瑞應也。孔疏錯行也。言為政之道。明為禮樂。與舉而錯行之而已。言為禮之體。不在於几筵升降酌獻。但禮樂之事。則天下大平。服謂屈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之物。而皆來為瑞應也。葉氏夢得曰。莫非政也。舉禮樂以錯諸彼。為政之大者也。然事有緩急。而所施有先後。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太平也。周氏諤曰。易曰。上天而達所履於天下。行其樂而達所履於天下。則功成治定之時。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太平也。周氏諤曰。易曰。上天而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履德之基。蓋言禮則以其所樂者為主。宋氏遠孫曰。語曰。孔云禮則以其所履為主。孟子曰。樂者樂斯二者。樂則惡可已。蓋言樂則以其所樂者為主。宋氏遠孫曰。語曰。孔云禮則以其所履為主。孟子曰。樂者樂斯二者。樂則惡可已。而蓋莫難於言而履之。行而樂之。非謂其成於我也。莫易於鐘鼓玉帛。謂其成於物也。取成於物。若可觀矣。以治心。正心修身治國。然非禮樂之本也。子張復問者。問若何可以錯禮樂於政治也。孔子言升。降酬酢。禮之職。兆民歸往矣。言是履之。即禮也。樂記云。樂極和。禮極順。故於治道。錯之成宜。而諸侯賓服。萬邦作孚。百寮盡道。小人樂得其欲。力此二者。謂修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昨席禮樂之實體。則致王道之易也。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昨席

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莫敢相踰越。昏由此塗出也。鄭注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衆之所以亂也。主之處也。不可不有也。席言布席之時。不可無上下。車言乘車之時。不可無左右。行言行而無隨。立言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莫敢相踰越。昏由此塗出也。鄭注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衆之所以亂也。主之處也。不可不有也。席言布席之時。不可無上下。車言乘車之時。不可無左右。行言行而無隨。立言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莫敢相踰越。昏由此塗出也。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其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孔子閒居此於別錄屬論陳氏祥道曰閒居詩則先之
 以爲民父母之繼之以三王之德爲民則在於致五至而行三無三王之德則在於其序如此禮案逸周書本
 典解云生之樂之則母之禮也政之教之遂以成之則
 父之禮也故子夏問詩先之以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鄭注：凱，易也。原，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也。孔疏：此篇子夏之問，大略有二。從此至族於孫子，問民之父母之事。自三王以下，問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詩大雅洞酌之篇，謂武王行此樂易之德，為民之父母。子夏舉此詩義而問：夫子欲為何事，得為民之父母？每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者，當須豫知禍害，使民免罹於禍。然四方有禍，必先知之。此微知著，若見其積惡，心知久有禍災，若為民父母者，當須豫知禍害，使民免罹於禍。然四方有禍，必先知之。此主為民除害，為本。故舉敗言之。陳氏祥道曰：凱者喜也，樂之所由生也。弟者順也。禮之所由生也。方氏慤曰：禮有節，父道也。樂能同母道也。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禮於天下者，以是道廣被於天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言其道又足以幾於神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蓋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則敗尤在乎先知之。故也。義疏云：自其極盛而無以復，加謂之至。君子則推而致之，以廣其充。周之用，自其至微而不泥於迹，謂之無。君子則族而行之，以運其微密之神。橫於天下，正以滿其達之量也。其稍有不序，不和處，便是敗。五至，終以哀。三無，終以喪。正其切於憂民處，非五至三無之外，別有一種憂民之心也。禮案：凱今詩作豈，禮樂之原。即仲尼燕居所說言而履之。行而樂之，謂也。易繫辭曰：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也。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鄭注：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民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問五至之事。孔子為說五至之理，志謂君之恩意所至，謂意至極於民。詩者歌詠歡樂也。君既能歡樂，至極於民，則以禮接下，故禮亦至極於民。必為君之恩意所至，樂亦至極於民。君既與民同其歡樂，若民有禍災，則能悲哀憂恤，至極於下。故云：哀亦至焉。凡物先生而後死，故先樂而後哀。哀極則生於樂，故云：哀樂相生。此言哀之與樂，及志與詩，禮凡此五者，皆與民共之。而感之在於胸中，無形聲。故曰：志之所至，樂亦至焉。與於詩，則寒滿天地，所以能致如此者，由行五至之道也。呂氏大臨曰：詩以道志者也。禮樂二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與於詩，則必立於禮，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應氏鏞曰：五至三無，其目雖多，不出禮樂二志之所至。其曰：哀者，蓋禮樂貫通而縹之，則應謂之至者，蓋周流乎精神之運者也。其本極為深潛而索之，無有謂之無者，蓋超乎形迹之

表者也。姚氏舜牧曰。子民之心。誠切懇到。則視民如傷。唯恐或陷於危亡也。將戚然而不自甯。便是哀至。郝氏懿行曰。志之所至。謂愷弟也。詩謂民聞風謠也。風謠美則禮俗刑。故禮亦至焉。禮俗刑則頌聲作。故樂亦至焉。目不可見。耳不可聞。極言至之微妙。如云無聲無臭。義疏云。樂人之樂者。必憂人之憂。方幸其生聚而欣然。又憂天下之未聞。後日之未能保而戚然。哀樂相生。周流不息。此其志氣之所充塞。直與天地為量矣。哀即喪也。不見不聞。即下無體無聲無服也。言五至而三無。己在其中。下因再問。而申言之耳。禮案哀讀如周禮春官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哀。言哀民之疾苦也。唯有以哀之。則民無失所。然後能以樂樂人。故曰哀樂相生也。正耳目不可得聞。見者。即詩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賜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大雅所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子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遲速。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鄭注子夏於意未察。求其類之聲之誤也。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遲速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遲速然。則民傲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教之闕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闕恤之。則民傲之。此非有衰經之服。孔疏此在子夏問三無。夫子答以三無。子夏更問何詩近之。夫子答以夙夜其命宥密。無體無服三者。皆謂行之心。外無形狀也。夙夜其命宥密。詩周頌。昊天有成命。夙夜其命宥密。夙夜其命宥密。信也。宥寬也。言文武早暮始信順天命。行寬弘仁靜之化。今此以基為謀。言早夜謀為政教於國民得寬和。靜民喜樂之。威儀遲速。即風柏舟篇。刺衛莊公之詩。言仁人遇其威儀安和。不可選數也。凡民有喪。詩即風谷風篇。婦人怨夫棄薄之辭也。言凡人之家有死喪。隣里匍匐往救之。此記謂人君也。呂氏大臨曰。文武之王。基命宥密。夙夜不棄。樂之辭也。言此近於無聲之樂也。逮本匍匐往救之。其於喪者。初無正服。是謂逮。不可選擇。皆盡善也。此於五禮。初無定體。是謂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往救之。其於喪者。初無正服。是謂無服之喪也。朱子熹曰。匍匐手足並行之貌。方氏慤曰。莊子曰。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業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此詳治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古之人未嘗不以無為本。以有為末焉。以威儀無可擇。故曰不可選也。孫氏希旦曰。無聲之樂。謂心之和而無待於聲也。無體之禮。謂心之敬而無待於事也。無服之喪。謂心之至誠。惻怛而無待於服也。三者存乎心。由是而禮案。此即大戴王言云。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不至。蓋五至者。禮樂之實。而三無者。禮樂之原也。禮案此即大戴王言云。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是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

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鄭注言盡於此乎。意以為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孔甚也。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為孝也。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傲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孔疏此言子夏既聞三無意。以說義未盡。故孔子更為說三種之無。猶有五種起發之事。何為其然。然猶如是。何為如是。盡言其義。猶未盡也。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翻覆。說其義與起也。氣志不違。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違。民但不違。君之志氣。二云志氣既得。言君之志氣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既發起也。是從微至著。威儀遲遲者。初時但舒遲而已。二則威儀翼翼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內恕孔也。悲者。初則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為孝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於孫子。垂後世也。方氏怒曰。大言光輝於外。美言充實於內。盛言無以有加。盡言無有餘蘊。陸氏佃曰。猶有五起。孔子之言。所以進商也。董仲舒曰。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輔氏廣曰。不違則持其志。無暴其氣。其氣既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矣。氣志既從。則直養而無害矣。義疏云。基命言必保合天命之大和。而後氣志之問。無所乖違。而後事物各得其理。我之所順。人亦順之。而後日聞四方。和氣洋溢。至於天地萬物。感而大和。不過吾氣志之既起。樂之原如是。其靜謐也。若夫禮則自外作。故始即以威儀言之。遲遲和為貴也。翼禮之節也。然制乎外者。正所以養其中。與樂不同。為斯須不可去乎。故中言日就月將。乃終以施及四海。禮之成。遂如其廣大也。喪則一仁之周流也。凡民有喪。旬旬救之。惟以己度人。而見其孔悲耳。由此而四國而萬邦。仁益廣矣。至是而內恕者。不待勉強也。德純則自如是已。且施於孫子。仁愈遠也。子夏長於詩。故以詩為問。而孔子遂歷以詩語之。咏嘆淫泆。意味深長。使人感發興起。有不能自己者。此之謂五起也。禮案畜讀如易師卦。君子以容民畜衆之畜。三無之說。廣言之。則有五起。約言。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之。則無聲者。和而已矣。無體者。敬而已矣。無服者。仁而已矣。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躋。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鄭注三王謂禹湯文王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為三也。勞勞來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是湯之德也。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為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

也。祇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為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為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也。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參天地。夫行之以無私。武三代大王之德也。孔疏。自此至大王之德。一節言天。命此殷家。世世行之以無私。乃與天心齊也。湯降下賢士。不遲緩。甚能速疾。日齊言其聖敬之德。日升進。假也。湯以昭明。寬暇。天下之士。心遲。然。甚舒。緩。上帝是祇者。言天於敬。愛之。命湯用事於九州。天子進。故曰。無私。覆。故曰。奉斯三者。以勞天下。同也。方氏。怒。曰。天立乎上。地立乎中。所謂參也。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故曰。奉斯三者。以勞天下。則是在上者。無不載。故曰。無私。覆。故曰。奉斯三者。以勞天下。不遲。是其德與天地參矣。是故王道莫大於無私也。葉氏。夢。得。曰。帝。命。不。違。其。先。天。者。也。不。違。於。湯。齊。後。天。者。也。湯。命。不。遲。昭。格。於。天。亦。順。乎。人。也。嚴。氏。粲。曰。湯。之。謙。抑。所。以。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日。以。濟。升。言。至。誠。無。息。也。其。昭。格。於。天。亦。順。乎。人。也。嚴。氏。粲。曰。湯。之。謙。抑。所。以。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日。以。濟。升。言。至。誠。無。息。者。不。遲。克。己。之。勇。天。地。日。月。之。無。私。故。易。繫。辭。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勞。之。來。之。也。法。天。地。日。月。之。無。私。故。易。繫。辭。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鄭。注。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為。政。教。孔。疏。此。論。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為。教。天。有。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以。風。以。雨。以。霜。以。露。化。養。於。物。聖。人。則。之。事。事。法。以。為。教。聖。人。則。之。以。為。教。天。有。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殺。冬。藏。等。流。布。其。形。庶。衆。也。衆。物。感。於。此。神。氣。風。靈。之。形。偏。繁。於。地。呂。氏。大。臨。曰。此。衍。神。氣。事。奉。以。為。教。也。神。氣。風。靈。地。其。有。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出。於。地。故。偏。繁。於。地。呂。氏。大。臨。曰。此。衍。神。氣。事。奉。以。為。教。也。神。氣。風。靈。化。工。言。方。氏。苞。曰。地。以。成。化。不。可。得。而。分。風。雨。霜。露。皆。地。氣。所。蘊。蒸。而。於。天。言。之。上。文。無。私。覆。以。形。體。言。此。節。以。自。天。其。迹。顯。著。也。風。靈。之。越。於。地。迹。亦。顯。著。又。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而。於。天。言。之。上。文。無。私。覆。以。形。體。言。此。節。以。之。禮。案。荀。子。天。論。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舍。其。所。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蓋。寒。暑。運。行。者。天。地。之。變。也。萬。物。資。生。者。地。道。之。化。也。春。秋。繁。露。云。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所。為。也。易。繫。辭。言。天。地。變。化。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聖。人。效。之。故。為。之。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攻。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於。蕃。四。國。於。宣。此。文。武。之。德。也。鄭。注。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攻。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於。蕃。四。國。於。宣。此。文。武。之。德。也。鄭。注。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攻。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於。蕃。四。國。於。宣。此。文。武。之。德。也。鄭。注。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攻。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於。蕃。四。國。於。宣。此。文。武。之。德。也。鄭。注。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

如神。謂聖人也。者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先出雲矣。峻高大也。翰餘也。言周道將興。五岳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孔疏此明周文武之德。謂清靜顯著之德。在身氣志變化。微妙如神也。王位是聖人所貪。故云。欲有開必先高。惟是五岳其形峻。至於天降此神靈和氣。而生甫侯及申伯也。文武所得賢雅。高為美。宣王之詩。嵩然而高。惟是五岳其形峻。至於天降此神靈和氣。而生甫侯及申伯也。文武所得賢臣。唯為四方蕃屏。宣揚威德。不私於己。是文武奉天無私之德也。案詩甫侯謂呂侯也。穆王時訓夏。刑與申侯俱出。伯夷之後。掌四岳之事。又詩。烝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嵩高生甫及申全別。案鄭注禮。在前。故以甫為仲山甫。在後。箋詩。乃得毛傳。知甫侯。伯夷。故與禮別也。張子載曰。善欲猶言祥福也。雨之將作。山川須出雲。蓋一氣耳。呂氏大臨曰。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神。周氏謂曰。申甫之將。其驗於外者。如神也。以文武之德者。蓋宣王之所以中興者。以文武也。葉氏夢得曰。清明在躬。則志所向。氣所適。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孫氏希旦曰。善欲將至。有開必先。中庸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其驗於外者。如神也。以文武之德者。蓋宣王之所以中興者。以文武也。葉氏夢得曰。清明在躬。則志所向。氣所適。清必知其有物。欲之誠如神。故不能無所蔽。聖人無私。故其在躬者。極其清明。合於神明。而能上格乎天。本其於所願。欲之事。但為之開。其端而天必先為之。賢臣以輔佐之。猶天之將降雨。澤而山川先為之。出雲也。郭氏嵩曰。若欲將至。有開必先。言王者神明其德。以前民之用。凡利病之原。察及隱微。因機而利導之。如天地之生物。皆有以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又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將見者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又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將見者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欲將至。有開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鄭注。命之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必先之謂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鄭注。命之善也。言以名德善聞。也。孔疏。此總結三代。以其無私。故令聞不已。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詩大雅。江漢篇。美宣王之詩。此記之意。明天子。謂三代之王也。言父祖及身。令聞不休。已。故云。三代之德也。前文。唯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禹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明殷周以戰爭。而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湯與文。武。脩之於杏冥之中。若寂然而無聲。及其發達。而播開。則令聞不已。此言其修之於至隱。而發之於至顯。三代聖人。皆有此學。皆有此德。故曰。三代之德也。楊氏簡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唯以某詩。近某事。而言。注謂取譽。是為實德之舉。禮案。上文。子夏不。解三無之旨。唯問何詩。述之。故孔子所引。唯以某詩。近某事。而言。注謂取類。明之是也。而宋儒多以宣王之詩。證文武之德。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鄭注。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承奉承不失墜也。起。負牆。釋為先王慶澤之及後世子孫。不亦失之過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

言大王施其文德。而周之積累尤多。故又引詩以明大王之德。岐山之陽。王業之起。故云大王之德也。孫氏希旦曰。
 三王皆有令聞。而周之積累尤多。故又引詩以明大王之德。岐山之陽。王業之起。故云大王之德也。孫氏希旦曰。
 厥疾起貌。文王世子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三席。可以立。是也。
 負牆爾雅釋宮東西牆謂之侍。故大戴王言篇曾子問退負序而立是也。

禮記通釋卷六十五

玉環戴禮

坊記第三十

案此篇記孔子之言。先王制禮以坊人欲無微不至。而人心之壞。尚有坊不勝坊者。然則禮坊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此之謂也。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

坊欲。鄭注。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也。大為之坊。言嚴其禁。尚不能止。况不禁止乎。命謂教命。孔疏。此一節發端起首。總明所坊之事。此篇三十九章。下三十八章。悉言子云。唯此稱子言之者。以一篇

總要。故重之也。但此篇所坊。體例不一。或數經一事。或一事。或引詩。或結之。或不引詩。無義。例也。君子坊之過。譬如坊之礙水。坊民之所不足。釋立坊之義也。民行仁義不足。故聖人在上。大設其坊。坊

之。而人猶踰之。故君子設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性以坊之。為淫邪也。命法令也。欲貪欲也。又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也。應氏鏞曰。性之善為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性以坊之。為淫邪也。命法令也。欲貪欲也。又設法令。以坊民

人之欲無窮。非坊罔所能盡。聖人於是。不得以肆矣。郝氏懿行曰。仁義皆天德也。過之則有蔽。以禮坊之。則釋以是坊之。則觀餽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以肆矣。郝氏懿行曰。仁義皆天德也。過之則有蔽。以禮坊之。則釋

回而增美。孫氏希旦曰。禮以教之。於未然。故曰坊德。坊其悖於德也。刑以治之。於已犯。故曰坊淫。坊其入於淫也。命以禁之。於將發。故曰防欲。坊其動於欲也。禮案大為之坊。謂先王說禮以坊人欲。無微不至。其道至廣也。

曰。刑曰命。皆所以輔禮之不足。而禁其踰之者也。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

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鄭注。約猶窮也。此節

差。士有爵命之級。嫌恨不滿之貌也。或為嫌。孔疏。此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為之節文。制法也。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足至驕也。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賙。不令至於約也。

卿士之屬。君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祿薄於己也。益漸也。亡無也。使富而不驕。貧而不盜。貴又不恨。故為亂之道漸無也。不云賤者。從可知也。方氏懋曰。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德以守富。故富斯

驕。約則不足。有羨彼之心。故約斯盜。驕則不孫。有犯上之心。故驕世亂。王氏引之曰。案慊亦嫌字。說文。心部。慊疑也。女部。嫌。不平於心也。一曰。疑。疑也。貴臣位與君近。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若與君相似。則上擬於君。是嫌

於君也。聖人制禮。使貴者與君隆殺有別。臣節著明。不嫌於上矣。禮案論語云。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又曰。小人窮斯濫矣。夫貧而不能安。必流至於寇賊奸宄。驕謂從情傲物也。既富矣。則何求不獲。靡法妄行。則犯上作

禍亂之事。皆將踵起矣。故聖人制禮以齊之。則富不奢僭。貧不犯法。各安其分。而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寡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寤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

坊民。諸侯獨有畔者。鄭注言如此者寡也。甯安也。大族衆家。恆多作亂。詩云言民之貪爲亂者。安其荼毒之

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孔疏

此明上下制度有限。防其奢僭。畔逆之事。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得甯者。如此三者。言天下極少。故云其幾

矣。詩大雅柔桑。刺厲王之詩。言天下爲惡者多。故爲限節。制諸侯之國。不得過千乘。賦。卿大夫都城。不得

過越百雉。卿大夫之富。采地不得過三百乘。以坊民。諸侯節制。有畔者。於時卿大夫亦有畔。而獨言諸侯者。舉

其重餘可知也。案司馬法云。成地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千乘。云則爲成

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崎。案周禮公五百里。侯不過半天子之軍。謂千乘。云則爲成

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故論語注云。雖大國之賦。亦不過焉。異義春秋左氏說云。百雉爲長三百

丈。方五百步者。六尺爲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爲五百步。是百雉謂侯伯之大夫也。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

卿采地也。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之采地也。方氏曰。制國不過千乘。即孔子所謂千乘之國是也。千乘

之國。即百里之國也。井田之法。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都城不過百雉。即左氏所謂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都蓋公卿王子弟。所以食之采地。雉則五堵也。百雉則其城五百堵矣。家富不過百乘。即孟子所

謂百乘之賦也。千乘百乘。皆以所以食之采地。雉則五堵也。百雉則其城五百堵矣。家富不過百乘。即孟子所

曰。貧而樂此。曰。貧而好樂。樂則自得。樂則荒。詩所戒也。一字之訛。謬以千里。石梁王氏之疑。不爲無見。禮案

說。是矣。貧而樂。若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富而好禮。若周公位冢宰。不驕不吝。天下其幾矣。言此三者得。則治

庶幾矣。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鄭注

位也。孔疏此一節。明章疑別微。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疑謂是非不決。當用禮以章明之。微謂幽隱不著。

常用禮以分別之。方氏曰。若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故不迎尸於門外。以明其疑。茲非禮所以章疑者乎。士

唯說齊衰於公門。以表其微。茲非禮所以別微者乎。貴賤有上下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別。朝廷有尊卑之位。有

等。有別。有位於公門。以表其微。茲非禮所以別微者乎。貴賤有上下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別。朝廷有尊卑之位。有

其成也。別微異於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別言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著也。禮案周禮春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

臣之五等。此貴賤有等也。上公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此衣服有別也。朝位賓主之間。上公九十步。侯伯

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子云天無二月。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

步。此朝廷有位也。子云天無二月。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

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盂旦。尚猶患之。鄭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曰主。不稱君。諸侯也。此者皆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視從父昆弟。盂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况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孔疏楚越書葬。則當稱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案春秋越子卒。經傳全無其事。但記者據越稱王之後。追而言之。非當時之事也。禮君不稱天。謂諸侯之君。大夫不稱君。謂諸侯之大夫。所以不稱者。恐民之疑惑也。鳥無識也。人猶惡之。况人求不可得之物。以下亂上。人惡之可知也。臣尊君如天。故春秋稱天王是也。大夫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有土者故無二王。大而有所謂。且無二王。小而有君者。故無二主。凡此皆以尊無二上。之也。故曰。示民無二日。有土者故無二王。大而有所謂。且無二王。小而有君者。故無二主。凡此皆以尊無二上。以其亂晝夜。故有君臣之別。晝夜之相也。月令所謂。且無二王。小而有君者。故無二主。凡此皆以尊無二上。年允常卒。不書未赴也。越通中國。最晚。勾踐之卒。又在春秋後。何緣得書。越喪。楚越之鳥。似稱不考。始見經。定十四案。此似據宣十八年公羊傳文。以吳楚為楚越者。傳寫之誤耳。增韻云。鷓旦求旦之鳥。似鷓。晝夜常啼。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鄭注同姓者。謂先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恆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耳。孔疏其非此謂非先王先公。子孫有繼。不有相繼承之勢。則無所嫌疑。得同車也。恆朝服。為僕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振。取鏡之旂。又公羊成二年。盜之。有虎狼之勢。故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振。取鏡之旂。又公羊成二年。盜之。戰逢丑父。為齊頃公車右。衣服與公相似。是在軍同服。馬氏晞曰。王祭賓客。有旅賁服。王之服而趨。節服氏。服王服。以維王大常。其在軍陳。則射人命。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而皆無與同姓。同車者。黃氏乾行曰。魯桓公如齊。齊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薨於車。則弑君於車。不必同姓也。義疏云。若同姓能弑君者。黃氏乾行曰。魯桓公如齊。車乎。陳恆夏徵舒異姓也。國將亡。其宗族葉先落。為此言者。亡國敗家之言也。禮案此記君不與同姓同車。似言乘君之副車。故用同姓。則嫌為君。若與君同載。而謂之同車。則君車中惟僕及車右。不用同姓。以坊篡弑。恐無是理。故陳師。衍曰。不與同姓同車。所以別嫌明微。恐人誤認。為君而奸人因得從中生子。云君子辭貴。事玩下句。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二句可見。下只言同姓能弑。並未言同車也。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甯使人浮於食。鄭注亡無也。食謂祿也。在上則近廉。方氏怒曰。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夫權與之無餘。不害於賢者。伐桓之素餐。君子所不為。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甯使人浮於食。此以辭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葉氏夢。

得曰富貴賤以道得之皆所不辭君子有時而辭者所以教民順也古者以功詔祿以久奠食蓋食與祿異也食浮於人則為非義故君子留使人浮於食禮案此即大戴曾子制言所謂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故子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亂益亡也

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鄭注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貴

得無讓無至於亡孔疏所引詩者小雅角弓篇刺幽王之詩言小人在朝無良善之行其相怨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又受爵祿不肯相讓行惡至甚至於滅亡引之者證上每事預讓也方氏怒曰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

故觴酒豆肉以犯齒言之三命不齒席於東故衽席之上以犯貴言之族人不得以證觴酒豆肉之義孫氏

上以犯君言之禮以臥者為衽坐者為席合言之也郝氏懿行曰爵飲器也引此以證觴酒豆肉之義

希且曰觴酒盛酒於觴豆肉盛肉於豆謂庶肉載炙之屬也酒肉所以養老者宜美少者宜惡若卿飲酒義

云五十者二豆六十者三豆是也衽席謂享燕所設之席朝廷之位謂人君視朝卿大夫士所立之位也席位

朝位尊卑不同皆所以為君臣貴賤之別也禮案酒肉有美惡故讓而受惡衽席有上下故讓而坐朝廷之

位有貴賤故讓而就賤其實朝位有定安能讓而就賤此不過謂君子躬行禮讓無所不至而民猶有犯上作

亂之事然則不行禮讓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

君鄭注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方氏怒曰貴人而賤已則不驕先人而後已則不爭故民作讓書曰汝惟

不借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僭死而號無告鄭注言不

則於生存信詩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衍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

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僭死死者見僭其家之老弱號稱冤無所告無理也孔疏此明坊人僭

死謂生之事謂財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君上先與死者而後生者以此化民則民皆不僭死

也詩邶風燕燕篇衛莊姜送歸妾之詩言歸妾戴婚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寡人仁厚皆可以大事相付託

言民猶向僭棄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偷苟且言人既不苟且僭死則於生者不棄矣案襄十四

年左傳云衛獻公出奔使告宗廟以無罪夫人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若何無罪是無禮之事

與詩注不同者鄭志曰注記時執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凡注與詩不同皆倣此方氏怒曰利祿之所施不

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鄭注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

彼過洩。孔疏此一節論善則稱人。過則稱己之事。凡有二節。上經論與凡人。此經論臣於君。下經論子為親。各

引詩書以結成之。輔氏廣曰。善則稱人。與人為善之心也。過則稱己。自任以重之事也。聖人不過如是。大舜善

與人同。武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陸氏佃曰。履無咎言。以履易體。言雖無咎。要以禮也。苟非其禮。龜不敢知。禮

案此即論語所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所引詩衛風。氓之什也。履今詩作體。謂卦兆之體。蓋繇辭也。

體無咎言者。斷章取義。言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

稱己。即詢及卜筮而繇辭必無凶咎也。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

龜正之。武王成之。鄭注度謀也。錫京。錫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錫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

錫京。惟龜能正其吉兆。築成於君。孔疏詩大雅。文王有聲。篤美武王之詩。言稽考於龜而卜者。惟是武王。謀居是

不足言矣。民讓善則亡怨。築成於君。輔氏廣曰。民不爭始之事也。又進則怨益亡。又進則民讓善。怨益亡則不爭

卜也。故引為讓善之證。禮案此即白虎通所謂聖人獨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

先視。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今詩惟並作維。度作宅。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

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是乎惟良顯哉。鄭注君陳蓋周公

篤在尚書。今亡。嘉善也。獻道也。於是乎惟良顯哉。美君之德。孔疏言爾有善謀善道。則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

行之於外。言此善謀善道。惟是我君之德。既推德於君。又嘆美云於乎是君。惟良善顯明哉。書序云周公既歿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似若蔡仲之命。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子也。方氏慤曰。作言作而起之也。葉氏夢得

曰。義之於君。臣其應則民作忠。忠者義之屬也。君臣在外。故以應則言屬。陸氏佃曰。臣良君顯。顯在下。以良故

顯也。不言明明自明也。據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禮案白虎通云。善稱君。過稱己。何法。法陰陽。子云善則稱親

共敘其生。陽名生。陰名終。臣有功歸功於君。何法。法歸明於君也。今書君並作后。女亦作爾。子云善則稱親

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鄭注

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

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孔疏武王云。我之克紂。非我武。惟我文考無罪。於天。惟天所助。若紂克於我。

非我文考有罪。惟我小子無良。善之德。故致敗也。今大誓無此章。鄭不見古文。尚書漢時別有尚書逸篇。四月

大子發。上祭於畢。以下三篇之事。鄭謂篇中有此經之語。但其事散亡。葉氏夢得曰。仁之於父子。其應則民作

孝。孝者仁之本也。父子在內。故以應則言本。禮案此即大戴曾子立孝。所言不可入。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

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今書紂並作受。時紂未死。焉得稱諡。此記禮亡誤也。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

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讜。鄭注：弛猶棄也。過不以子已善，馭親之過。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已喪之時也。讜當為慍，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孔疏：此一節廣明為孝之道。以坊其民，民猶有亡孝之事。弛其親之過，謂親有過失，孝子不記在心。尚書說命篇：論高宗之事，高宗在父喪三年之內，不言政教。服畢之後，言論政教，天下皆歡樂也。案其惟不言之文，在尚書說命篇。言乃讜，在無逸篇。鄭不見古文，尚書謂是。高宗之後，言論政教，故云名篇在尚書。方氏怒曰：子為父隱，所謂弛其過也。善則稱親，所謂敬其美也。葉氏夢得曰：三年無改，以終其愛。三年不言，以思其孝。然書言乃雍，此言乃讜。讜則樂之至也。雍則和之至也。方氏苞曰：弛者，使其過有所解，而人不忍攻。榘蟲之義也。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則鯀之過弛矣。禮案：集韻：弛，改易也。孝經云：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大戴曾子本孝曰：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夫三年不改，雖終身可矣。非至德，其孰能與於斯。高宗之訓，尚書大傳有其篇。而無此文。今書無之。說命作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無逸作三年不言，其惟不。子曰：從命，言乃雍。而此所引曰：年不曰祀，乃無逸文也。爾雅釋天：商曰祀，周曰季。疏謂：并引說命，非也。子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鄭注：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論語曰：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也。陸氏佃曰：孝子無乏之時。方氏怒曰：莊子曰：父母於子，東南西北，惟命之從。所謂從命也。事父母，能竭其力，所謂勞也。陸氏佃曰：孝子不匱，自其大者觀之。老子所謂：既以與人，已愈多是也。故曰：類考：叔可謂純孝矣。愛其母，施及莊公。禮案：曾子立孝曰：君子之孝，子云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懈。惟欣忠信，谷故不生。可謂孝矣。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瘵。鄭注：睦，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寬裕貌也。交猶更，瘵，病也。孔疏：言親睦於父母之黨，乃得為孝。故君子因此親睦之道，以會聚宗族，為燕食之禮。詩小雅：角弓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不親宗族，故父兄刺之。言此有德之人，善於兄弟，故綽綽然寬裕，不令言小人不善兄弟，交相為病。害馬氏晞孟曰：秦康公送晉文公，至於渭陽，贈之以車乘，瓊琚玉珮，言其愛之無已也。此為睦於父母之黨。輔氏廣曰：因孝以睦父母之黨，因睦以合遠近之族。未能孝於其親，安能睦其黨乎。故曰：可謂孝矣。義疏云：父之黨，四母之黨，三皆父母之所愛也。睦之則父母之心悅，故可為孝。禮案：內則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則是睦於父母之黨，固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鄭注：父之執，與父執志孝道之所當然者矣。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鄭注：父之執，與父執志於車差遠也。謂今與已位等。孔疏：以父之執，不得衣其衣，以衣在身，車比衣稍遠，故可以乘其車。車知與已位等者，若尊卑懸絕，非執友不可傳通車馬。故知是父之執也。方氏怒曰：衣於身，最密，前經言君與異

姓同車不同服亦以是而已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執猶如此則孝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以廣孝也陸氏仙曰拘者以衣不可衣車亦不可乘其肆者又或以為可乘則衣亦可衣唯君子為能如此孟子曰諱名不諱姓陳氏澣曰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義禮案車所同也衣所獨也故博同可乘父執之車也若衣其衣則嫌澣尊也內則云父母之杖履祇敬之勿敢近而况父執之耶其可服乎廣孝即曾子所謂又而能事父之朋友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鄭注辨別也輔氏廣曰養而不敬有之矣未有敬而不養者也是也

別乎孫氏希且曰何以辨者言何以別於小人也禮案故會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鄭注同位尊卑等為其相斲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斲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厥祖此則因君見父方氏怒曰此言父子不同位曲禮言父子不同位謂生不共席死殊昭穆然則祖可同也引書雖不同其所以辨尊卑之義則一而已姚氏際恆曰父子不同位謂生不共席死殊昭穆然則祖可同也引書立孝曰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是也今書作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

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嘆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鄭注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儒其孺子之心嘆謂有憂戚之聲也方氏怒曰父母在不稱老與曲禮恆言不稱老同義孝所以愛親慈所以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簿於親故也說樂之者戲也感傷之者嘆也閨門之內欲其和而已故戲而自善則稱親至戲而不嘆皆父子不事郝氏懿行曰不稱老非但不自稱也雖稱他人猶為嫌老其親也故戲而嫌若感其親也戲如老菜子為孺子戲以娛親禮案不言慈故大戴曾子立事曰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戲即曾子事父母云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又考經謂養則致其樂是也然此唯言在父母之側耳若閨門之內皆如此則從而家人子云長民者期廷敬老則民作孝鄭注長民謂天子諸侯也方氏怒曰敬老為略略婦子嘻嘻失家節矣

孝葉氏夢得曰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鄭注有尸有所尊事孔疏有尸有所尊事以祭禮有尸宗廟有主者民必知孝於下禮案朝廷敬老即養老尚齒之禮

言示民示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葉氏夢得曰尸則斯須之敬也故祭祀則言尸主者庸敬也

故宗廟則言主。此特見於有事而已。若夫宗廟久而廢壞則修之。祭祀立尸以敬之。乃所以教民送終也。故曰追孝。程子灝曰。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禮案親在敬養。親歿則無所奉事矣。聖人恐其久而忘所生也。故設宗廟以安親之神。敬祀事以享親之魂。以為人子追養繼孝之道也。先王於生死之間。嚴為報本如此。而世尚有不事其親者。烏乎可勝言哉。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鄭注祭器簋豆。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享食也。盤孟之屬為燕器。非言不可以其簿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滅之是不敬。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此辭在既濟離下坎上。離為牛。坎為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囚。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詩言君子享燕。非專為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孔疏前經坊民以為之道。此經教民以為敬行義之事。非薄也。言君子不以貧窶非薄廢禮。不行沒過也。不可以財物豐多。華美其事。沒過於禮。東鄰謂紂國中奢慢。雖殺牛以祭。不如西鄰文王國中禴祭。但殺豕而已。以其祭物豐多。華美其事。沒過於禮。東鄰謂紂國中奢慢。雖殺牛也。合於禮儀。君臣上下盡醉以酒。至於祭之本。觀十倫之義。盡飽於德。葉氏夢得曰。祭器所以事神。非同於所祀也。致敬於賓客則用之。亦所以神事之也。故大享諸侯。同於禮。五帝少之為貴。以其內心也。故不以非廢禮。多之為貴。以其外心也。故不以美沒禮。方氏怒曰。祭其所以敬。而食與此同意。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故饑者不食。嗟來乞人不屑。就與凡食。而飽於季氏。不食肉而殮。前漢敘傳云。東虜而殮仁兮。應忘義禮。案苟無禮。雖美不食。故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於季氏。不食肉而殮。前漢敘傳云。東虜而殮仁兮。應氏即曰。東虜無禮。雖然。美不食。祭引易詩書。大抵斷章取義。東鄰西鄰之說。即易前漢敘傳云。東虜而殮仁兮。應不過申君子無禮。雖美不食。祭引易詩書。大抵斷章取義。東鄰西鄰之說。即易前漢敘傳云。東虜而殮仁兮。應雖不具。而禮敬無缺。則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室。澄酒在下。示不淫也。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鄭注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淫猶貪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因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荐俎。親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孔疏此明祭祀恭敬之義。使禮儀各得其所。戒謂散齊。齊謂致齊也。承謂承奉一

人尊之為尸也。禮齊醑澄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尊上者得酒多。尊下者得酒少。是示民有上下也。因其祭祀之酒肉於祭祀之下。聚其宗族。昭穆相獻酬。教民相親睦也。沈重之祭。祀之時。在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堂下之人。觀看堂上之人。以為則。言上下內外。更相做法。詩小雅楚茨篇。刺幽王之詩。言右之祭祀。禮儀盡合其法度。笑語盡合其節制。澄酒謂澄齊也。以其清於醑。齊故云。清酒也。以此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為澄齊也。禮運云。定酒在室。禮酒在戶。黍醑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為沈齊。酒為三酒。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味厚。美故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故云。過之者。趨走也。葉氏夢得曰。詔祝升首。皆在室。故堂上觀乎室。奠定醑尸。皆在堂。故堂下觀乎上。禮案。尊事尸之禮。所謂因。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嚴以教敬也。陸宗族之道。所謂因親以敬愛也。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偯也。注鄭

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為堂。既葬哀而哭踊。於是弔之。孔疏此一節。明送喪漸遠。弔哭有節。示民不偯之事。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登是賓禮。每途以讓。方氏慤曰。自浴於中雷而下。皆喪禮。示遠之事。已見棺弓解。吊於壙。即棺弓所謂。既封而弔也。弔於家。即所謂。反哭升堂而弔是也。所弔雖異。所以不偯死之意。則一輔氏廣曰。賓自外而入。故每進以讓。喪自內而出。故每加以遠。方氏苞曰。喪禮每加以遠者。取其愈遠而哀遂亡。故每加設禮節。以為之紀也。自浴於中雷。至葬於墓。每節皆有哭泣辟踊。祭弔之禮。所以示遠而不可怠也。故卒哭之弔。宜於家。正為民之卒事。不嫌於過厚耳。舊說以棺弓即遠之義。詰似不可通。禮案每加若小斂之衣。多於襲。大斂之衣。又多於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藨而小斂。又擲厚於棺。奠則始死。禮簡而後漸完備之屬。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藨而不葬者。鄭注周於送死。猶備孔疏上既云。殷周弔節不同。孔子明言所從之事。故更言子云。言死是民之家。乃後始吊。送死殷勤。是情禮備具。故云。地從周也。輔氏廣曰。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周人尚文。而送死尤備。故孔子從周。趙氏沅曰。諸侯猶有藨而不葬者。謂不成喪也。周末文繁。禮備。葬或有缺。則不敢以葬。期告諸侯。故不書葬。非皆由魯不葬。苟其國葬不以禮。而不以葬。期來告。亦無由往會之耳。禮案。諸侯葬而不葬者。若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虫出於戶。十二月斂。至次年八月葬。其死與葬距十月。是葬不以禮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設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鄭注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

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易年而卓子殺矣。弑父不子之甚。孔疏此明民追孝於親。諸侯未終喪之前不得稱君。示民不爭之事。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者。謂既葬反哭之時。孝子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受位之處。不敢在東方。以即父位。示民追孝之心也。未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稱君。所以然者。示民不令父子相爭也。案傳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是年稱君。方氏怒曰。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而居其位。故曰教民追孝也。未終喪。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葉氏夢得曰。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家宰三年。則是君不言而冢宰攝之也。以其不言。故未終喪。止稱曰子。孫氏希且曰。居喪不禮。升降不由阼階。至反哭。猶然受弔之禮。皆在阼階下。惟反哭之弔。則在西階上。蓋西階之上。殯之所在。今上堂要不見孝子之哀。於是為甚。故不忍離其所。而於此受弔也。未沒喪。不稱君。謂史册所書也。以下文引春秋推之。常云未踰年。不稱君。記者之誤耳。禮案此子弑父。蓋謂諸侯也。諸侯之父。即君臣也。故可引春秋弑君之事。以證之也。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鄭注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為政也。卜其下二罔也。不疑。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身及財。皆常統於父母也。有猶專也。不敢有其室。臣亦統於君。車馬家物之重者。孔疏此明事君之道。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以恭敬之情。貳於其君。謂與尊者相敵也。國君之子。君在若謀仕官。似嫌為政之遲也。貳。謂副也。君有事不得親臨。故卜筮其子為君。而卜其辭。得稱君之貳某。告龜筮也。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為重服。民則疾君。不尊。今喪君三年。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葉氏夢得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忠孝弟順。其本一也。故有君不謀仕。而其喪君亦如父。為三年也。君則統於君者。弟順。其本一也。以子者。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私其財。以為饋獻。輔氏廣曰。有君則不謀仕。無君則三月可弔也。示民不貳。則忠孝無貳心。示民不疑。則君親無異事。禮案示民不貳。即上文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也。不敢有其身。私其財。故曲禮上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畚凶。以

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鄭注此禮謂所執之稔以見者也。辭讓也。情主利欲也。饋遺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

視猶不內也。易言必先種之乃得獲。若先菑此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祿之事。先歲曰菑。二歲曰

新田。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祿。不務其事。孔疏此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祿之事。先歲曰菑。二歲曰

是後祿也。若先用財而後行禮。民則化之。貪於財也。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己情。則有利欲。故民為爭。君

子於他人饋遺已者。已若疾病。不能見。其所饋之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易曰。菑。此云三歲曰菑。謂道之不行。雖食

其祿。猶不耕獲。割不菑。菑田。案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菑。三歲曰菑。此云三歲曰菑。謂道之不行。雖食

陽貨歸孔子豚。以弗能見者。故曰非其義。繁馬千駟。弗視也。夫禮豈可以一端言。若孟子由鄒之任。見季子由

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是亦饋者也。吳氏莘曰。今易无妄之辭。曰。不耕穫。不菑畝。則利有攸往。不言凶也。義疏云

案鄭注。或作禮之先辭。而後幣。帛。今以下文攷之。甚。蓋辭者。行禮之辭。如辭曰。餽。辭曰。聞。戒。有所處。則饋

也。若無辭。而以幣帛來。是貨之也。禮案相見。而無禮讓之辭。則直情徑行。或不相下。必啓爭端也。不欲見所饋

之人。必其人之不可友也。不視其物。所以示却之之意。若視而不納。嫌於鄙。其物之不腆也。孔疏詩小雅云。菑

者。災也。災殺其草木也。詩話曰。一歲為菑。始反草也。二歲為菑。漸和柔也。引易以喻人之不事其事。而黨其祿

焉。可得哉。此亦斷章取義。以非易本旨。故記者衍凶字。以足其義。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

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

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鄭注。君子不與民爭利也。詩言穰者之遺餘。拮拾。所以為利。食

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不無故殺之。對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非蓄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非

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若則乘之。并取之。是盡利也。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

非。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那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民。我願與女同死矣。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

不棄也。孔疏此明貴義輕利。以坊民之事。言君子不盡竭其力。當以餘利遺與民也。詩小雅曰。故舊無大故。則

詩。言幽王無道。矜寡不能自存。故陳明王之時。陰陽和調。田稼既多。穫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

穧。束與寡婦。拾以爲利。證以利遺民也。人君食四時之珍。不更用力。務求珍羞。不坐羊。坐犬者。皆謂不斂其

利。以厚己也。詩。邠風。簞婦人怨夫棄已。言采葑。非無以下體。莖之惡。并棄其葉。取妻無以花。落色衰。并

棄其夫。婦之禮。如此。則道德音聲。無相乖違。則可無汝同。至於死。此記者。引詩。斷章。為義。凡有二意。一則言根

莖雖美。不可并取。是不盡利也。一則據其根惡。無得并棄其葉。不求備也。案爾雅。釋草云。仕則不稼。者。仕而受祿。

謂葑。莖。蔓菁。釋草云。非蔥菜。郭云。非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孫氏希旦曰。仕則不稼。者。仕而受祿。

則不得復稼穡也。田則不漁者。田獵取禽。則不得復漁。故魯隱公矢魚。臧僖伯諫之。禮案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故民以爲小也。引詩證聖王發政地仁。必先焚獨寡。婦無事耕種。故當收穫之際。而競以禾稼遺之也。君子祿足以代耕。故不得復事稼穡。獵取禽獸之利者。亦不得復事網罟。食四時之膳者。則不得力徵珍異。皆所以節一己之欲。以遺利於下民也。玉藻曰。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蓋祭祀之殺牲。皆掃毛。故其皮不可用於坐褥。不坐皮乃成。以平居不可妄殺也。考王氏象晉蔬譜。蔓菁一名蕪菁。又名葑。卽今之諸葛菜。其美在根。說文非笏也。唐韻笏土瓜也。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執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鄭注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治其田。孔疏自此以下。終於篇末。總坊男女奔淫之事。夫婦重慎之義也。此明男女非媒不交。非幣不相見。言禮者坊民所貪欲之事。知非直是坊民淫。而云貪者。以文云所淫。稱所是所貪也。若其淫。則當云坊民淫。不須身以也。章明民之男女。令相分別。使民無色欲之嫌疑。以爲民之綱紀也。自獻其身。謂民之女人。猶有自進其身。以求男者。也。詩齊風南山篇。刺襄公與妹姜姦淫之事。方氏慤曰。恐民之或淫。故禮坊之。使有限。恐民之無別。故禮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下之情。無可嫌者。足以爲之紀矣。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非謂是與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自獻其身。則無俟乎媒幣矣。陳氏澹曰。以此坊民。至自獻其身。當在必告父母。下。愈氏慤曰。案毛詩作衝從其畝。故傳曰。衡獵之。從獵之。釋文引韓詩作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其說亦與毛同。禮案衡同橫。從直也。詩傳訓是當從之。夫禮嚴外內之坊。故民鮮淫亂。禮章男女之別。故民知自慎。自獻其身。謂淫奔者也。若詩鄭風之邶。迨相遇與子偕臧者。又焉有父母之命。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媒妁之言哉。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

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鄭注厚猶遠也。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衆物也。士庶之妾。恆凡庸。有不知其姓者。吳

薨。孟子蓋其且字。孔疏此一節。坊民取同姓。爲妻之事。買妾不可盡知其所生本姓。但春秋經文不載其事。其春秋取之。依春秋例。此吳女亦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魯則諱其姬姓。而不稱夫人。但春秋經文不載其事。其春秋諱取同姓而書卒。左氏則以不成喪。故稱卒也。若既笄而字。當云伯叔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知且字也。

孫氏希旦曰。此所引蓋魯史之舊文。而孔子已刪之者也。禮案取妻不取同姓。與買妾不知其姓則。子云禮卜之。並見曲禮上。吳孟子蓋與之庶長女也。禮緯云。嫡長曰伯庶長曰孟。子者尊之稱。或其字也。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鄭注交爵謂相獻酢。陽侯

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大享享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媿。孔疏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集也。會唯祭之時。乃得交爵。故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也。大享之時。夫與君同享於賓。繆侯及夫人。共出享賓。陽侯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反篡其國而自立。故大享不使夫人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之前。夫人出享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此云非祭男女不交爵者。謂侯伯子男及鄉大夫

士祭乃交爵。若王與上公。及上公自相享時。后與夫人亦男女交爵。與裸同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王禮再裸而酢是也。孫氏希旦曰。陽繆疑二國名。淮南子繆作蓼。侯享陽侯。陽侯說其夫人。遂滅其國而竊之。蓋若楚文王之取息媯然也。王氏引之曰。閔二年春秋。齊人遷陽。杜注云。陽國名。則古有陽國。郭氏嵩燾曰。姓氏書謂召康公之後。為陽伯。注云。同姓。則與經旨不合。禮案逸周書史記解。有陽氏之君。又高注。淮南記論訓云。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秦陶之後。倭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享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記禮所由廢也。又盛氏弘之。荊州記曰。湖陽縣春秋蓼國。廣雅大

波之神曰陽侯。博物志云。昔陽國侯溺水。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因為大海之神。則陽繆二國。古有之也。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鄭注有見謂一節更申明男女相遠。又坊

人同姓淫泆之事。陸氏佃曰。厚別仁也。避遠義也。且言君子。君子見微者也。輔氏廣曰。既避之又遠之。以色大欲。當謹坊也。色厚於德。言好色厚於好德也。徐氏師曾曰。以避遠者。避嫌故遠之也。朋友之交。以下謂凡朋友皆然。不止謂寡婦之子也。禮案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已見曲禮上。禮嫂叔不通問。而子云好德如

况朋友之妻乎。其夫不在。則不入其門者。不與朋友之妻通問也。厚重也。言好色重於好德。而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

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鄭注此句似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與色之甚。而薄於德也。不下漁色。謂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為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篋。其無篋。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借之。女子不十年而出也。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遠別。不夜哭。嫌思人道。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

已亂族犯非妃匹也。孔疏此一節更申明男女相遠。又坊人同姓淫泆之事。諸侯當取。不當下。向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若下取國中。似漁人之求魚。無所擇也。御者之禮。在婦人之右。進左手在前也。婦人疾不問其疾。如媚也。方氏怒曰。婦人疾。問其安否。不問其疾。所在也。凡此皆以遠嫌而已。餘並見曲禮。解。陸氏曰。所謂如好好色。鄭氏謂此句似不足。誤矣。論語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則古之人好德如好色者。蓋有之矣。諸侯不下漁色。釣於他國。不可也。宋三世內娶。春秋譏焉。孫氏希旦曰。禮案國君而取於國中。則網羅殊色。靡有子誠也。婦人之疾。或有不可以語人者。故不問之。亦為其相襲故也。禮案國君而取於國中。則網羅殊色。靡有子遺矣。禮使取於他國。則不能任意選擇。所以節其欲也。葬婦不夜哭。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故。棺下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母。為外舅。妻之舅。也。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孔疏親迎之時。壻見於婦之父母。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父授壻。壻恐事之違也。王念孫曰。承奉女子。以父授壻。壻恐事之違也。親以女授壻也。成氏伯輿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方氏怒曰。昏禮。父母戒女。毋違命。毋違宮事。故曰恐事之違也。不至謂違婦事。而有不至也。王氏念孫曰。承奉女子。以父授壻也。孫氏希旦曰。親迎之禮。壻與主人揖讓升堂。再拜奠雁。母立於房戶之外。西南面。是見於舅姑也。女出房。父西面戒之。母南面戒之。壻降出。婦從。是承子以授壻也。義疏云。此上十六章。皆記男女之坊也。坊。記也。而此云舅姑承子以授壻。又焉能縱其女不至。隨夫而歸乎。必若士昏禮所云。若不親迎者。客或有之也。隨。然而此云舅姑承子以授壻。又焉能縱其女不至。隨夫而歸乎。必若士昏禮所云。若不親迎者。客或有之也。

禮記通釋卷六十五



禮記通釋卷六十六

玉環戴禮

中庸第三十一

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呂氏大臨曰。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受之言。以著於篇。故此書之論。皆聖人之緒言。入德之大要也。禮案篇中庸德廉行之說。則庸當從鄭注訓常為是。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候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鄭注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修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傲之。是曰教。道猶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道必肆。盡其情也。若有佔聽之者。是為顯見。甚於衆人之所為之。孔疏此節明中庸之德。必修道而行。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若天之付命。有剛柔好惡。或在仁義禮智信。是天性自然。故云天命謂之性。道者通物之名。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是之曰道。人君在上。修行此道。以教於下。是修道之謂教也。道者通性之名。猶如道路。人行於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邪僻之行。亦非善道也。君子行道。先慮其微。恆常戒於其所不睹之處。不猶如須臾離也。可離非道。路之所由。猶如凶惡邪僻之行。亦非處。恐懼可知也。莫無也。罪過愆失。無見於幽隱之處。無顯露於細微之所。故雖獨居。能謹守道也。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時是性。動時是情。徐氏幹曰。人性之獨居。能謹守道也。存乎幽微。人之情。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微。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蕭蕭兔置。施於中林。獨之謂也。禮案天命之謂性。即易繫辭云。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謂之天命者。以人性之有良。知良能。天所賦也。謂性。即易繫辭云。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君子儆獨。即荀子修身篇謂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是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鄭注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孔疏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淡然虛靜。心無所慮。而當於理。故謂之中。喜怒哀樂。雖復動發。皆中節。猶如鹽梅。相得性行。和諧。故謂之和。情慾未發。是人性初本。故曰天下

之大本也。情欲雖發。而能和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天下之達道也。言人君所能致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萬物得其養育焉。游氏酢曰。極中和之理。則天地之覆載。四時之化育。在我而

已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然則三公所以贊理陰陽者。豈有資於外哉。亦盡吾喜怒哀樂之性而已。真氏德
 秀曰。致中致和。自然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如箕子洪範所謂。肅又聖哲謀。而兩暘煥寒風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
 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諸福百物莫不畢至。皆是此理。禮案中者。性之不偏也。和者情
 之不流也。中和禮樂之極。故能贊天地之化育。逸周書度訓解曰。衆非和不衆。和非不立。中非禮不愼。禮非
 樂不履。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忘憚也。鄭注
 也。用中為常通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然亦自以為中庸也。孔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時節其中也。
 小人之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以為常。故云。君子中庸。小人則不用中為常。是反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
 之行。君子之用人。以中為常。故云。君子中庸。小人則不用中為常。是反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又
 為中庸。容貌為君子。心行為常。故云。君子中庸。小人則不用中為常。是反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又
 不戒慎。恐懼也。郝氏懿行曰。君子小人。亦以合為中庸也。毛氏奇齡曰。惟君子時得中。不須與離也。小人無忌憚。
 君子亦有貌惡。小人亦有色莊。非所據也。禮案釋文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反中庸也。夫小人惟無忌憚。故反中庸。則記文之有反字。明矣。宜據補。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鄭注。鮮罕也。言中庸為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之。呂氏大臨曰。人莫不能中庸。鮮能久而已。久則為賢人。寡能久行。其
 中庸之德。至極美。故人罕能久行之。呂氏大臨曰。人莫不能中庸。鮮能久而已。久則為賢人。寡能久行。其
 氏懿行曰。久矣。言非一日。稱民鮮能及之。縱能及之。亦不能久也。禮案。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
 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鄭注。罕知其味。謂愚者
 使道不行。唯禮能行之中。孔疏。此覆說人寡能行中庸之事。我知其道之不行。所由故云。我知之矣。言道之
 行。為易。故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說人寡能行中庸之事。我知其道之不行。所由故云。我知之矣。言道之
 不肖。勝於愚也。飲食易也。知味難也。猶人知之者。易行之者。難。案。異義云。張華辨。鮮師曠。別。薪。荷。朗。食。雞。知。棲
 牢。露。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晉。書。文。也。方。氏。怒。曰。學。記。雖。有。嘉。肴。非。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此以味況知道宜矣。楊氏時曰。極高明而不知中庸。為至。則道不行。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說人寡能行中庸之事。我知其道之
 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也。夫道不為堯桀而存亡。雖不行。不明於天下。常有若也。人日用而不知。猶不道問學。則
 食而鮮知味也。郝氏懿行曰。不明。所以不至者。由賢知者窮。高極遠。則忽於中庸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說人寡能行中庸之事。我知其道之
 案中庸之道。守正有恆而已。而人之所以不至者。由賢知者窮。高極遠。則忽於中庸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說人寡能行中庸之事。我知其道之
 又焉能操之無失。飲食喻人之出入。莫不以不至者。由賢知者窮。高極遠。則忽於中庸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說人寡能行中庸之事。我知其道之
 由乎斯道。鮮能知味。謂達其理者少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鄭注。哀。閔。無。明。君。教。之。孔。疏。夫。子。道。不。復。行。也。不

禮案重云道不。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行。深慨之也。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鄭注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又察而行之也。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
又能察於近言。即是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充也。孔疏此明舜能先察邇言。而後至於中。庸也。愚者既能包容大道。
能行之。以其德化。如此。故號之為舜。案論法云。受禪成功曰舜。又云。仁義盛明曰舜。呂氏大臨曰。舜之知所以
為大者。樂取於人。以為善。而己好問。而號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
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已。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省以能執兩端。不失中
也。禮案好問則明。好察則知也。邇言左右便嬖之言也。不蔽於左右。便嬖之言。斯明所以為大知也。與。子曰。人
矣。鄭注禮運云。隱猶去也。揚舉也。兩端即去惡舉善。允執厥中。以臨天下。斯舜之所以為大知也。與。子曰。人
皆曰。予知。驪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鄭注予我
自謂有知。人使之入罟。不知辟也。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又無恆。孔疏此明無知之人。行
中。庸之事。皆自謂我有知也。罟。網也。獲。謂祚。罟。謂坑也。豎。鋒刃於中。以陷獸也。言禽獸被人
所驅。納於罟獲陷阱之中。而不知避也。遠。謂市。人。為嗜欲所驅。罪陷之中。而不知避也。小人自謂選擇中庸。
而心行亦非中庸。假令偶有中庸。亦不能期月守之也。楊氏時曰。用知必至於陷阱。險。是自驅而納諸罟
獲陷阱之中也。射利而甘心於物役。以自投於苟賤。非所謂知而不去者。則其為知也。及所以為愚者。不能以
期月守。則勢利得以奪之也。擇乎中庸。而不能於期月守。非所謂知而不去者。則其為知也。及所以為愚者。不能以
及也。禮案人苟為利欲所誘。則失其中庸之德。甚或為姦。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夫之矣。鄭注拳拳。奉持之貌。孔疏此一善事。則形貌拳拳。然奉持之。膺。謂胸。膺。言顏子之就善也。陸氏佃
失。王氏安石曰。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在易言顏子之去惡。在中庸言顏子之就善也。陸氏佃
曰。舜言知。回言仁。其曰。回之為人也。以此。拳言握持之固。膺言服念在前。是其所以弗失也。禮案服膺。如詩周
南。寤寐思服。之。服。拳拳服膺。謂時服善於胸中。則物。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欲不能欲也。荀子修身曰。見善修然。必以自存是也。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鄭注言中庸。為之難。孔疏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也。言白刃雖利。尚可履蹈而行
之。難也。呂氏大臨曰。均之。為言平治也。周官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平治天下。國家知者。之所能也。讓千乘
之。國。辭。萬鍾之。祿。廉者。之所能也。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者。世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

中庸者世之所謂易然非聖人其孰能之唯其以的易故以為不足學而不察以為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
 以不行也禮案中庸者恆德也故高險者可及而悠久者不易也夫德久則聖聖則天矣易恆卦曰天地之道
 恆久而不已是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
 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利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
 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鄭注此抑女之強也流猶移也塞獨實也國有道不變以趨時中
 庸之道亦兼中國之強子路問孔子美顏回能擇中庸言已南有強亦兼有中庸否夫子反問子路女今問何者
 之強為南方為北方為中國女所能之強也南方為荆揚之南其地多陰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人有無道
 加已亦不報為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氣褊急故人性剛猛恆好鬥爭以甲
 鎧為席寢宿其中至死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強梁者居之唯云南北不陰東西者鄭冲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
 東西俗同也故君子而不同強哉矯以下皆述中國之強不為南北之強故行充實志意強哉矯然若國
 形貌矯然中正獨立而不偏倚志意強哉矯形貌矯然若國有道守直不變德行充實志意強哉矯然若國
 之無道守善至死不改變志意破哉形貌矯然若國有道守直不變德行充實志意強哉矯然若國
 以德義之勇也倪氏思云衽衣襟也破哉形貌矯然若國有道守直不變德行充實志意強哉矯然若國
 十五年崩贈之難矣子路結纓而死而無終君子不厭驗矣國有道守直不變德行充實志意強哉矯然若國
 不變塞焉國無道矣衆人皆有始而無終君子不厭驗矣國有道守直不變德行充實志意強哉矯然若國
 道非南北之強所能與也禮案強猶勇也苟子榮辱云有小人節故曰至死不變焉此皆君子之勇而暴見小
 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子曰
 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唯聖者能之鄭注素讀為攻城攻其所備之備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俛誦以作後世名
 也弗為之矣取之也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級級行道不為時人之隱行不見知而不
 悔言隱者當如此也孔疏此一節論夫子雖隱遯之世亦行中庸又明中庸之道初則起於匹夫匹婦終則偏
 於天地素隱行怪謂無道之世身向幽隱之處應須靜默若行怪異之事求立功名使後世有所述焉我
 為之以其身雖隱遯而名欲彰也君子之人初既遵道循道無休已也若值時無道隱遯於世猶如人行於路
 半途而自休止也吾弗能如時人半途而止言汲汲行道無休已也若值時無道隱遯於世猶如人行於路
 人所知而無悔恨之心者非凡人所能唯聖者能然也朱子熹曰素案漢書當作素蓋字之誤也此其知雖足以
 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已止也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

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禮案。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即易乾卦云。龍德而隱者也。君子之道費而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遲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君子之道費而
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
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
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鄭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侷也。
之與言。匹夫匹婦思耳。亦可以其與有所知。可以其能有所行者。以其知行之極也。聖人有不能如此。舜好察
邇言。由此故與。憾恨也。天地之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焉。况於聖人。能盡備之乎。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
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聖人盡兼行。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
於地。則魚躍於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夫婦謂匹夫匹婦。兼行。所行。孔疏。言君子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
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天下之事。千端萬緒。或細小之事。雖夫婦之愚。偶然與知。其善惡。若道之
至極。如造化之理。雖聖人不知其所由。但知之易。行之難。故聖人有不能也。天地之大。無物不覆載。如冬寒夏
暑。人猶有怨恨之。是不可備也。莫能載。謂先王之德也。莫能破。謂事似秋毫。不可分破也。詩大雅旱麓篇。美文
王之詩。言聖人之德。上至於天。則鳶飛戾天。是翱翔所得。所至。於地。則魚躍於淵。是游泳所得。所言。聖德上下明
察。詩本。鳶飛戾天。喻惡人遠去。魚躍於淵。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有異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
言初立端緒。起於匹夫匹婦之所行。及其至極之時。明察於上下。天地。呂氏大臨曰。此以上論中。此以下
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用之廣也。隱微密也。費則常道。隱則至道。唯能進常道。乃所以為至道。天地之大。
亦有所不能。故人猶有憾。况聖人乎。此所以天下莫能載。愚不肖所常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此所謂天地之大。
能破。上乎天地。所不能。下至於愚不肖之所能。夫婦之能。至察乎天地。則常道盡矣。郭氏忠
孝曰。今夫積土成山。積水成淵。自其積之始。雖愚夫愚婦之所能。及其至也。草木禽獸。蛟龍魚鼈。之所生。烝
而為雲。氣降而為雨露。其神化妙用。變通百出。雖聖人亦所不能。錢氏大昕曰。費釋文。又作拂。古文費。拂
通。道拂。則身隱。即承上。遜世不悔之文。禮案。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故詩大雅。所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
邦。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
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鄭注。言道即不遠於人。人不
木。將以為柯。近以柯為尺寸之法。此法不遠人。人尚遠之。明為道不可以遠。言人有罪過。君子以人道治人。其
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能。遠猶去也。孔疏。此一節。明中庸之道。去人不遠。但行於已。則外能及物。言人

甚則可謂慤士矣。曾子制言云：君子行，必先人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位上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鄭注：素，皆讀為備。出其位也。自命謂所鄉也。險，謂危也。道，謂牽持之也。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易，猶其位也。向富貴之中，行道於富貴，謂不驕不淫也。向貧賤之中，行道於貧賤，謂不諂不諂也。若身處富貴，依我常正之性，不使富貴以陵人，若身處貧賤，則安之，宜令自樂，不援富貴也。若身處夷狄，不可乘也。夷狄，夷狄無禮義，當自正己而行，亦不得求於彼人，則彼人無怨已者。論語云：忠信，行篤敬，雖夷狄不可棄也。夷狄，夷狄無禮義，當自正己而行，亦居恆行險，難傾危之事。以微求榮幸，論語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莫約是也。呂氏大臨曰：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愛人，不親反其仁，所以不治反其知。此在下位，則罪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志，我素難，行乎患難，愛人，不親反其仁，所以不治反其知。此在下位，則罪所以不援上。不得則非其上也。所謂尤人者，也。倪氏思曰：素者，其舊所居也。三者皆然。郝氏懿行曰：素，本質也。假如生於富貴，是其素富貴也。或貧賤之士，逢時而得富貴，而其入富貴也。下三者皆然。郝氏懿行曰：素，本質也。假如生於位，猶易言素履矣。無怨，謂己無所怨，即自得之謂也。毛氏奇齡曰：夫子驪值患難，或弦歌，或微服，必求解免，然而子路慤見，便是願外。夫子告以固窮，便是得之謂也。章氏大來曰：素是平素，與見在相反。君子守常，正恐有覲然。一旦之事，若隨在易行，則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宜易妻矣。禮案：君子素其位，故曾子制言曰：君子不貴與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與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與道者，與富貴吾恐其不貴也。無道入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無愆於仁。知我無欣於賤，無憚於不聞。布衣不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夫諸正鵠，反求諸其身。鄭注：反求，於其身也。似，以君子之道正之。謂賓射之侯，謂大射之侯。言射者失於正鵠，不責他人。反向自責其身。言君子失道於外，亦反自責於己。謂賓射之侯，謂大射之侯。言射者失於正鵠，不責他人。然後持弓失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射而失正，鵠者，未能審固也。知射者豈他求哉。反而求諸身體，以稱禮案射有似乎君子。故論語云：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反求諸其身，故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射求

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鄭注。自從也。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始也。漸。致之高遠。琴瑟聲。

道。自近者始。孔疏。卑。下也。行之以遠者。近之始。升之以高者。卑之始。不云近者。遠始。卑者。高始。但勤行其道。於身。然後能。被於物。而可謂之高遠耳。詩。小雅。棠棣篇。美文王之詩。記人引此者。言行道之法。自近始。猶如詩所云。欲和遠人。先和其妻子。兄弟和樂。且耽。是相好之甚也。宜善爾之室家。愛樂爾之妻帑。帑。子也。故甘誓云。子則斨戮汝。於人。則妻子為帑。於鳥。則鳥尾為帑。左傳云。以害鳥帑。是也。方氏慤曰。君子之道。自誠意正心。推而廣之。以至於天下。自可欲之善。積而進之。至於聖人。不可不知之神。伊尹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安氏光曰。常棣。本燕兄弟之詩。乃曰。妻子好合。蓋人之兄弟。初未嘗不知。良由娶婦。則外姓入家。爭長競短。為

人。夫子者。唯婦言是用。則兄弟始不和矣。故兄弟之翕者。必本於妻子之合焉。禮案。此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注。鄭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孔疏。此謂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室家。其和順矣乎。言中庸之道。先使室家和順。方能順於外。即上云。使室家順。遠施諸已。郭氏忠孝曰。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則化天下者。必始終順父母。禮案。順。即論語無違之謂也。蓋孝道多端。而約言之。則順而已矣。故有隱而無犯。恐逆其意。練而不逆。恐觸其怒。色不尚嚴。威儀格而貴乎。下氣怡色。養不嫌於巧。變嬉戲而貴乎能。致其樂也。子

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鄭注。體

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優之貌。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誠之不可揜。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孔疏。此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之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鬼神之道。生

養萬物。無不周徧。而有所遺。故天下之人。齊戒明潔。盛飾衣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言鬼神之形狀。人想象之也。思辭也。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人刺時。人祭祀。解倦。故云。神之來。至無形不可度。知恆須恭敬也。鬼神之狀。微昧而精靈。與人為吉凶。是從微之顯。不可揜。言神之來。至無形。降之以禍。如。此。夫語助也。此鬼神之微。昧而精靈。與人為吉凶。是從微之顯。不可揜。言神之來。至無形。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故知鬼神之體。與天地相。似。以能生萬物也。朱熹曰。鬼

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章。氏。大。來。曰。禮。運。列。於。鬼。神。凡。山。川。五。祀。祖。廟。皆。在。其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鄭注。體

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優之貌。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誠之不可揜。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孔疏。此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之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鬼神之道。生

養萬物。無不周徧。而有所遺。故天下之人。齊戒明潔。盛飾衣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言鬼神之形狀。人想象之也。思辭也。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人刺時。人祭祀。解倦。故云。神之來。至無形不可度。知恆須恭敬也。鬼神之狀。微昧而精靈。與人為吉凶。是從微之顯。不可揜。言神之來。至無形。降之以禍。如。此。夫語助也。此鬼神之微。昧而精靈。與人為吉凶。是從微之顯。不可揜。言神之來。至無形。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故知鬼神之體。與天地相。似。以能生萬物也。朱熹曰。鬼

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章。氏。大。來。曰。禮。運。列。於。鬼。神。凡。山。川。五。祀。祖。廟。皆。在。其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鄭注。體

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優之貌。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誠之不可揜。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孔疏。此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之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鬼神之道。生

養萬物。無不周徧。而有所遺。故天下之人。齊戒明潔。盛飾衣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言鬼神之形狀。人想象之也。思辭也。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人刺時。人祭祀。解倦。故云。神之來。至無形不可度。知恆須恭敬也。鬼神之狀。微昧而精靈。與人為吉凶。是從微之顯。不可揜。言神之來。至無形。降之以禍。如。此。夫語助也。此鬼神之微。昧而精靈。與人為吉凶。是從微之顯。不可揜。言神之來。至無形。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故知鬼神之體。與天地相。似。以能生萬物也。朱熹曰。鬼

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章。氏。大。來。曰。禮。運。列。於。鬼。神。凡。山。川。五。祀。祖。廟。皆。在。其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鄭注。體

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優之貌。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誠之不可揜。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孔疏。此明鬼神之道。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之相似。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鬼神之道。生

內。故以此祭祀二字統言之。若周禮以天神屬神。人鬼屬鬼。則稍有分別。禮案此言鬼神之德。只是言天地之德。蓋鬼神即陰陽。陰陽即天地也。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而禮樂非天地之情乎。易謙卦云。鬼神害盈而福謙。夫虧盈益謙。非天地之道乎。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當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祐命之。自天中之故。大德者必受命。鄭注。保安也。名。令聞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為之。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培。益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栽或為茲。覆敗也。憲。憲與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孔疏。此明中庸之德。故能富有天下。受天之命也。師說云。舜禪與禹。何言保者。此子孫承休篤言。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因其德大。能覆養天下。故必得其位。必得其壽。據舜言也。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言隨物質性而厚之。善者因其德大。能覆養天下。惡者因其毒。桀紂是也。故四凶黜而舜受禪。言道德自能豐殖。則天因而培益之。若無德自取傾危者。天亦因而覆敗之也。詩大雅嘉樂篇。美成王之詩。嘉善也。言成王憲憲然有令善之德。詩本文憲憲為顯顯。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官人。其德如此。故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為天子也。胡氏瑗曰。子孫保之者。武王下車而封舜之後。周公滿於陳。是子孫長保其福祿也。尊為天子。是必得其位也。胡氏瑗曰。子孫保之者。武王下車而封萬世而下。言帝王者。必稱堯舜。是必得其名也。舜年三十而登庸。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必得其壽也。宜民者。與庠序。務農桑。使男釋來。女不廢機。薄賦斂。節用度。若此之類。是宜於人者。內朝廷。外方國。自宰輔以至於百執事。自方伯連率。以至於邑宰里長。官皆得其人。人皆稱其職。若此之類。是宜於人也。禮案。今詩嘉作假。佑作右。舜為帝。一傳而止。疏謂子孫之為諸侯。曰保之。未免強為之說。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二句。疑從下文而衍。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夫大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鄭注。聖人以立法度為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今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與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

也。斯禮達績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死者。爵也。追王大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紉以上。至后稷。諸侯絕之。不為服。所不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三年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士庶人。則文王武王。聖德相承。王有天下。上能追尊大王。季。因明天子以下。及士庶人。葬祭之禮。文王季。為父。則下者。言天子所用兵。伐而勝之也。武王未受命。此美周公之德。謂武王。年而受命。平定天下。周公尊先公之禮。非直天子所行。乃下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等。無問尊卑。皆得尊祖。父。以己之祿。祭其先人也。父既為大夫。祭以士禮。貶其先人。而云尊之者。欲明己之祿。祀其先人也。大夫之尊。猶有期喪。為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得為期喪。還著大功之服。而云尊之者。大夫若天子。諸侯。旁期之喪。則不為服也。正統三年之喪。在天子。故通在三年之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云。穆后崩。天子壽卒。叔向云。以一歲而有三喪。然後娶。所以達乎天子。故通在三年之中。是旁親尊。同則不降。故喪服大功。章云。諸侯為姑姊妹。嫁於國。君者是也。唯父母之喪。無問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同。故云無貴賤一也。司馬氏光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蓋言武王取天下之易耳。豈得以孟津還師。為嫌。改易舊文。以衣為殷乎。禮大夫士皆三月而葬。已而其子升為大夫。受祿多。故祭以大夫。豈有因追王而改葬乎。毛氏奇齡曰。此豈是殯字。尚書康誥曰。殯戎。言滅大殷也。若戎。則與秦誓稱戎。商正同。禮案身不封。天下之顯名者。後世之言聖德。必稱文武是也。卜世三十。歷年八百。是子孫保之也。追王者。追為天子。而追封祖考為王也。注疏改葬之說。恐未必然。司馬氏之見。甚是。宣六年。左傳引周書。亦曰。殯戎。殷則鄭氏讀衣為殷。亦不為據。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宗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注。修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衣服也。設。之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序。猶次也。爵。謂公卿大夫士也。事。謂荐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鷄牲。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為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為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踐。猶升也。其者。其先

祖也。踐或為積。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示讀如真。諸河於之真。真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辨賢尊親。親。治國之要。孔疏。此論武王周公。上讀如真。諸河於之真。真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人謂先人。若文。王有志伐紂。武王行繼而承之。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也。文王有文德。為王基。而周公制禮。以贊述之。故洛誥云。考朕昭子。繼而承之。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也。文王有文德。為王基。而與穆齒是也。序。爵者。序。謂。次。序。所。供。祭。祀。之。事。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旅。衆。也。辨。貴。賤。也。序。事。者。事。謂。養。序。謂。次。序。所。供。祭。祀。之。事。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是。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旅。衆。也。辨。貴。賤。也。祭。末。飲。酒。之。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於。其。長。者。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為。上。賤。者。在。先。是。思。意。先。及。於。賤。者。也。燕。時。以。毛。髮。為。次。序。是。序。年。齒。也。踐。升。也。謂。孝。子。升。其。先。祖。之。位。行。祭。祀。之。禮。也。若。能。明。此。序。爵。辨。賢。尊。親。則。治。理。其。國。事。易。如。置。物。於。掌。中。也。呂。氏。大。臨。曰。宗。器。者。國。之。玉。鎮。大。寶。器。天。府。所。掌。者。也。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以。華。國。如。書。所。謂。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之。類。裳。衣。者。守。祧。所。掌。先。王。先。公。之。遺。衣。服。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也。時。食。者。四。時。之。物。如。籩。豆。之。若。四。詩。之。和。氣。是。也。游。氏。醉。曰。事。死。如。事。生。以。慎。終。者。言。之。事。亡。如。事。存。以。追。遠。者。言。之。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此。死。亡。之。辨。也。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享。帝。一。德。也。享。親。一。心。也。要。不。過。乎。物。而。已。其。於。慶。賞。刑。威。乎。何。有。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成。王。自。謂。予。冲。子。夙。夜。愆。祀。此。迓。衡。之。要。道。也。朱。子。熹。曰。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惑。案。說。道。是。也。示。讀。如。字。義。本。可。通。言。明。郊。社。禘。嘗。之。禮。則。治。國。之。要。道。也。朱。子。熹。曰。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惑。案。說。道。易。如。掌。上。觀。文。矣。速。賤。即。祭。統。有。卑。燁。胞。翟。闇。者。是。也。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鄭。注。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敏。猶。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矣。敏。或。為。謀。蒲。盧。螺。蟻。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裸。負。之。螟。蛉。桑。虫。也。蒲。盧。取。桑。虫。之。子。而。變。化。之。以。成。為。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虫。然。故。為。政。在。於。得。賢。人。也。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賢。人。也。讀。如。不。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在。下。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不。可。以。不。修。身。言。修。身。以。道。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府。佑。孔。疏。此。一。節。明。哀。公。問。政。於。孔。子。答。以。為。政。之。道。在。於。修。身。言。文。王。武。王。為。政。之。道。皆。布。列。於。方。簡。策。雖。在。方。策。其。事。久。遠。此。廣。陳。為。政。之。道。其。人。舉。猶。行。也。存。謂。道。德。存。在。也。若。得。其。人。道。德。存。在。則。能。興。行。政。教。其。人。若。亡。謂。道。德。滅。亡。不。能。興。行。政。教。若。位。無。賢。臣。存。謂。道。德。絕。為。人。君。當。勉。力。行。政。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地。既。無。心。云。勉。力。者。以。地。之。生。物。無。倦。似。若。人。勉。力。行。政。所。以。

達道博通物理謂之知。廣愛無私謂之心。果於行事謂之勇。無知則不能知事之是非。無仁則不能行。知無勇。非之行親。故謂之達德。人莫不中。有所利而行之。勉強者謂有不足。或者所畏。不得已而爲之也。禮案人莫不有心。倫之親。故謂之達德。人莫不中。有所利而行之。勉強者謂有不足。或者所畏。不得已而爲之也。禮案人莫不有心。勇也。皆天性所固有。故謂之達德。生子知上也。學知次也。困而下也。困而不學。斯感暗終其身而已矣。安而行之。好之者。也。利而行之。有所希冀。若子張之學。干祿是也。勉強而行之。若前漢董仲舒傳曰。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也。



禮記通釋卷六十七

玉環戴禮

中庸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鄭注言有知有仁有勇。乃知修身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此一節覆明前文。或學而知之。蓋能好學。無事不知。故云近乎知也。力行則前文或利而行之。以其勉力行善。故近乎仁也。知恥者。前文困而行之。及勉強而行之。以其知自羞恥。勤勉遇事不避危難。故近乎勇也。前經生而知之。不覆說者。以其生知自然。合聖故也。楊氏時曰。好學以致知。故近知。力成已之道。得其所為。故近仁。知恥則必思徒義。故近勇。三者入德之方。故知此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成已之道。得其所為。故近仁。知恥則必思徒義。故近勇。所以治人。則天下國家之本在是矣。侯氏仲良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禮案好學。則學不厭矣。力行。則行不倦矣。故論語子貢謂夫子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孟子云。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所以舍生取義。必有恥之士。又豈止近勇而已哉。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鄭注體猶接納也。人蕃國之諸侯也。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孔疏此夫子為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論九經之次目也。體謂接納言接納羣臣與之同體也。子謂子愛庶民也。來謂招來百工也。修身則道立者。此覆說行九經則致其功用也。謂修其身不惑。羣臣雖賤而君厚接納之。則賢人輔弼。故臨事不惑。所謀者善也。眩亦惑也。以恭敬大臣。任使分明。故於事不惑。羣臣雖賤而君厚接納之。則賢人輔弼。故臨事不惑。所謀者善也。眩亦也。子愛也。言愛民如此。則百姓勸勉。以事上也。百工與財用也。君若賞招來之。則百工皆自至。故國家財用豐足。遠謂蕃國之諸侯。四方則蕃國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懷安撫也。懷之則百工皆自至。故國家財用故天下畏之。司馬氏光曰。體者元首股肱義猶一體。柔遠人者。馭以寬仁。不強致也。敬大臣者。苟其人不足任。大臣之重。則勿真諸其位。既真諸位。而復疑之。舍大臣而與小臣謀。則譏慝並興。大臣解體矣。嘉善謂其不足任。服矜其不能。謂不責其驕慢。陳氏亮曰。九經為政。以德為本也。堯舜至治。身則道立有本也。尊賢則不惑。本固其要。即是以心達心。欲知其道。只是居敬行簡。故九經必自吾身而出。修身則道立有本也。尊賢則不惑。本固

也。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愛始達也。敬大臣則不眩。則民具爾瞻也。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上下交孚也。子庶民則百姓相勉於善也。來百工則財用足。經制有餘也。柔遠人則四方歸之。視猶父母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如臨師保也。朱子熹曰。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財用足。柔遠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未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政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禮案修身。尚書洪範。二五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容曰敬。賢曰洪。範五皇極。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親親即堯典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是也。敬大臣。若說命。爾交修予罔予棄。子惟克邁。乃訓是也。體羣臣。即益稷。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也。庶民。即大甲。先王子惠困窮。天祿永終是也。來百工。即堯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也。柔遠人。若大禹謨。帝乃誕敷文德。舞。齊明整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鄭注。同其好惡。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皆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之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謂正其衣冠。是修身之體也。尊其位。謂授以弓弩。以下上其食。孔疏。此說行之。以時。日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有親疏。恩親雖不同。恥必須等。以勉勵之。是勸親親也。官之盛者。當令任職事。好謂慶賞。惡謂誅罰。同姓臣懷德。故云。所以勸大臣也。既原謂飲食糧廩也。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月試。其所作之事。功多則廩厚。功少則餼薄。是所以勸百工也。諸侯國內有亂。則召討之。危弱則扶持之。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財賄盛服。所以外莊。所謂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故所以懷諸侯也。馬氏晞孟曰。齊明。所以內潔臨曰。遠者不柔。則邇者不可苟。柔遠能邇。此四方所以歸也。繼絕世者。無後者為之立後也。舉廢國者。已滅者復之也。禮案。嘉善謂有功德。則益以爵。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鄭注。一謂當豫也。跲。病也。疚。病也。人不能病。

字林云。踰。踰也。蹊謂行倒蹊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踰蹊也。困乏也。為事之時。先須豫前思定。則臨事不困。疾病也。為行之時。豫前思定。則行不疾病。行道之時。豫前謀定。則道無窮。而人不
能病害也。朱子熹曰。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矣。此九經文實也。豫素定也。凡事皆欲先立乎
誠。則言有物。而不蹊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疾矣。道有本。而不窮矣。愈氏樾曰。五經文字。俗禮作踰。
老子將欲踰之。釋文引顧注曰。踰。閉塞也。即俗字。言前定則不踰。謂言得流行。不有閉塞也。禮案先事豫籌。故
動無憤事。而寡悔也。思而後言。故口無擇言。而寡尤也。不困者。事成而無困難也。不疾者。言行之舉。無患害也。
不窮。謂道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

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鄭注

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君位。治民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言知善之為善。乃能行誠。孔疏此明為臣為人。皆
須誠信於身。然後可得之。事在下位。不得於君上之意。則不得居位以治民。獲乎上有道。若道德無信。著乎朋

友。則不得君上之意矣。信乎朋友有道。若親則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必須有道。反於己身。使
有至誠。若身不能至誠。則不能順乎親矣。誠身有道。若親則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必須有道。反於己身。使

親信朋友。得君上之意。始得居位治民也。胡氏瑗曰。必先得善。行則不能至誠乎身矣。言明善始能誠身。順

後聲譽聞達。可以取信於上。朋友未信。况可取信於君乎。聞門之內。其親且未能順。朋友肯信之乎。順親有道。然

當以至誠。自持其身。向者凡所為善。則親喜悅。所為不善。則親掩鼻。故不能以至誠。自持其身。向者。則不獲乎上。親
善惡。若誠於惡。則失所以誠身之道。當明於善。而固執之。然後親掩鼻。故不能以至誠。自持其身。向者。則不獲乎上。親

君蓋指君之貴臣也。孟子云。巨室之欲。一國之欲。是也。夫有巨室之責。則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
無權力。故民不從其令也。若不得於君心。則不能位矣。又何有治民之責也哉。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

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鄭注言誠而天性也。誠
之身說。有大至誠。孔疏此明至誠之道。天之性也。則人當學其至誠之性。是上天之道。不為而誠。不思而得。若

天。之性自然。信著四時。然人能勉力學。此至誠。不學則不得。故云人之道。覆說上天之道。不為而誠。不思而得。若

不勉。勤而自中。當於善。不思。虛而自固。得於善。從容不迫。而自中。當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也。由學而致

此至誠。謂賢人也。言選擇善事。而堅固執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誠也。朱子熹曰。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无妄。
不待思而從中。道則亦天之誠。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知未
能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無人道也。欲之私。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知未

下之事。固執心守仁。則形則神。神則能化。誠心行義。則理則明。明則誠。誠則能變。變無他事矣。唯仁之為守。唯
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則神。神則能化。誠心行義。則理則明。明則誠。誠則能變。變無他事矣。唯仁之為守。唯

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言而百姓期焉。夫學此常。以至其誠者也。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鄭注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

執之事。措置也。言有不至於能。不措置休廢。必待能之乃已也。以下諸事皆然。此一句覆上博學之也。弗知弗措。覆上審問之也。弗得弗措。覆上慎思之也。弗明弗措。覆上明辨之也。弗篤弗措。覆上篤行之也。人一能之。謂

他人性識聰敏。一學則能知之。已當加心精勤之。多恆百倍於他人。若決能百倍用功。識慮雖復愚弱。而必至明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晏氏光曰。博學。學之廣。欲其強記。審問者。問之詳。欲其多聞。所以外資諸人也。慎

思者。精思其意。旨明辨者。辨明其是非。所以內資諸己也。資諸人者。既致其廣大。資諸己者。又盡其精微。然後繼之以篤行之。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也。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而終於仁。以行之。揚子曰。學以治之。思以

精之。而卒於不倦。以終之。與此同意。禮案。非能弗知。弗得弗明。弗篤。而均不肯措之者。必求諸達而後已。勵忠如此。又焉有求而不獲者哉。此即曾子立事所謂。強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又文子續義。精誠

篤云。名可強立。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鄭注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功可強成是矣。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之性者。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

以成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孔疏此一經顯天性至誠。或學而能。兩者雖異。功用則相通。由天性至誠。而身有明德。此乃自然如此。故謂之性。由身聰明勉力學習。而致至誠。非由天性故云謂之教。

聖人天性至誠。則不能明其德。賢人由聰明勉學。乃致至誠。是誠則明明。明則能誠。優劣雖異。二者皆通。有至誠也。朱子熹曰。德無不實。明無不照。聖人之德。所性而有天道也。先明明。而後能誠。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

而入者。人道也。司馬氏光曰。率由誠心。而智識自明。此天授聖人之性也。由智識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誠心為善。此賢者修聖人之教也。所稟賦於天有殊。然苟能盡其誠心。則智識無不明矣。禮案。性者。莫若至誠。故舜性之是也。教若大戴禮。衛將軍文子。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鄭注盡性者。謂順性

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在王位。致大平。孔疏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唯謂一天下之內。至極誠信為聖人。與天地合故能盡其性。則能盡其人與萬物之性。故能贊助天地之化育。功

與天地相參。上云誠者。天之說。至誠之理。自神妙而來。化據化育人。使人之皆盡仁義禮智之性。如此則其道禮智之性。惟聖人能以至誠充之。如能盡其性。然後修其道。以教人。使人之皆盡仁義禮智之性。如此則其道

光破四表。格於上下。陰陽和。風雨時。鳥獸蕃滋。草木暢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萬物莫不遂其性。豈非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德參於天地哉。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禮案與天地參。即大戴禮。誥志所謂。天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作仁。地作富。人作治。是也。

誠為能化。鄭注。其功也。蓋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小。明著之顯微。而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則化。而性善也。孔疏。此明賢人習學而致至誠。故云。其次致曲。曲謂細小之事。言賢人致行。盡性於細小之事。能有至誠。至誠由學而來。故誠則人見其功。是誠則形也。初有小形。後乃大。而明著。故云。形則著也。著。故顯明。明能感動衆心。漸變惡為善。久遂至於惡人全化為善。改移舊俗矣。朱子熹曰。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化也。郭氏嵩廩曰。說文。因象器曲。受物之形。器以曲受物。段借為委曲字。凡事以為成。知之必悉。入之必深。致曲者。推極深微之辭也。專心致志。曲拆而求通。所以言曲。能有誠也。禮案。此即易繫辭所云。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成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鄭注。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也。禎祥妖孽。善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孔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言聖賢有至誠之行。天所不欺。可知前事。國家之將興。必先有嘉慶。如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是禎祥也。國家將亡。必有凶惡之萌兆。若魯國鸛鳴來巢。以為國之傷徵。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虫蝗之怪為孽。所以先知禎祥妖孽。見乎蓍龜卦兆。發動於龜之四體。豫來禍福。善不先知之。如神之微妙。故云。至誠如神也。呂氏大臨曰。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以游氏醉曰。一身之禍福。此人之所同見也。故至誠如神。知之實。則近考諸身。遠驗諸物。大有以知國家之興亡。小有以知一身之禍福。此人之所同見也。故至誠如神。如神云者。因人所見言之也。禮案。可以前知者。即易繫辭言。知幾其誠者自見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鄭注。言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有造藝所以自道達。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為德也。外內所須而合也。外內猶上下。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孔疏。此明已有至誠之德。則自成。就其身。若有道藝。則能自道達於己。與萬物為終始。若大人無至誠。則不能生萬物。

小人不能成物。物猶事也。無誠則不能成事。有至誠非但成己。又能成就外物。成己則仁道興立。成物則智力廣遠。五性仁義禮智信。皆猶至誠。而為德行。合於外內之道。外內猶上下。上謂天。下謂地。天體高明。故為外。地體博厚。閉藏故為內。是至誠合天地之道。成萬物之性。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也。朱子熹曰。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顧氏元常曰。外成物內成己也。禮案。渾天儀云。天體如鷄子。當天地小。天表裏有水。地各乘氣而立。則天固包圍於地。疏謂外內為天地。義本可通。但此外內似非指天地。當從顧說。不苟篤曰。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也。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化。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濟矣。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鄭注。微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微或為微。後言悠久。相似。可一言而盡。要在至誠。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也。博厚高明悠久。此言其著見成功也。孔疏言至誠之德。所用皆宜。無有止息。故能久遠。以其久行。故有微驗。悠長也。若事有微驗。可行長遠。無所不周。故養物博厚。則功業顯著。以其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行之長久。能成於物也。配地言與地同功。配天言與天同功也。疆窮也。言聖人之德行無窮也。不見所為。而功業章顯。不見動作。而萬物改變。無所施為。而道德成就。欲尋求所由。正由於至誠。是一言而盡也。至誠不貳。故能生殖衆物。不可測量也。朱子熹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久常於中也。微驗於外也。見猶示也。不章而章。以配地而言。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博厚高明。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也。禮案。不息。則可久。可久。則可大。易繫辭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無為而成。若大戴禮。王言謂。昔年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是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大之所以為天也。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鄭注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起為文。皆由行之積小致大。為至誠者。以如此乎。昭昭耿耿。小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成高大。是與孔疏此明聖人所以誠。亦從小至大。斯此也。言天初時。唯有此昭昭之多。小貌耳。地之初時。唯有一撮土之多。山之初時。多少。唯一盤石耳。水初時。多少。唯一勺耳。此以下皆言至誠不已。從小至大。然天之與地。造化之初。清濁二氣。體元初作。盤薄穹隆。非是以小至大。但山或壘石為高。水或衆流而聚為深。自微至著。因說聖人至誠之功。亦是從小至大。以天地山川假譬至誠。非實論也。詩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謂四時運行。所為教命。穆美也。於穆不已者。美之不休已也。蓋曰是孔子之言。記者引之也。說天之所以為天。在乎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亦周頌文王之詩。純謂不雜。顯謂光明。言文王德教。不有休已。與天同功。故曰純亦不已。朱子熹曰。此四條皆以發明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呂氏大臨曰。天之昭昭之多。而己。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己。山之巍巍。而己。水之洋洋。而己。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於聖。然所以於聖者。充其良心。德性純執。而後爾也。禮案說文。撮四圭也。一曰兩指撮也。華岳大華山也。五岳而獨舉。西岳以最高也。尚書大傳曰。山草木生焉。禽獸蕃焉。財用殖焉。山之寶藏。五金玉石之類。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鄭注育生也。其人而後行。言為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孔疏此明聖人之道高大。苟非至德。其道不成。洋洋謂道德充滿之貌。優優寬裕之貌。周禮有三百六十四官。言三百舉成數耳。儀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必待賢人。然後施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古語先有其文。故引證之。朱子熹曰。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威儀曲禮也。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至德謂其人。至道指於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安氏光曰。洋洋乎大者。聖人之道。優優其大者。天下之體。非有大道者。不能行其大禮。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謂待聖人而後行耳。禮案爾雅釋詁。洋洋多也。說文優饒洽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與荀子君道篇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

孰在後更習之。猶若思尋故食也。周氏諳曰。致廣大然後極高。盡精微然後極明。高明既極矣。而天下為難。故俯而道乎中庸。溫故者月無志其所能也。知新者日知其所以也。溫故而知新者學也。敦厚者言其美質也。始者禮也。禮案大戴禮。曾子立事曰。君子既學之。忠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夫既患其不習。則能溫故。患其無知。則能知新矣。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鄭注與謂起在位也。保安也。孔疏此明賢人學至誠之道。中庸之行。若國有道之時。免於禍害。詩大雅烝民篇。美宣王之詩。言宣王任用仲山甫。能顯明其事。且又哲知保全其已身。言中庸之人。亦能如此。故云其此之謂與。游氏醉曰。居上則舜之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故不驕。為下則孔子之乘田。委吏。各任其職而已。故不倍。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時措之宜也。豈干時犯分。以蹈大禍哉。楊氏時曰。國無道。以卷而懷之。然後其默足以容。此明哲保身之道。非遵養之有素。其何能爾乎。禮案孝經云。節謹度。滿而不溢。居上不驕。也。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為下不倍也。論語子謂南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容邦有道則知。言足以興也。邦無道。免於刑戮。默足以容也。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鄭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孔疏上經論。賢人明己不敢專。輒制作禮樂也。反古之道。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楊氏時曰。愚無德也。而好自用。賤無位也。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為。皆取裁之道。明哲不為也。樂案荀子修身篇曰。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也。論語云。其為人師也。小。有。才。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生。今。之。世。以。辨。辨。聲。也。舍。亂。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

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注此天下所共行。天子謂其時。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孔疏此論禮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論議禮之是非。不敢制法度。及國家宮室大小。高下。亦不得考成文章。書籍之名也。今天下。車同軌。覆上。不制。度。書。同。文。覆。上。不。考。制。造。法。度。及。國。家。宮。室。大。小。高。下。亦。不。得。考。成。文。章。議禮。當孔子時。禮壞樂崩。天子殊國異。而云此者。欲明已雖有德。身無其位。不敢造作禮樂。故極行而虛已。先說以自謙也。陳氏祥道曰。天子之於天下。以道揆者也。故禮必議之。而後頒。文必考之。而後達。夫然後朝信道。而無異禮。工信度。而無異文。此天下非以如道也。然而禮樂不達乎天下者。人也。今天下。車同軌。工非不信度也。書同文。史非不信書也。行同倫。朝非不信道也。然而禮樂不達乎天下者。

夫然後朝信道。而無異禮。工信度。而無異文。此天下非以如道也。然而禮樂不達乎天下者。人也。今天下。車同軌。工非不信度也。書同文。史非不信書也。行同倫。朝非不信道也。然而禮樂不達乎天下者。

索三重之說。周姚校注疏義長。今從之。夫道本諸身。信於民。上稽古聖。大配天地。極乎鬼神。昭垂後世者。只是一理。故論語云。吾道一以貫之。是以先聖後聖。其矩一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者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

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鄭注用其法度相思。若其將來也。射厭也。永長也。孔疏

也。若附近之。則不厭倦。言人愛之無已。詩周頌振鷺篇。言微子來朝。身有美德。在彼宋國之內。民無惡之。在此人無厭倦。故庶幾夙夜。以永終美譽。言君子欲蚤有名譽。會須如此。未嘗有不行如此。而蚤得有聲譽者也。朱子熹曰。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說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禮案望讀若詩小雅。萬民之仰望遠者。謂天下言為。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博。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

地之所以為大也。鄭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

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孔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

文王之法。度文王之德。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

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聖人制其

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博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儀

或作燾。孔疏此一章節。思申明夫子之德。配天地。育萬物。傷有聖德。無其位也。祖始也。言仲尼祖述始行。堯

舜之道也。憲法也。章明也。言夫子發明文武之德。上則述行天時。以與陰陽時。下則因襲諸侯之事。水土

所在。此子思贊揚聖祖修春秋。有川水之流。浸潤萌芽。若以天子此明德言之。則仁愛敦厚。化生萬物。與天

德化無異。若以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若以天子此明德言之。則仁愛敦厚。化生萬物。與天

所以為大。言夫子之德。比並天地。所以為大。不可測也。朱熹曰。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天地

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者。小德如川。流而不息也。大德敦化。而運之神。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

言天地之道。以明而相悖者。小德如川。流而不息也。大德敦化。而運之神。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

之謂教化。禮案朱說。是也。孔子之意。郭氏流。脉絡全明。而往不也。天德敦化。而運之神。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

中立極於天下。注疏以上律天子之德。行何莫非法。春秋似未足以盡之。建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

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鄭注言德不出政教。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蓋傷孔子有其德而無其命。溥博淵泉。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剛毅足以斷決事物也。溥博至配天。更弘性善。溫克和柔。足以包容也。發起也。執猶斷也。言孔子發起志意。堅強偏博。為所及廣遠。以其浸潤之澤。如似淵泉。溥大也。既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必以俟時而出。如天言似天。無不覆。濤如淵。言澤深如川。水之流。朱子熹曰。聰明容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充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如天有淵。言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舟車所至。以下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呂氏大臨曰。聰明容知。以有臨者。天之高明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者。地之博厚也。發強剛毅。齊莊中正者。乾坤之健順也。文理密察者。天地之經緯也。聖人成德。固萬物皆備。應於物而無窮矣。然其所見於外。人莫不敬。信而說。服。至於血氣之類。莫不尊親。非有深德。孰能配之。禮案。聰朋容知。則明無不燭。故足以敬身。文禮密察。則論制謹嚴。故足以辨別。而時出之。謂如時雨之降。恩施普也。溥博如天。以下即大戴禮。五帝德所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言不武。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與所而。莫不說。夷北至於幽州。南至於交趾。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祇勵。是也。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鄭注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者。肫肫讀如誨爾。肫肫之。肫肫。懇誠貌也。肫肫。或為純。純。其孰能知之。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春秋傳曰。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孔疏此又云。夫子無所偏倚。而仁德自然盛大也。普被於人。何有獨倚。近於一人。言不有偏頗也。仁謂施惠仁厚。又能肫肫。然懇誠行此仁厚爾。淵深水之貌。言夫子之德。淵淵然若水之深也。浩浩盛大。其若如天也。苟誠也。固堅固也。言帝誠不堅固。聰明容聖。通知曉。達天德者。其誰能識。

知夫子之德。朱子熹曰：經緯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
 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楊氏時曰：大經天理也。惇曲敷教。所以經綸之也。大本中也。建其有極。所以立之
 也。化育知也。窮神而後知之也。三者皆天也。故惟天下之至誠能之。非私知所能與也。有倚則人欲之。私非誠
 也。肫肫純全也。淵淵靜深也。浩浩廣大也。惟肫肫故能與天地同流。此道之至也。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禮
 案夫焉有所倚。即尚盡洪範所謂無偏無。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
 陵。尊王之義。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是也。道。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詩。云。潛
 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詩。云。潛
 顧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鄭注：言君子之途深遠難知。小也。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
 露見似小人也。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禮。猶簡而辨。直而溫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未察本
 探端知緒。世入德入聖人之德。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居其德亦甚明矣。疾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未
 不遇人。亦無損害於己志。孔疏：以前論夫子之德。雖隱居其德亦甚明矣。疾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未
 尚篤美。莊美之詩。言莊美初嫁。在塗衣錦。衣為其文之大著。尚著禪子。以覆錦衣。詩：本衣錦尚絀。此云尚
 者。斷絕詩文也。明君子謙退。惡其文之彰著。故引詩以結之。章明也。君子道深遠。初視不見。故曰：闇然。其後
 明著。故曰：章明也。若君子謙退。惡其文之彰著。故引詩以結之。章明也。君子道深遠。初視不見。故曰：闇然。其後
 故能入德。不媚悅於人。初似淡薄。久而愈敬。無惡於志。以其才藝淺近。後無所取。故曰：益亡也。君子之道。闇然。其後
 也。正直不遠。故修理也。欲之遠。必先適於近。乃後及遠。見目前之風。則知適所。從來處。初時所微之事。久乃租
 於顯明。微是初端。顯是從緒。言君子或探末而後知本。或賭本而後知末。君子雖微。終始皆好。故可以入聖人之德
 矣。詩：潛雖伏矣。小雅：正月。篤刺幽王。之詩。本以幽王無道。喻君子雖微。終始皆好。故可以入聖人之德
 猶如魚伏於水。亦被人探捕。記者斷章取義。言賢人君子。身雖藏。猶如魚伏於水。其道亦甚明。著不能免禍。害
 遇世內。自省於身。不有愆病。則亦不捐害於己志。言守志彌堅。固也。游氏醉曰：自此以下。皆言中庸之道。以誠
 為至也。君子用心於內。故疑於不日。章作德而休也。小人用心於外。故文而理。則作偽而拙也。楊氏時曰：淡
 疑於可厭。簡疑於不文。溫疑於不日。章作德而休也。小人用心於外。故文而理。則作偽而拙也。楊氏時曰：淡
 天下本諸身也。知風之自。乃必擇中。也。知微之顯。必慎其獨也。世之流風。皆有所自。清之隘。和之不恭。知其中庸
 此。則君子不由也。夫如是。乃可與入德矣。錢氏大昕曰：非古字。當作說文。日部的明也。禮案：闇然。不恭。知其中庸
 之道。故視之。若平易。而行之。不息。至德漸著。故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又論語云：吾日三省吾身。用力既久。
 喪。故曰：亡也。釋文：昭本又作炤。與詩同。曾子立事曰：君子的攻其惡。求其過。又論語云：吾日三省吾身。用力既久。
 而至於內省不疚。無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向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
 惡可攻。則聖德全矣。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向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鄭注：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德也。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於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大聲為嚴厲之色，以威我也。孔疏：此明君子之閒居，獨處不敢為非，故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德也。所不見乎？詩相在爾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意稱王朝小人，不敬鬼神，瞻視女在廟堂之中，猶尚不懼，是於屋漏之神，記者引之。斷章取義，言君子在室中，屋漏無人之處，猶愧懼於屋漏之神，言雖獨居，常能恭敬，是不失其君子之德。無問有人無人，恆能如是，故不動而民敬之。不言而信，詩之既太，無有爭訟之事，故無言也。引證君子不言而信，此與詩異也。言祭成湯之時，奏此大樂於宗廟之中，時既太平，無有爭訟之事，故無言也。引證君子不言而信，此與詩異也。言祭成湯之時，奏美文王之德，言其道顯著，故天下百辟皆侯，皆刑法之。詩子懷明德，大雅皇矣篇，美文王之詩，言天謂文王曰：「我歸就爾之明德，以文王不作音聲，以為幽隱之中者，難故君子之所不而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經曰：也。方氏慤曰：為善為顯明之中者，易為善於幽隱之中者，難故君子之所不而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經曰：戒慎其所不睹，與此同意，動而敬，言而信，賞而勸，怒而威，未矣。唯不動於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然後為至，怒必以鈇鉞為言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篤恭謂篤厚於恭也。不聲以色，言化民以德也。聲色非不可以化民，特以鈇鉞為言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篤恭謂篤厚於恭也。不聲以色，言化民以德也。聲色非者，也。善之為道也，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不疑。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猶有倫，雖作可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鄭注：輶，輕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有節，是夫子之言。子思既說君子之德，不聲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孔疏：此若用聲色化民，是其未也。詩大雅烝民篇，美宣王之色，引夫子舊語，聲色之事，以接之。言化民之法，當以德為本。若用聲色化民，是其未也。詩大雅烝民篇，美宣王之詩，言用德化民，舉行甚易，其輕如毛也。又言德之至極，本自無體，何直如毛。毛雖細物，猶有形體，可比。故云：毛猶有倫也。載，言天之生物，無聲音臭氣，寂然無象，而物自生，言聖人亦無聲無臭，而人自化，是聖人之德，故至極與天地同。此二句，是大雅文王之詩，美文王之德，不言詩云：孔子略而不言，直取詩之文耳。此亦斷章取義。陳氏祥道曰：聲色不可以化民，而從事於外者，果何為哉？德輶如毛，固美矣，而毛猶有倫，不若無聲無臭之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謂也。

禮記通釋卷六十七



禮記通釋卷六十八

玉環戴禮

表記第二十二

曰。禮記名篇。亦多取篇中字為目。如檀弓。玉藻。緇衣。之類。此篇論仁為多。而篇中有云。仁者天下之表。恐此義以名篇。方氏慤曰。表者裏之外也。故凡欲自明於外。而期物之取正者。皆謂之表。經言表微。傳言表道。皆以是而已。禮案此亦言禮。而篇名表記者何也。荀子彊國篇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正謂是矣。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鄭注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之凡八。皇氏云。若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此節是孔子應聘諸國莫能用己。而為此辭。託之君子。所以自明其德。時在他國。故稱歸乎。君子隱而顯者。雖幽隱而道德潛通。諸國莫能用己。而為此辭。託之君子。所以自明其德。時在他國。故稱歸乎。君子隱而顯者。雖出言而人體信。以其積德成通。故所致如此。此皆夫子自道也。講義曰。孔子歷聘天下。而無一用。故至是而有歸乎之嘆。孰知夫不用之用。其為用尤大也。身不容於一時。而道可傳於萬世。賞罰之柄。不及一施。設而春之筆削。凜凜乎為千載之懲勸。是所謂隱也。而有至顯者存矣。方苞曰。孔子將歸。老於魯。慮二三子因道之不行。而自弛置。故告以君子不得志於時。果能修身以見於世。尚可以化及於人也。隱者身之晦也。顯者道之明也。身可晦而道不可不君子。道明則教可傳。人可化。不矜而莊。不厲而威。則人望其容。貌而不生。慢易焉。不言而信。曾子避寇。而沈猶武。城人皆諒之。小邾人重季路之要言是也。洪氏頤煊曰。歸當作歸。莊子天下篇歸然而有餘。郭象注。歸然獨立自足之貌。歸乎君子。是美其德。獨立之辭。禮案矜謂故自矜持也。不矜而莊。謂從容中禮。自然而然也。荀子儒效篇曰。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子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懾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鄭注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容莊。口容止。甫刑尚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容重。不失此足之容儀。而作夸毗進退於衆人也。色容須矜莊。不失此色之容儀。而作籋膝戚施於衆人也。口容須安。止。不失此口之容儀。而作詭私曲媚於衆人也。是故至足信也。此皆覆結上文。尚書篇名。呂刑。甫侯為穆王說刑。故稱甫刑。罔三者得失。皆由於動。夫靜所以處己。動所以接人。故每以不失於人為言焉。此止引擇言色足懾也。方氏慤曰。三者得失。皆由於動。夫靜所以處己。動所以接人。故每以不失於人為言焉。此止引擇言

內亦拘迫。故遂不終日也。君子主一以直內。而斯須無不莊。不敬之態。則心廣體胖。泰然自適。何至於如不終日乎。郭氏嵩燾曰。周語。夷翟輕儻。韋昭注。進退上下無列也。仲尼燕居。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卽此所謂儻焉。如不終日也。禮案。君子莊敬。則德日起。安肆則德日薄。猶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鄭注。擇日。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孔疏。知者。以其經云。擇日。以見君。若朝廷之時。須擇日月也。方氏慤曰。玉藻。言將適公。所宿齋戒。則見君者。非不齊戒也。故主言齊戒。見君。則於朝。卜日。遂戒。則事鬼神者。非不擇日月。葉氏夢得曰。宿齋戒。則見君者。非不齊戒也。故主言齊戒。見君。則於朝。也。故主言日月。禮案。此蓋致政之臣。有事入。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鄭注。伏於無敬心也。孔疏。前明君子。朝若論語。謂孔子沐浴而朝。請討陳恆之事。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恆能恭敬。此言小人。遞相輕狎。侮慢相侵。雖有禍害。而不知畏懼。故至於死焉。而不知也。馬氏唏孟曰。狎侮。至於死。而不畏者。斂其所喪也。禮案。子狎侮與恭敬相反。故施之君子。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喪吾身。荀子修身曰。怠慢僇棄。則炤之以禍災是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禮謂。祭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讀之言。褻也。孔疏。前明小人狎侮。至於死亡。此明君子。無相褻瀆。無辭言朝聘會聚之時。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若無言辭。則不得相交也。贊幣。所以示己情。若無贊幣。之禮。則不得相見。所以然者。欲民之無相褻瀆也。呂氏大臨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厭之酒。以請。吾則不復告之。引者。證無相褻瀆之義也。呂氏大臨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厭之酒。以請。吾則與寡人須臾。使某也。以請之類。禮者。相見之贊。如羔雁雉鷩之類。必以辭。必以禮。將告之。况於人乎。賓主慎於交際。不敢苟且。亦敬人之道也。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其此之謂乎。禮案。無辭不相接。嫌其易也。無禮相見。嫌其輕也。輕易則褻。褻則瀆矣。故相接必以辭。而相見必以禮也。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鄭注。報謂禮也。禮向往來。孔疏。此一節。總明仁義之事。與上下之儀表也。義宜也。制謂裁斷。既使物各得其宜。是能裁斷於事也。禮向往來。相報。物得其利。故云。天下之利也。呂氏大臨曰。天下有道。所謂德怨之報者。皆出於天下之公而已。有德者報以官。有功者報以賞。所謂以德報德。民知所勤矣。傷人者報以刑。滅人者報以殺。所謂以怨報怨。民知所懲也。孫氏希旦曰。德怨之報。得公則人皆知怨之不宜樹。而競爲德矣。故曰。天下之利。郝氏懿行曰。仁爲人心所向。如表建而影隨也。禮案。仁無義以制其節。則近於墨之兼愛。義無仁以立其體。則近於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揚之爲我報若坊記。下天上施。所以警在上者之慎於施政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

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讐。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鄭注：懲謂創艾。讐猶以名篤。背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孔疏：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引證經相報之義。尚書大甲篇，大甲湯孫大丁之子，湯崩，大甲立，伊尹作書訓之，故云大甲。后君也。伊尹言民若無君，無能相匡，正以自安居。君若無

民無以君領四方，引證君臣相報答之義也。黃氏裳曰：以德報德者，仁也。則民所有勸，故為天下之表。以怨報怨者，義也。則民有所懲，故為天下之制。有所勸則民知德而不陷乎惡，有所懲則民知法而不陷乎罪。故為天下之利。孫氏希旦曰：勸者勉於施德，懲者戒於樹怨。引大甲言君能安其民，則民能戴其君，以德報德之義也。

禮案：以德報德，以怨報怨，則民競為善而憚為惡。斯天下不足半矣。辟君也。民不歸往，而能君臨萬方者，未之有也。荷子君道篤曰：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已用為已死，不可得也。又向書咸有一德云：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成厥功。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鄭注：寬猶愛也。愛身以息禍患，非禮之正也。禮以禮相報之義，若以直報怨，是禮之常也。今以德報怨，但是寬愛己身之民，欲苟息禍患，非禮之正也。禮當以德報德，今以怨報德，其人凶惡，是合刑戮之民也。呂氏大臨曰：君子欲蹈乎中庸，則莫如孔子所謂以直報怨，以重之。孫氏希旦曰：以德報怨，視如國人而已。彼賢當進，吾不敢以怨而蔽之。彼罪當刑，吾不敢避怨而宥之。懷怨而犯而不較，可也。以德報怨，則過矣。若夫不釋之怨，非中道而可以寬容其身，亦仁之一偏也。禮案：寬仁者，則負恩背義，為天理所不容，自不免於刑戮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於民。鄭注：一是一安仁，二是利仁，三是強仁。此明安仁之事。凡此以下，廣明仁道。今無有所求欲，而自好仁之道，凡人憎惡不仁，皆有所畏。今無有所畏，而能惡不仁者，雖天下之人，廣能行此者，但有一人而已也。好仁之法，須思惠及人，當恕己而行。故君子謀議道理，先自己而始己，所不能行，乃可以施置。法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所謂性之者也。天下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行。郭氏尚

也。禮案：曾子制言曰：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無欲而好仁之謂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無畏而惡不仁之謂也。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

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鄭注：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

也。禮案：曾子制言曰：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無欲而好仁之謂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無畏而惡不仁之謂也。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

也。禮案：曾子制言曰：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無欲而好仁之謂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無畏而惡不仁之謂也。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

也。禮案：曾子制言曰：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無欲而好仁之謂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無畏而惡不仁之謂也。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

也。禮案：曾子制言曰：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無欲而好仁之謂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無畏而惡不仁之謂也。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

也。禮案：曾子制言曰：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無欲而好仁之謂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無畏而惡不仁之謂也。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

也。禮案：曾子制言曰：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無欲而好仁之謂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無畏而惡不仁之謂也。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

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孔疏此明仁道有三。其功雖同。其情則異。以終能汎愛。其功同也。一則無所求為。而安靜行仁。則規求其利而行仁。一則仁道有。其則行仁。是安仁道。若知謀者。貪利而行仁。無利則止。非本情也。若畏懼於罪者。自強行仁。求免於罪。若無所畏。則害而安。仁道。若臨曰。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此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所以異也。功者人所貪也。有長而惡。不仁者。大臨曰。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此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所以異也。功者人所貪也。有假之者。有之。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湯武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避也。有不幸而致。故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而已。孔子對陳司敗問昭公。知禮。過者人所悔也。故觀過。然後知仁。郭氏嵩灋曰。論語觀過。知仁。所謂過者。避仁者。受之而不辭。至於利。仁強。不可及。忠即仁也。小宛之詩。怨。即仁也。非仁。無以成其過。非過。無以成其仁。故曰。仁者。與仁同過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仁得之。安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鄭注也。左也。言相須而成也。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宜也。春秋傳曰。執末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厚薄。言仁義並行者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攷。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攷。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孔疏此明仁義相須。若手之左。右。仁恩。若右手。使用之便。亦行之急也。道是履。蹈而行。比。仁恩。稍劣。故。爲左也。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道者。義也。凡可履。蹈而行者。必斷。割於仁義之中。或取仁。或取義。一事。勉力。成之。非本性也。至道。以義。謂仁義之中。唯有義。無仁。故云。有義。考。謂於仁義之中。或取仁。或取義。一事。勉力。成之。非本性也。至道。以無失者。既能兼行仁義。至極。可以王。有天下。義道。以霸。者。桓。晉。文。以甲兵。斷。割。可以。霸。於。諸。侯。也。考。道。以。爲。下。兩。句。爲。解。仁。即。身。也。道。即。義。理。也。人。身。無。能。行。仁。義。故。爲。右。用。力。也。義。理。不。能。自。行。待。其。人。而。後。行。故。爲。左。左。不。用。力。也。應。氏。鏞。曰。至。道。即。義。理。也。人。身。無。能。行。仁。義。故。爲。右。用。力。也。義。理。不。能。自。行。待。其。人。而。後。行。故。爲。而。爲。窮。盡。稽。考。之。道。而。事。無。輕。舉。亦。可。以。無。失。矣。吳。氏。澄。曰。仁。者。中。心。所。具。之。德。體。也。道。者。事。物。所。由。之。路。用。也。仁。右。道。左。猶。云。禮。先。樂。後。志。至。氣。次。云。爾。仁。之。爲。體。以。此。心。在。人。者。言。故。曰。仁。體。也。道。者。事。物。所。由。之。路。用。也。理。而。言。故。曰。義。者。截。然。之。氣。稟。得。生。物。之。氣。多。者。仁。樾。曰。道。者。義。得。收。物。之。氣。多。者。義。厚。而。仁。薄。仁。者。溫。然。之。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截。然。之。裁。制。故。人。尊。敬。之。俞。氏。樾。曰。道。者。義。得。收。物。之。氣。多。者。義。厚。而。仁。薄。仁。者。溫。然。之。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截。然。之。裁。制。故。人。尊。敬。之。俞。氏。樾。曰。道。者。義。得。收。物。之。氣。多。者。義。厚。而。仁。薄。仁。者。溫。然。之。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截。然。之。裁。制。故。人。尊。敬。之。

也。即上文所謂君子議道自己也。禮案親而不尊。尊而不親。即昭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慊慊。二十六年左傳所謂。火烈民望而畏之。水懦弱民狎而翫之。是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

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鄭注。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

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詒遺也。燕安也。美之也。閱猶容也。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之後人乎。孔疏。自此以下。至不稱其服。更

廣小大。互言之也。又顯中心外貌。內外相稱。故更稱子言之。仁有數。則義亦有數。義言長短。小大。則仁亦有長

短。廣多。短謂世位淺促。小謂所施狹近也。性有仁者。以天性自仁。故中心悽慊。傷但憐愛於人。故云。愛人之仁也。率循也。率謂世位淺促。小謂所施狹近也。性有仁者。以天性自仁。故中心悽慊。傷但憐愛於人。故云。愛人之仁也。

喻武王之身。自然有天下。猶如豐水。豈無此芑乎。厥其也。言武王能遺其子孫。所以美善之謀。謂代紂定天下。以

王業遺於子孫。翼助也。言武王能安助其子孫。烝哉。其有為君之德。仁之所及。其數長也。國風詩是。邶風。采芣。風

篇。婦人。被夫。棄絕。初。愛子。孫。困。苦。遠。自。悔。之。云。我。今。尚。不。能。自。容。有。何。閒。暇。能。愛。我。後。世。之。人。乎。案。詩。箋。以。詒

為。傳。以。孫。為。順。以。翼。為。敬。言。傳。其。天。下。所。順。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其。長。行。之。也。此。引。詩。斷。章。數。世

之。仁。故。以。為。子。孫。而。翼。成。之。也。呂。氏。大。臨。曰。中。心。慊。慊。仁。發。於。性。者。也。率。法。而。強。之。外。鑠。於。仁。者。也。以。其。誠。心

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中。心。慊。慊。仁。發。於。性。者。也。率。法。而。強。之。外。鑠。於。仁。者。也。以。其。誠。心

故。曰。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者。義。無。定。體。唯。其。所。宜。而。已。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是。也。陳。氏。誥。曰。豐。水。之。旁。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才。也。聖。人。為。後。嗣。計。莫。大。於。遣。之。以。久。則。久。可。以

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其。子。耳。案。管。子。云。為。百。年。之。計。者。莫。如。樹。人。禮。案。大。戴。禮。武。王。踐。阼。曰。以。仁。得。之。以。仁

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此。仁。之。數。數。世。之。仁。終

身。之。仁。也。義。勝。欲。者。從。義。之。長。大。者。也。欲。勝。義。者。凶。義。之。短。小。者。也。大。學。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

言。唯。仁。人。為。能。愛。人。愛。人。之。仁。也。論。語。云。我。欲。仁。斯。仁。至。矣。資。仁。者。也。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

莫。行。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

人。則。賢。者。可。知。已。矣。鄭。注。取。數。多。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以。義。度。人。言。以。先。王。成。法。擬。庶。人。則。難。中。也。當

重。廣。博。覆。物。是。為。道。廣。遠。也。仁。為。愛。養。行。之。不。易。故。勉。力。行。仁。者。難。也。故。在。上。君。子。以。先。王。之。義。擬。度。於。人。欲。人

於。物。取。數。最。多。者。是。仁。也。仁。為。愛。養。行。之。不。易。故。勉。力。行。仁。者。難。也。故。在。上。君。子。以。先。王。之。義。擬。度。於。人。欲。人

行先王成法。則人難中於古法也。望比也。以今世人道。比望於古人。能合於事。則是賢人也。不合則非賢人。故云。不可知已矣。方氏怒曰。器若器用之器。道若道。勝於古人。致言致其至。舉若手舉。行若足。行。論語曰。器重。為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少。所至之遠近。皆可以謂之仁。故管子之微子。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仁之名。請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以義度人者。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為人。舉今之人。以相勉。而為之。或恐功虧一。是以難能也。韓詩外傳曰。仁道有四。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使人肆之。是智仁者也。寬而容衆。百姓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法度之。是德仁者也。疾亂而輕死。非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鄭注。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孔疏。天下唯一人言少也。引詩。大雅。烝民。篤以明行。仁者少也。言德之輕。易舉如毛。然民向以為重。罕能舉而行之也。唯仲山甫能舉其德。惜乎。無人能助行之者。呂氏大臨曰。天下。一人。聖人之任也。雖未至焉。不敢不勉。不以世莫之助。而不為。故曰。惟仲山甫舉之。朱子熹曰。儀。度也。言我於是一人。聖人之任也。雖未至焉。不敢不勉。不以世莫之助。而不為。故曰。惟仲山甫舉之。故以人望人。隨其力量所至。又恐人自怨。望望然。以仁為不可企及。故又總敘而勸勉之。安仁者。雖獨立無倚。然德本甚輕。人自鮮舉。幸有能舉者。當衆圖而共助。仰高勤行。終其身而後已。是其望於人者。無已。不容有自怨之心也。禮案。說是也。前之勉為仁者。難。恐人之畏難不前。故又引詩。言其輶如毛。而民終鮮舉之者。是未嘗用力也。論語云。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鄭注。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聖賢也。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明之行。則天下之人。仰行之。子曰。高山景行。是身之衰老。不自知年數之不足也。向道言。向仁道而行。在於中道。力之能極。而始休廢之也。忘身之老。言行仁勤急。忘已身之衰老。不自知年數之不足也。向道言。向仁道而行。在於中道。力之能後已也。朱子熹曰。景行。大道也。行如字。方氏怒曰。王氏謂高山出雲雨。故澤於民。民賴而仰之。景行。當於道。故德加於民。微而行之。詩人思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非好仁者。時或能之。忘身之老。即所謂不知老之將至是也。斃而後已者。即所謂死而後已也。陳氏澠曰。俛焉。無他顧之意。姚氏舜牧曰。中道而廢。當作中道不廢。孫氏希旦曰。廢。謂廢竭。中道而廢。若所謂既竭吾才。言其尤無餘也。郝氏懿行曰。孳孳。生也。言勤勤勉勉。日不生。

新意無窮時禮案此即曾子制言所謂是故君子思仁義也。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晝則忘食。夜則忘寐。且就業夕而自省。以致其身是也。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鄭注言仁道不成。人所由不得其志。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為甚矣。唯聖人無過。孔疏言仁不得其志。意之所好。多有患害。若仁道成人。天性仁者。全無過也。以仁是善者。故仁者有過。其惡不甚。易可以言辭解者。兼容博愛。私則所好者。克伐怨欲。此人人失其所好者也。心誠好仁。雖有過。其情則善。不待辭而辨矣。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孫氏希旦曰。仁之為道。人莫不知其可好。此乘好德之心也。然鮮能勝其重。致其遠。此所以辭。禮案所好。欲也。人之失。皆在於多欲。故難乎為仁。所以論語云。為仁者必克己復禮也。仁者之過。易辭。若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也。蓋仁人無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也。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鄭注言罕以此失之。孔過也。以禮儉近仁者。以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仁也。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言顏色溫溫。和柔恭敬之人。惟能為德之基也。王氏肅曰。信近情。當作信。呂氏大臨曰。恭儉信未足以為仁。而仁者之資也。恭則不侮。儉則不奪。言語必信。三者之行。不私於己。又以敬讓行之。向乎仁矣。雖有過。其情則善。故不甚矣。如是而失者。鮮矣。雖未成德。斯德之基矣。方氏慤曰。夫得則為當。失則為過。過之不甚。由其失之鮮而已。故始言過而終又言失焉。郝氏懿行曰。敬德之聚也。故敬讓以行。三者雖有過。不甚矣。禮案情實也。故近信。然儉者或簡於禮數。信者或病於質。慤故又勉之以敬讓。敬讓為儉。信者言。非為恭者告也。荀子修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身曰。體恭敬而心忠信。佛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是也。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勤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鄭注言能成人道者少也。病愧謂罪咎之。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人行。當慚怖於天人也。孔疏謂不以己之所能。使他人不能。愧困於人。亦仁者之行也。是故聖人之制法。立行。不以己之能行。若他人不能。則以為愧恥。故不以人所不能。愧困於人。亦仁者之行也。是故聖人之制法。立行。不以己

之所能制法。恐凡人不能行也。但制以中人之行。使得可行。則民有所自勸勉。不能者自懷愧恥。如此則民得以其聖人之言也。聖人用中禮而作法。故制以禮信容貌。又用衣服移大之。使之尊嚴也。朋友以極之者。謂相勸。勵以專壹於善道。所以爲此教化也。小雅何人斯篇。是蘇公刺責暴公。譏謂於己。引之者。言人之行。當須愧於人。良於天也。呂氏大臨曰。君子修其外。則知愧於人。修其內。則知畏於天。故曰不愧於人。不於天。方氏苞曰。游惰之士。垂綬五寸。不齒之人。玄冠縞武。所謂衣服以移之也。郝氏懿行曰。移讀如字。謂變移也。禮案不以所能病人。故會子立事曰。君子不拆辭。不陳人以其所能。禮者敬而已矣。荀子仲尼篇。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結之。又修身篇云。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容貌以文之。猶不苟篇。謂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衣服以移之。故哀公篇言。端衣玄裳。綬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董斬哀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朋友以極之。卽詩小雅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欲民之有壹。卽詩曹風淑人君子。其儀一分。不愧於人。不畏於天。是故君子固刺譏人之無顧忌。然此斷章取義。言民壹於善。則若孟子所云。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意。同。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鄭注。遂猶成也。無其行。謂色稱其服也。鷦鷯。胡污澤也。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孔疏實猶充也。言君子既成其文辭。則當充實之。以德在於內。行接於外。內既有德。當須以稱其服。爲有德。孔疏人在位。以前經言。君子內外皆須相稱。故引此詩。結之。案詩注。云鷦鷯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必濡其翼也。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乖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故不同也。馬氏晞孟曰。上言衣服以移之。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蓋人之所以爲人。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服儒然。後可以責此。故君子服其服。則威儀惟德之附。傳曰。德行忠信。裏也。威儀交辭。表也。君子之於表裏。唯其稱而已矣。義疏云。原注。污澤。以不濡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德。似非詩意。詩謂鷦鷯污澤。在泥澤中。宜也。在梁則不濡其翼矣。今在位而赤芾。不稱其服矣。方氏苞曰。世豈有德而無其行者。是非君子之言也。或曰。義理之明。於心亦德也。然遺變而毀其行者多矣。如揚雄之類。是也。禮案。黃黃者。得也。謂學有得於己耳。非道德之也。若揚雄輩之無行。不足以言道德之德矣。詩小雅。雅雅雅雅。韓詩外傳曰。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說矣。言語孫應對給也。行歸於周。萬民所望。有德則民之心說矣。喪事主哀。故衰經。則有哀色。祭祀主敬。故端冕。則有敬色。軍

旅主威。故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皆所以稱其服也。曲禮上云。臨喪則必有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
 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嘆。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
 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粢。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義而富且貴。孔疏此一節。明天
 子以下。各有其事。又明舜禹文王周公之德。皆能上事天帝。下庇四方。事異於上。故記者詳之。又稱子言之也。
 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鬯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地。若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
 以秬黍為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得以上帝。應氏鏞曰。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私。唯知賤之事。貴而不知
 貴之。率賤。豈所謂絜矩之道乎。故天子竭力致敬。以尊乎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事乎天子。馬氏晞曰。君
 子之所謂義者。事而制之。得其宜也。有宜於貴。必有宜於賤。故古之人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
 上也。禮案此所謂義者。即荀子王霸篇謂義立而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
 王。信立而霸。又曰。以國齊義。一日而自湯武是也。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
 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
 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凱弟君子。求
 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居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鄭注。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役之言。為也。求以事君者。欲成其忠
 君子。其求福修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言
 此德當不回也。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
 天下。孔疏。言君子既有庇民之大德。又自謙退。不敢有君民之心。仁愛深厚。恭敬節儉。以求施為仁道。信實退
 讓。以求施為於禮也。雖得利祿。自行其為是之道。不得利祿。亦自行其為是之道。不問得之與失。恆行其是。以
 聽天命。不荀易其道也。莫莫葛藟。詩大雅。早麓篇。言文王之興。依約先祖。莫莫然如葛藟之蔓草。施於條枚之
 木。猶如子孫之興。亦由先祖而德盛也。凱弟君子。言大王王季樂易之君子。引證君子聽天命。雖求福不為
 回邪之行。亦是其性。斷章取義。故與詩文不同也。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言君子聽天命。雖求福不為
 之小心。常能畏懼。是不回也。惟此文王。詩大雅。大明篇。言文王小心翼翼。以昭明德。事上帝。以受衆多之
 福。方國者。四方衆國也。引證上求福不回也。葉氏夢得曰。仁遇乎恭。不足以盡禮。求所以役禮者。所以役仁者。故不
 自尚其事。儉於事而寡於欲。皆役仁之事也。信為之本。讓為之末。不足以盡禮。求所以役禮者。所以役仁者。故不

身讓於賢卑己以尊人皆役禮之事也。仁以自愛禮以自敬而事君有義而已矣。故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所以知命得之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所以知天古之聖人未有不由此而得譽於天下而獨言舜禹文王周公者。蓋為臣有事君之心。而天子又荐之於天。唯舜禹為有命為臣而湯武則反其常分。亦義之變。所以不及言也。禮案以道得民而無觀說君位之心。忠之至即仁之至也。得之不得以聽天命。即衛將軍文子篤易行以俟天命。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即不苟篤君子大心則天而大小心則畏義而節。又曰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是也。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自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人敬尊之。鄭注諡者行之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諡耳。在上曰浮。君子勤行成功。聲譽隨行。是所恥率循也。行過不復循行。猶不復循行。而民敬尊。言謙者所以成行立德。孔疏此廣明君子名行相副。卑已尊人之義。言人身死之後。累列生時之行迹。作諡號者。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可傳於後世。節以壹惠者。言為諡之時。善行雖多。但節取一事為諡。取善名之多。浮過於行。恐行不副於諡也。大謂誇大。既不欲行過於名。故不自誇大其為之。但節取一事為諡。取善名之多。求處情實不欲虛為矯飾也。若有過失之行。不復循而行之。即修改以求處其仁厚之道。浮言物在水上。輕如浮雲。君子唯默勤行成功。不自彰伐。若使聲譽踰越於行。是所恥也。張子曰。節以壹惠。惠字必是古德字。呂氏大臨曰。文王非無武功。王非無文。止取其為賢而已。故彰人之善。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凡此皆自卑則諱其名矣。故曰諡以尊名。蔽人之善。害人之功。是妬賢而已。故彰人之善。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凡此皆自卑之道也。揚子曰。自下者人高之。故曰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陳氏澔曰。壹專也。善行雖多。但節取大者以專其美。不率循過高之行。惟求處篤厚之道而已。義疏云。過行是過高之行。足以致世。而取名者。君子恥名之浮於行。惟求處篤厚之行而已。如孔子弗為索隱行怪。而惟依乎中庸也。郭氏嵩曰。處情者。防名之過。處厚者。防行之過。禮案惠賜也。凡諡誅皆上之賜。下以壹惠者。言節錄其善行之一。以為諡也。浮過也。不欲名過於崇實也。不苟篤曰。君子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是也。不自大其事。以下即不苟篤云。君子能亦好。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不能則恭敬緝紳。以畏事人。故曰君子能以義變應。知當山直故也。子曰。好之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詔諛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儻怯也。以義變應。知當山直故也。子曰。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鄭注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無數也。使人亦言其謙也。辟仁聖之名。云自便習於此事之人耳。孔疏以上經君子恥一人浮於行。故此經名后稷證名不可過行也。后稷周之始祖。有播殖之功。烈業也。言天下之人。並將為業。豈止一人浮於行。此人足而用

之哉。言用之者。天下皆是也。后稷唯欲得實行過於虛名。故自謂便於稼穡播種之人。不自謂己之仁聖也。講義曰。黎民阻飢。后稷播時百穀。見於舜典。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見於益稷。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見於呂刑。風化之。由王業之艱難。見於七月。作菽。蒹。蔬。禾。稷。見於生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見於思文。則后稷教民稼穡。有充。滿。四。海。之。德。使。天。下。不。復。有。告。飢。之。患。則。其。為。功。所。謂。天。下。之。烈。也。禮。案。后。稷。之。功。曰。充。滿。四。海。尤。未。足。以。盡。之。直。曰。天。下。萬。世。永。賴。其。可。耳。仲。尼。篤。曰。貴。而。不。為。夸。信。而。不。忘。處。謙。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勃。如。是。則。常。無。不。順。其。后。稷。之。謂。乎。便。平。也。尚。書。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五。帝。紀。作。便。章。百。姓。是。平。便。字。通。自。謂。人。耳。猶。言。已。亦。平。常。之。人。耳。

禮記通釋卷六十九

玉環戴禮

表記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注

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尊親已如父母。孔疏此以下至不勝其文更廣明仁道。又顯尊親之異并論虞夏商周質文不等仁者其難乎。言行仁之道為之不易。詩大雅洞酌篤戒成王之詩。凱樂也弟易也。言使民樂易之君子則得為民之父母。孔子既引詩又釋凱弟之義。言君子初以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強不息。是凱以強教之。以孫弟之道下化於民。民皆說豫而康安。是弟以說安之也。樂失於荒禮失於疏。言明君教下為樂而母荒有禮而相親也。凡於莊者失在危懼。孝慈者失在慢易。今明君臨下威嚴矜莊而民安也。孝順慈愛而民敬也。以有威莊故尊之如父。以有孝慈故親之如母也。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使民如此。言仁道難也。方氏苞曰先王之教也順而易者固無所用強。至如喪期之禁食色戰陳之忘身命任負之代長老。明知人所難而取必焉。未始非強教也。故喪服記於旁親皆曰報。記曰禮得其報則樂。知人亦以此致於已。則說而安之矣。郝氏懿行曰強教如放勳曰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說安如自得之。又振德之舜典曰敬敷五教在寬。蓋優游優飲示以可說則安其所而無遷矣。強教如父故有父之尊說安如母故有母之親。禮案此即荀子王霸篇所謂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廣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生民則致寬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按天下之人。百如有非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鄭注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向異也。命謂四時政疏此明尊親之異。父母不同。父之於子賢則親愛之無能則憐愛之。母以恩愛不能分別善惡故也。水沐浴人多用故親而不尊。火近則傷害故尊而不親。親則十能生物載養於人是親為人所居處遂不尊也。天有雷霆日月震耀殺戮是尊而體高遠是不親也。人君教命隨四時以教欲人生厚是親也。附近於民使勤事是不尊。鬼神嚴敬降人禍福是尊也。人神道隔無形可見。

是不親也。呂氏大臨曰：尊親之義，自父母而推之。當其強教也，則不純以恩。故以賢則親之，無能則下之。當其說安也，則有收而無絕。故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此父母尊親之異也。水者，狎而玩之。大者，民望而畏之。此水火尊親之異也。應氏鏞曰：命者造化之，所以示人者也。顯而易見，故人玩之。鬼幽而難測，故人畏之。禮案孝經云：於母取其愛，於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父親賢而下無能，土地也。地道母道也。故亦親而不會。鬼尊而不親。故論語曰：敬鬼神而遠之。此本覆釋上凱弟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鄭注：夏道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以本不困。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思臣朝會，凡以禁交接相施子，以本快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周人嘗罰用爵列，以會中為善。以本數交接，以言辭。尊卑多獄訟。孔疏：此言夏為政之道。尊重四時，政教之命。使人勸事樂功，事鬼神而遠之。以忠恕養民，是親而尊也。敝謂其後世政教衰敗，民皆蠢愚，以昔時恆先祿後罰，則民皆寬裕，不知避嚴刑峻法。而驕野質朴也。般尚虛無之事，故率民以事神。先罰而後賞，其民之敝。便利之敝，至末世放蕩，不能安靜也。由本困於刑罰，但得苟勝，無以慙恥也。周氏賞罰，唯用爵列。尊卑其民之敝，巧多文辭，而無慙恥之心。其相賊害而困蔽，以其禮失於煩。故致然也。案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其失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故三教以敬。其失鬼，故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環，故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復始。窮則相承。故三代不同也。方氏懲曰：禹誓師而聽，則其尊命可知。殷紀年而曰：祀小人，則其尊神可知。周服色，皆尚赤。則其尊禮可知。呂氏大臨曰：賞罰用爵列，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賜君子，小人不同。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孫氏希旦曰：夏承重黎絕地，天通之後，懲神人雜糅之敝。故事鬼敬神而遠之。而專以人道為教。忠情實也。喬同驕。上之文網，疏則下之機智。少故其敝也。慙而少知，諱內之忠誠，勝則外之文飾。寡故驕而鄙野。朴陋而無文。救野莫如敬。故般人承之，而尊神則尚敬也。觀盤庚三篇，諄諄於虛無，故其敝也。心意放蕩，而不安靜。畏刑罰則相競於機變。故求勝上以苟免，而無愧恥之心。救鬼莫若文。故周人承之，而尊神則尚敬也。觀盤庚三篇，諄諄於虛無，故其敝也。心意放蕩，而不安靜。畏也。周之賞罰，不分先後。但以爵位之等，為輕重之差也。文勝則實衰。習於威儀，揖讓之節，故其敝也。便利而德巧。相接以言辭，故文辭多而不尊。故其敝至於民不知禮。論語云：質勝文則野，是也。商以金德王，其政法金之德。王其政法，水之寬柔。親而不尊，故其敝至於民不知禮。論語云：質勝文則野，是也。商以金德王，其政法金之

肅殺尊而不親。故其敝至於蕩而無紀。論語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是也。周以子曰：夏道未瀆辭。火德王，其政法火之文明，親而不尊，故其敝至於作偽敗德。道經云：慧智出有大偽，是也。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鄭注：未謂時王不尙辭，民不察爲也。不求備，不大望，言三代治民有異，瀆謂褻瀆辭，謂言辭變之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孔疏：上明三代親尊有異，此更民三代治民有異，瀆謂褻瀆辭，謂言辭變之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辭民亦不爲，夏言未瀆辭，則殷承夏後，雖已瀆辭，言未徵求備足，大望謂賦稅重責望於民，夏代不然，民無困苦，故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殷承夏後，雖已瀆辭，言未徵求備足，大望謂賦稅重責望於民，夏代不然，民無困苦，周承殷後，遭紂棄亂，風俗頹凶，故設教強勸，以禮義往來交接，故賞爵刑罰未瀆神，祭天地宗廟尙有限，則周衰之後，而瀆神也。而賞爵刑罰窮矣者，以周人貴禮，禮尙往來交接，故賞爵刑罰未瀆神，祭天地宗廟尙有限，則周衰之後，而勸人之善爲急，殷先刑罰以懲人之惡爲急，周雖用夏之爵賞，而不足以勸，用殷之刑罰，而不足以懲，故曰窮。蓋承殷之後，時愈難治，故以懲人之惡爲急，周雖用夏之爵賞，而不足以勸，用殷之刑罰，而不足以懲，故曰窮。周禮之文，而屢發從之志，何至數其敝壞至此極乎？且以強民與不勝敝，歸諸當代，亦非聖人爲下不倍之義。義疏云：窮字諸家皆作極，惟吳氏解爲窮而難治，然兩義相因，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禮案：瀆讀如易，不瀆而已。昭六年左傳云：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典，皆叔世也。然則所謂民未厭其親，蓋其初政也。若周求備於民，而尙賞罰，則始終皆爾，故治道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日隆，而民德益下矣。觀下文殷周之道，不勝其敝。鄭注：勝猶任也。言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孔疏：此一節總明四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代質文之異，虞政寬，故寡怨於民，言民尙少，殷周文煩，失在苛碎，故其民不堪。敝敗也，不言無怨，而言寡怨者，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如冬寒夏雨，民尙少，殷周文煩，失在苛碎，故其民不堪。是。是不備也。呂氏大臨曰：虞夏之道，質者責人，略故寡怨於民，殷周之道，文者貴人，詳民之不從，則窮刑賞以閔之，故不勝其敝。禮案：此卽道德經所云：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鄭注：至矣，言後有王者，其作質文，不能易之，不勝言王者相變，質文各有所多，孔疏：至謂至極，言質不勝其文，虞夏爲質，殷周爲文，並已至極矣。縱令後王爲質，不能過於虞夏，爲文亦不能過於殷周矣。虞夏之文，所以爲至與，禮案：質勝其文，其敝不過若上文所云：其民悉愚，喬朴而不文而已。文勝其質，則如道德經言：人多伎巧，奇物滋起，其敝尤甚焉。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

有憚恒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弗強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饒於諸臣也。恥費不為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靜或為情。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孔疏此特明虞帝之美。已矣。後世之君雖有作其善政者。而比於

虞帝。不可齊及之也。君天下。生無私者。言舜為天下序。必以德而不用私也。死不厚其子者。謂不傳位。又不以財物豐厚於其子。商均也。子愛於民。如父母愛子。悽惻憐憫。於人有忠恕利益之教。有母之親。有父之

尊。安而能敬。威而自愛。富有四海而不驕。施惠得所。為能散其君子。謂虞朝之臣也。君聖臣賢。是由舜而得也。若民有仁者。則尊之。有義者。則畏之。言必履而行之。是恥於辭費也。實財貨也。貴人而賤祿。是輕財也。盡心

於君。是其忠也。無違政教。是不犯也。極君臣之義。而不悖。是義而順也。臣皆有文章。而又清靜。傲舜之寬容。治政而有分別也。甫刑曰。引之者。所以結舜德也。下威訓。畏。下明訓。尊。舜之道。欲威懼於人。則在下之民。惟

德懼之。以德標明。善人。惟天下之人。皆尊重之。如上文之事。不是虞帝。其誰人能得如此乎。案今尚書篇。以明堯德。而云。虞帝者。言虞帝亦能如是。且記者。斷章而為義也。呂氏大臨曰。三代之道。或親而不敢。或尊而不親。不

免。流於一偏。若虞帝則子民如父母。有母之親。故有憚恒之愛。而後稷庶幾近之。自凱弟君子而下。言君道之德。而下。言臣道之難。於盡仁。唯舜可謂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吳氏澄曰。恥費不侈。用也。孫氏希旦曰。尊仁者。行

仁道。畏義者。顧畏義理。恥費者。恥靡費儉也。輕實輕於貨財。廉也。忠而不犯。愛而將之以敬也。義而順。剛而克之。以柔也。孔疏尚書堯典云。雖曰唐事。本以浮華之文也。寬而不慘。刻而又有辨。則非縱弛之寬也。禮案虞帝盡指

堯舜也。孔疏尚書堯典云。雖曰唐事。本以浮華之文也。寬而不慘。刻而又有辨。則非縱弛之寬也。禮案虞帝盡指猶法堯也。中庸之稱舜。德者屢矣。未嘗謂之虞帝。故知此所謂之仁。不可謂之富也。又六韜曰。堯王天下。其自為奉

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非即此所謂恥費乎。中。帝。故知此所謂之仁。不可謂之富也。又六韜曰。堯王天下。其自為奉虞帝使。億兆尊親。非若夏殷周之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故引甫刑以證之。惟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

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誦。其受罪益寡。鄭注。資。謀也。獻。猶先謀定其言。乃後親進。為君言也。死。其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負。於事不信。曰誦。孔疏。此明君子。必

君之道。又明君子。為行。須內外相副。事君先資其言者。言臣欲見君。必須先謀度其言。言定然後乃拜見。自進其身。成其言之信實。故君有責於其臣。臣常竭力守節。死於其所言之事。以資也。獻其身。將以行其言也。能行其

死。其言。以竭臣力。是受罪益寡也。方氏慈曰。先資其言者。先以言為之資也。獻其身。將以行其言也。能行其

言故足以成其信。拜謂受其命也。獻謂效其能也。君無為也。故有責於臣。臣有守也。故有死於其言。臣能任責。則非尸祿者矣。故受祿不誣。臣能效死。則非有罪者矣。故受罪益寡。人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以不言無罪。止言益寡而已。孫氏希曰。資藉也。先藉其言。以告君。所謂敷奏以言也。度君之能用我言焉。而後進。故無不踐之。言而能成其信。君有責於其臣。於其所資者。課之也。臣有死於其言。於所資者。守之也。功與位稱。故受祿不誣。事與言符。故受罪益寡。禮案晉語云。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若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才而進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所謂以成其信也。曾子制言曰。君子直言而行。不宛言而取富。不誦行而取位。仁之見逐。昔之見殺。固不難誦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義。則君子弗為也。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所謂死於其言也。昭元年左傳曰。臨忠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國亡死貞也。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所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鄭注。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言可以立小事也。入為君受之。利祿賞也。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有大畜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有祿賢者。賢有大小。祿有多寡。孔疏。此大畜辭也。象。依言大小而受祿。大言進入於君。君所受納。如此。乃望大祿。小言進入於君。則唯望小利也。言臣祿各以其道。能相稱。若小言受大祿。則臣濫。若大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薄德也。張子載曰。利非歸已之利。大言入則於其國。望猶言庶幾也。孟子所謂予日望之之意也。呂氏大臨曰。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先儒謂利祿賞也。人臣之事君。大言小言。各效其忠而已。如言之入。而遠望其祿。賞則懷二心。非臣事上。主於為利而已。小人之道。非所以事君也。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祿。則君不我知。亦不可受。非其義而已。君之所以大畜者。將以祿天下之賢。賢有小大。則祿有多寡。一有不稱。則好惡之私。繫焉。人君而存好惡之私。則猶家食而已。非所以為天下之賢。故曰。不家食吉。養賢也。義疏曰。案大畜卦。以民畜乾。良賢乾君。賢能以道正君。故君尊之。在上而養之。此賢不食於家也。禮案。大利小利。即荀子君道篇云。有能進言於君。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利。是也。此所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武穀以女。鄭注。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尙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靖治也。女爾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為倫。友神聽女之相親。詩小雅。孔明。此明臣之事君。當以正直之。道。不以在下者。靖謀也。共其也。言靖謀共其爾之爵位也。言神明聽聆女德。君若用其善人。則常用女也。詩之本。戒。其未仕者。靖謀也。共其也。言靖謀共其爾之爵位也。言神明聽聆女德。君若用其善人。則常用女也。詩之本。

事君之義。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鄭注。亂謂賢否不別。進難者爲主人之擇。別也。周氏謂曰。其進也以禮。故難。其退也以義。故易。君子三揖而進。有若甚難。一辭而退。若甚易者。蓋遠其亂。於賓主之間。况君臣之間。可不遠其亂也哉。呂氏大端曰。所謂位有序。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所謂亂者。則賢不肖倒置也。方氏怒曰。進不難。苟合以貧位而位之在吾上者。或有所越。退不易。則患失以固位而位之在吾下者。或有所妨。若是則位無序矣。有序則治。無序則亂。禮案少儀云。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所謂難進也。衛將軍文子篇曰。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所謂易退也。易進若佞臣之逢君。一言取寵。難退若權臣執國柄。削之必亂。三揖而進。禮也。一辭而退。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鄭注。退義也。君子進禮退義。故亂無自而作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鄭注。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也。馬氏晞孟曰。君臣以義合。而未嘗無相愛之仁。至於三諫則去。有相愛之仁。則雖去而未必出竟。君與之環則還。與之缺則去。若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盡是也。然此特始去之禮如此。至於三違而不出竟。則其志在於利祿。以強要於君也。方氏苞曰。去國無至於三之禮。蓋諫慶屢不用也。此謂羈旅之臣。必出竟以明義。若父母之邦。則歸祿與政焉。可也。禮案說是也。三違謂三諫而君不從也。曲禮上爲人臣之禮。三諫而不聽則逃。子曰。事君慎始而敬之。夫至於三違其言。則可知終不能用也。禮有可去而猶不出竟。故知其爲利祿留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鄭注。輕交易絕。君子所恥。孔疏。慎謂謹慎。以盡忠。見慎始也。終謂終竟。擇善爲朋友。方氏怒曰。翔而後集。所以慎始。不爲苟去。所以敬終。孫氏希旦曰。孔子於魯。以微罪行。孟子於齊。三宿而後出。盡難進易退。而其去亦必有其道也。不然則未免爲小丈夫矣。禮案。衛將軍文子篇。君擇臣而後出。盡難進易退。可也。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

行也。使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己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己志也。事成則去也。事或為身不事王侯。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為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孔疏此廣明為臣事君之禮。謂使之在軍旅之中。不辟危亡之難。在朝廷之中。不得辭其卑賤之所。履行也。謂處其位而不行其事。則進亂也。故君使其臣。謂聘問師役之事。得志謂臣當己才。猶宜謹慎思慮。從君命而行之。必使成功也。否謂君所使之事。非己本才。而君命無擇。則彌孰思慮。而從行之。終事謂事畢也。既本非才。而幸得終竟。即辭退也。得志及不得志。並從而無違。是臣行之篤厚也。易蠱卦上九爻辭。上九長交。艮為山。辰在戌。得乾正父。老之象。是臣之致事也。周氏謂曰。幽之使我有是者。天也。明之使我有是者。君也。苟其使。我得則從之。慎慮其所以守道者也。功成身退者。天之道。故曰終事而退。臣之厚也。禮案論語云。士見危致命。所謂不避難也。孟子曰。雖抱關擊柝。吾亦為之。所謂不辭賤也。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所謂處其位履其事也。論語之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得志謂事明君。使之以禮。則竭忠慎慮。而從王命。臣道之正也。否謂事關主使之非禮也。孰與內則執諫之執同。言亦須委曲將事。孰慮以彌縫其失。庶不彰君之過。公事畢然後潔身高蹈。臣道之厚也。臣道篇曰。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矯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子曰。唯天事。中君子義也。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開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鄭注。受命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唯當為雖字之誤也。順命。言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良。我以為君。如其所受於君。則為君不易矣。姜。賁。爭。鬥。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孔疏。此節明臣事君。不敢專輒。又明君之出命。不可不慎。為與上更端。故言子曰。雖天子之尊。不敢自尊。猶須受命於天。然後行也。詩。鶉風。鶉之奔奔。鶉之刺刺。言姜通於公子。頑母與子淫。鶉之。不若也。人謂宣姜無良善之行。我君惠公。反以此為小君。此經引詩。斷章。言君無良善。我等萬民。以惡人為君。也。方氏。怒曰。天子者。天之所子。故雖天子受命於天。士以事人為事。故受命於君。由士以上。皆受命於君。此止以事言者。蓋降於士。則有府史胥徒之屬。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其卑其能上達。故不得受命於君也。然則受命於君者。其卑止於士而已。胡士銓曰。臣有順命。有言遜於汝志也。必求諸非道。故有言逆於君也。然則受命求諸道。先儒謂逆命為行逆非也。陸氏佃曰。唯讀如字。孫氏希旦曰。姜詩作疆。唯發端之辭。禮案君命。順則臣順之而行。孝經云。將順其美。君命逆則臣當諫爭。故曰逆命。衛將軍文子篇。無道橫命。故臣道篇曰。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逆。今詩作奔。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鄭注。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為善。言其餘行。或時惡也。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依幹而生。言行亦由禮出。孔疏。此明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言與人交。必須驗行。不得

以其言辭之善。則謂行之盡善。或發言善而行惡也。故天下有道之世。則依禮所行。外餘有美好。猶如樹幹之外。更有枝葉也。無道之世。人皆無禮。行不誠。但言辭虛美。如樹幹之外。而更有枝葉也。呂氏大臨曰。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不以辭盡人之義也。枝葉者。幹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天下無道。則人致文於辭。禮案傳子。戒言云。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有道無道之異。與枝葉言能庇蔭也。晉語曰。人之有學也。如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蔭庇人。而况君子之學乎。行有枝葉。敏於行。必訥於言也。辭。是故君子於有。有枝葉。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大戴曾子疾病言。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辭。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鄭注皆辟有言。而無其實。孔疏此皆。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戒其虛言也。禮案此並見曲禮上。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鄭注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醉少味也。接或為交。盜賊也。孔甚也。餒。為江河。酒醴相合。而久乃敗壞也。小雅。巧言篇。刺幽王之詩。言盜賊小人。其言甚美。幽王信之。禍亂用是進。益。引之者。證小人甘以壞。呂氏大臨曰。凡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故甘言入。則受溢。禮案水之為德也。久而不變。酒醴之為味也。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也。甘而易敗。此禹之所以惡旨酒。而君子之所以貴淡泊也。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鄭注譽。繩也。皆為有言不。說忠信之人也。孔疏前經。君子不用虛言。故此明言。當以實其事。稍殊。故言子曰。繩。可以度量於物。凡口譽於。人。先須忖度。亦量之於心。故以譽為繩也。案莊十四年左傳云。蔡侯繩息媯。以語楚子。杜注云。繩。譽也。國風曹。風。蜉蝣篇。刺曹君好絜其衣服。不修政事。國將滅亡。故賢臣之心憂矣。說舍也。國既滅亡。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則斷章取義。言虛華之人心憂矣。引證疾其虛言也。方氏慈曰。不以口譽人。則言之所與。必發於心。不止於。外貌。故民化之。而作忠。若問人之寒。則衣之。類皆非口譽之事也。陸氏佃曰。詩言。君將無所依。唯於我歸。處。而已。是非以口譽君相也。陳氏澂曰。詩人憂昭公之無所依。故曰。其於我而稅乎。說讀稅。舍息也。義疏曰。以言。與人謂之譽。口與之而實不至。是不忠也。詩言。我心憂子之無所歸也。其於我歸息乎。是出於中心之誠。不復。以言與人也。禮案此即曾子疾病所謂。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鄭注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言笑信誓。此皆相與為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

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孔。疏。此。明。言。若。不。實。則。怨。及。身。口。惠。言。口。施。恩。惠。於。人。而。實。行。不。至。則。怨。苗。及。其。身。也。諸。謂。許。人。之。物。書。謂。許。而。不。與。而。彼。責。也。曾。有。發。初。不。與。其。責。小。國。風。衛。風。氓。之。篇。也。婦。人。被。男。子。所。誘。在。後。色。衰。見。棄。追。恨。君。子。不。思。念。其。本。恩。反。覆。如。此。則。無。如。之。何。亦。已。焉。哉。恨。之。其。也。引。證。許。而。不。與。被。人。所。怨。黃。氏。震。曰。謂。而。不。予。者。虛。言。絕。而。不。許。者。直。情。故。甯。此。勿。彼。彭。氏。絲。曰。口。惠。如。晉。許。路。秦。列。城。五。既。而。背。之。此。怨。災。所。以。及。也。徐。氏。師。曾。曰。詩。言。今。之。反。覆。乃。始。者。不。思。之。過。也。喻。今。之。見。責。於。人。由。始。不。思。而。諾。之。耳。禮。案。此。即。曾。子。立。事。所。言。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孔。疏。此。更。申。以。情。行。相。副。君。子。為。罪。是。也。疏。貌。親。而。心。不。慤。實。恆。畏。於。人。譬。之。於。小。人。穿。窬。之。盜。也。說。文。云。穿。窬。者。外。貌。為。好。而。內。懷。姦。盜。也。方。氏。慤。曰。穿。窬。者。穿。垣。墉。而。為。之。盜。也。馬。氏。晷。孟。曰。君。子。不。以。色。親。人。者。以。其。有。愛。之。情。出。於。中。檢。色。婉。容。見。於。外。蓋。真。積。於。內。而。後。情。動。於。外。故。君。子。不。以。色。親。人。而。慮。情。之。不。信。也。豈。怨。而。友。其。人。者。君。子。所。恥。也。孫。氏。希。且。曰。親。人。以。貌。而。不。本。於。誠。心。此。必。有。所。利。於。人。而。又。恐。人。之。窺。其。實。也。故。擬。之。以。穿。窬。之。盜。禮。案。論。語。云。巧。言。令。色。鮮。無。仁。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子。曰。情。欲。信。辭。欲。巧。鄭。注。巧。謂。順。而。說。也。孔。疏。言。君。子。情。貌。欲。亦。恥。之。然。則。此。言。不。以。色。親。人。唯。舉。一。隅。也。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應。氏。鏞。曰。情。之。所。蘊。必。隱。惻。而。盡。其。情。辭。之。所。發。必。委。曲。而。中。其。節。郭。氏。嵩。曰。易。修。辭。立。其。誠。立。其。誠。者。情。欲。信。也。修。辭。辭。欲。巧。也。言。君。子。不。尚。辭。求。信。其。情。而。已。至。於。修。辭。則。欲。其。善。鄭。氏。雨。無。正。詩。箋。云。巧。獲。善。也。左。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正。此。義。子。言。之。昔。二。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禮。案。巧。若。上。文。云。文。以。君。子。之。辭。非。工。於。飾。說。也。子。言。之。昔。二。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鄭。注。言。動。任。卜。筮。也。神。明。謂。羣。神。也。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也。有。事。於。小。神。無。常。時。日。有。筮。臨。有。事。筮。之。用。剛。用。柔。順。陰。陽。也。陽。為。外。陰。為。內。事。之。外。內。別。乎。四。時。孔。疏。此。以。下。至。於。篇。末。總。言。卜。筮。之。用。明。王。謂。夏。殷。周。也。祭。祀。天。帝。及。諸。神。明。皆。須。卜。筮。唯。九。月。大。享。帝。於。明。堂。不。用。卜。也。故。曲。禮。下。云。大。享。不。問。卜。所。以。必。須。卜。者。不。敢。以。其。私。褻。奉。事。上。帝。故。皆。卜。之。也。盡。至。謂。祭。圜。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之。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之。吉。日。也。知。皆。卜。者。案。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堂。大。宰。又。云。祀。大。神。祭。大。示。亦。如。之。大。神。則。祭。圜。丘。大。示。則。祭。方。澤。案。公。羊。穀。梁。傳。云。卜。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正。亦。卜。之。也。案。僖。三。十。一。年。左。傳。云。札。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案。特。牲。少。牢。云。大。夫。士。筮。尸。則。天。子。諸。侯。有。卜。尸。者。亦。不。敢。專。也。崔。氏。靈。思。曰。若。大。事。卜。筮。兼。用。卜。筮。各。一。用。之。乃。成。於。一。故。尚。書。於。大。神。既。有。常。時。日。而。用。卜。尸。者。亦。不。敢。專。也。崔。氏。靈。思。曰。若。大。事。卜。筮。兼。用。卜。筮。各。一。用。之。乃。成。於。一。故。尚。書。

云。三龜一襲吉。則知三龜三筮。各一用之。乃成爲一也。故尙書有龜筮逆。龜逆筮從之義。皆據一用而言也。故於事得兼用者。以再三爲襲。不得兼用者。則無以爲襲。故也。何氏休曰。宗廟之祭。據春秋而言。則威八年以己卯。雩夏五月。丁丑。雩十四年。秋八月。以乙亥。雩閏二年。夏五月。以乙酉。吉禘於莊公。文二年。八月。以丁卯。大事於大廟。昭十五年。二月。以癸酉。有事於武宮。是俱用柔日。正祭用柔。然釋曰。必剛矣。義疏云。大宰祭用卜者。乃類宜祈報。及有事祭之。祀非二至四時也。傳所云。卜郊。則祈穀之郊。非二至之郊。社也。金氏榜曰。此指祭祀卜筮時。日而言。如郊祭。辛。社。用甲。禘於大廟。日。用丁。亥。之等。皆大事有時。日。不用此。內外。剛柔之限。故也。孫氏希旦曰。私謂情之所便。襲謂事之所習。犯謂犯其不吉之日也。卜筮吉。然後用。故不犯日月。既卜筮必從之。故不違卜筮。禮案。卜筮不相襲。及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並見。曲禮。上。不違龜筮。卽尙書。洪範。汝則有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龜。從。筮。從。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以其無非卜筮之用。動牲。牲。於禮。故也。方氏怒曰。鬼神有禍福。故於鬼神。曰。害。百姓。有休戚。故於百姓。曰。怨。呂氏大臨曰。古之聖王。先成順於禮。故也。方氏怒曰。鬼神有禍福。故於鬼神。曰。害。百姓。有休戚。故於百姓。曰。怨。呂氏大臨曰。古之聖王。先成民。然後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也。洞酌之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饒。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不得乎民心。雖有牲牲。禮樂齊盛之備。神將不享矣。無害乎鬼神。則神享之矣。無怨乎百姓。則神歸之矣。禮案此言用卜筮。以定時日。又選牲牲。以供祭祀。禮樂必備。齊盛必絜。盡志盡。子曰。后稷之事。易富也。其辭恭。其物。則鬼神來格。降福穰穰。時和歲豐。則百姓欣愉鼓舞。而無怨咨者矣。子曰。后稷之事。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鄭注。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恭儉者之祭。易備也。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於今。孔疏。以前經不違卜筮。動合神明。故此明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證成其義。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祿位。以世祿之饒。供儉薄之祭。故易豐備也。以其辭恭敬。其欲節儉。神之降福。故祿及子孫。詩大雅。生民篇。美成王尊祖。后稷配天。事皆合禮。庶幾無罪悔。故迄於今。文武之時。而王有天下。曾氏鞏曰。自后稷肇祀。以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言周人。世世如此也。徐氏師曾曰。有恭敬之祝辭。則誠足以享神。無求福之大欲。則專乎報本。故不美多品。而祀易備也。由是神格。鬼享。降之以福。由身及其子孫。而有國有天下也。禮案。事謂祀事也。后稷以帝子之尊。而躬藝稼穡。其恭儉之。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德。固足以昭格上天。而克昌厥後也。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鄭注。器言其用之尊嚴。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事事則用之。天子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於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天子不卜處大廟。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宗廟吉。可知。孔疏。此一節更

明天子諸侯用卜筮有出行之義。大人謂天子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雜用也。天子大事皆用卜。無筮也。諸侯卑於天子。有守國之筮。居守有事而用筮。天子在國不用卜。若出行道路。臨時有小事。則用筮。諸侯若出行於外。非其國。竟不用筮也。卜宅寢室者。謂諸侯受封。不敢卜其國。唯卜寢宅而已。但宅及寢室。欲改易者。得卜之。大廟以建國之時。總卜其吉。不待更卜也。張子曰。諸侯適他國。唯卜寢宅而已。不卜處大廟。舍諸侯祖廟為常。故不卜。義疏云。大人兼言守龜。言所寶守之善筮也。天子希旦曰。器謂龜筮也。無筮無徒筮也。大卜凡國之大事。先卜而後筮。守筮言守龜。言所寶守之善筮也。天子希旦曰。器謂龜筮也。無筮無徒筮也。道天子但用筮。諸侯不筮。皆簡於其國之禮也。禮案說。是也。洪範曰。龜從筮從。則天子非無筮。特以龜為主耳。夫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諸侯大祖廟唯一。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固天子所必處者也。故不須問諸卜筮。鄭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用龜筮問所貢獻也。言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鄭注。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不褻慢也。孔疏言。慎重其事。有恭敬。則用祭器也。不廢明朝聘之時。依其日月。不違謂貢獻之物。必先卜筮而來。以恭敬於上。謂以正事也。注謂謂天子言長者。兼諸侯相朝。小國之於大國也。上不讀於民。言以直道接民。下不褻於上。謂以正事也。注謂周聘用祭器。其實冠昏亦不用燕器也。故左傳稱魯襄公冠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是用祭器也。天子竟邑之大夫。入見於君。皆卜筮於其日。月而後致其敬。故不褻於上。禮案。士昏禮。器用陶瓠。亦以敬慎重正。故用祭器也。

禮記通釋卷七十

玉環戴禮

緇衣第三十三 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祭兮。祭餐也。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言緇衣之

賢者居朝廷宜其服也。我欲就為改制其衣。反欲與之新衣。厚之而無已。此於別錄屬通論。釋文劉獻云。公

孫尼子所作也。禮案毛詩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

功焉。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鄭注言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孔疏此篇凡二十

異故也。為上謂君。君上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也。為下謂臣。臣下無奸詐。則君知其情易也。君易事。臣易知。故

刑辟息止。不煩動矣。然此篇題緇衣。而不先云者。欲見君明臣賢如此。後乃可服緇衣也。葉氏夢得曰。君以怨

使人而易事。臣以忠事君而易知。則刑之所施者簡。故不煩。呂氏大臨曰。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

報上。上下之交。機心相勝。奸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禮案易事者。無欲無為。易知者。直言直心。子曰

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鄭注緇衣

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祭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

為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諂人。投異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欲其死亡之甚也。周明慎罰。孔疏此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為民

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信也。文王為政。克明德慎罰。孔疏此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為民

下所信。諸侯視朝之服。緇衣素裳。鄭武公桓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鄭人善之。願王信纒。寺人懼譖及

已。故作詩疾纒。是惡纒人之甚。故云惡惡如巷伯也。滄濫也。愿。怒也。君若好賢如緇衣。則爵不瀆。而民皆謹。怒

也。惡惡如巷伯。則刑措而不用。民皆服之。大雅文王篇言成王但象法文王之德。則為民所敬。信引之者。證上

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之刑。以是為法。於是民皆為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後世由不任德。孔疏此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若教民以是為

政令。以禮則歸上之心。故論語云。有恥且格。尚書呂刑篇。甫侯為穆王說刑。故稱甫刑。言苗民為君。非用

誅而絕其世也。呂氏大臨曰。五虐之刑。謂殺戮及剛刑。極戮之。民愈為惡。德不可止。遂至絕其世也。所謂民

與胥漸。混莽罔中。於信以覆。詛盟。又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德。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也。書所謂民

者。所以率人於外。而內有於不從。則又以刑齊之。此道以禮齊之。此順其性命之理。而以善養人也。故民有格心。即書

禮。以爲本。刑政以爲助。禮案。僖二十八年。左傳云。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正謂是矣。民有格心。即書

問命。格其非心。是也。遜去也。微子云。我不顧行。遜是也。子以愛之。愛民如子也。王言曰。上之親下也。如臍心。則

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信以結之。

則民不倍。故論語云。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恭以洩之。則民有遜心。故大學言。一家讓一國。與讓是也。匪今

命書作靈。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惡。好不可不慎也。

是民之表也。鄭注言民化行。不拘於言。甚者於君也。言民之從君。如影逐表。孔疏此一節。申明上文。君子民

試而民成。服。所謂從其願。令民而使之服。民未必成。服。唯好賢如緇衣。則爵不瀆。而民作。願。惡。如巷伯。則刑不

傳。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後漢馬廖

表。正則何物。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鄭注百姓。做禹為仁。非本能仁。遂猶達也。詩甫刑大雅。皆言化民也。孚。信

焉。禹之百姓。豈必盡行仁道。由禹之所化。故也。詩赫赫師尹。小雅節南山篇。刺幽王時。尹氏為大師。為政不平。

引證。民具法。則於上。甫刑一人。謂天子也。天子有善行。民皆蒙賴之。大雅下武篇。言武王成就王道。為政不

化。民亦訊論耳。獲下引詩書之意。若曰。禹立三年。而百姓始仁。然則堯舜之民。豈反不仁乎。豈必盡仁。言斯民

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大戴禮曰。君子立事。曰。君子不唱。流言。阮氏元注。引此云。游流。右字通。故荀子致仕篇。亦作流言。楊倞云。流者無根原之謂。可也。不可行以下。即立事所謂君子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是也。警今詩作愆。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

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鄭注。禁猶謹也。稽猶考也。議也。話善言也。緝熙皆明也。言於明乎。敬其容止。孔疏。此亦贊明前經。言行

厲王也。爾汝也。謹慎汝之出言。以爲政教。恭敬爾之威儀。爲人法則。引證無損。壞以否。慎爾出話。大雅抑之篇。刺

穆穆然美者。乃是文王之德。烏乎光明乎。又敬其容止。引證在上。當敬其言。行也。方氏慤曰。書曰。王言惟作。命

所以通彼此之情。故道人以言。行出於正。率以正則莫取爲非。故禁人以行。孔子於空空之鄙夫。則叩兩端而

竭。所謂道人以言也。爲魯司寇。而公謹氏出其妻。慎潰氏踰竟而徒。所謂禁人以行也。呂氏大臨曰。進取於善

行。不可不講。大雅言文王之盛德。亦不越敬其容止而已矣。禮案未言而先慮其終。謹之至矣。則言之必能實

踐。將行而先稽其敝。慎之至矣。則行之必無後悔。孝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鄭注。貳不一也。黃衣則狐裘。大婚之

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二家則亡。孔疏。從容謂舉動有其常度。則民德壹者。謂萬人之德。皆齊一不參差。詩小雅

都人士篇。刺幽王之時。君臣衣服無常。故詩人導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此狐裘黃黃。然行歸忠

信。萬民所以瞻望。以法則之。馬民晞孟曰。長民者言處於人之上也。處人之上。不唯其行不可以無常。而其形

於衣服容貌之際。亦不可以無常。然後民望其容。貌而歸於一。彼都人士。狐裘黃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實以君子之德也。義疏云。言衣服者。亦猶

斯周旋。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

及湯。咸有一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鄭注。志猶知也。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尹尹之語也。書以爲成。有壹德。今亡。成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孔疏爲上可望而知。謂貌不藏情。望見其貌。則知其情。爲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彼而知。尹告是伊尹誥大甲。則咸有一德。篇是也。言惟尹躬。身與成湯。皆有純一之德。引證上君臣不相疑。詩曹風鳩。篇刺曹君之詩。言善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證一德之義。陸氏佃曰。可望而知。謂表裏如一。可述而志。言先後如一。陳氏祥道曰。望而知者。望其趨舍。而足以知其情也。述而志者。述其功業。而足以志其情也。姚氏際恆曰。爲上開誠布公。故臣不惑於其君。爲下言行皆可述而志之。不敢有欺蔽。故君不惑於其臣。孫氏希旦曰。志猶誠也。可述而志。謂其言可稱述。而記識也。上以誠待下。而見於貌者。平易而可親。下以誠事上。而見於言者。終始之不渝。則君臣之間。情意交孚。而無所疑惑矣。禮案可望而知。若大戴五帝德云。其色郁郁。其德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疑。疑志。記也。可述而記者。言行可爲後世法。若尚書之典謨訓誥是也。及今書作暨。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瘡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鄭注。章明也。瘡病也。孔疏言爲國者。有善以賞章明。詩大夫悔仕亂世。告未仕之人。言更待明君。愛好正直之人。然後事之。引之者。證上民情不貳。呂氏大臨曰。明之斯好之矣。瘡之斯惡之矣。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則民壹歸於理義。此民情所以不貳也。詩言居位者。惟正。直是好。則所好出於理義。民性之有善。而移於所習。然後爲惡。故爲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爲。爲惡而擅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示民有厚之善。而移於所習。然後爲惡。故爲善。則章之。使民情不貳。禮案章善。謂善者賞以爵祿。瘡惡。謂惡者懲以刑罰。則民德歸厚。而無懷貳之心矣。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作瘡。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鄭注。難心也。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儀。當爲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君。則行也。重猶尚也。援猶引也。言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不知。謂必使其知。虛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瘡病也。此君使以情相示。則各得其所。上人疑。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孔疏。此申明上經。君臣各以情相示。則各得其所。上人疑。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之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也。若在。下之人。心懷欺詐。難知其心。則在君。長治之勞。華之辭。不及謂君好。以行所不能及。臣不須援引其所不及之事。不知謂君有所不知。臣不得煩亂其所不知之事。令必行之。臣能如此。則君不勞。苦。詩言君上邪。辟。下民盡困。引證君使民惑之事。此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小雅巧言篇。刺幽王之詩。言小人在朝。不止息於恭敬。惟爲奸惡。使王之邛。勞。引證臣使君勞也。朱氏軾曰。上人之疑。有二。猶豫之主。用舍不斷。綜核之君。威福莫測。此民所以從違莫定也。惟章善瘡惡。法紀明明。則民曉然於善之當爲。惡之必不可。

為矣。下之難知。新進喜事。浮誇無實。聽其言。天下事無不可為。而發而難收。慮而難成。如躡錯之更令。安石之變法。人主一惑其言。而國家多事矣。責難陳善者。人臣之義。然有當務。有不當務。今援其所不及。煩其所不知。紛紜滋擾。蓋陛下難知。若盤庚之率籲衆感周公之監殷頑民。則君長勞矣。章好猶章善也。而惡必曰慎者。罪何勞之有。禮案下難知。若盤庚之率籲衆感周公之監殷頑民。則君長勞矣。章好猶章善也。而惡必曰慎者。罪疑惟輕。則民知上誠於好善。慎於刑惡。而不惑矣。孔注逸周書寶典解曰。儀言也。臣儀行者。臣言行也。重讀如字。不重辭之戒有二。一不可以諫行言聽。而再三煩瀆。一謂進言必量而後入。不可以初言未盡。而更詳之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民乃

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鄭注言政教所以明賞罰。康康叔也。作誥尚書篇名也。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

刑者。祇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為善也。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為惡也。甫刑穆王戒羣臣云。今爾何監。非是。伯夷布刑之道。引證重刑之義。葉氏夢得曰。政以養民者也。教以率民者也。養之備。教之詳。然後爵祿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則民執不勸且恥乎。孫氏希旦曰。刑罰必加於有罪。則民知所恥。民知所恥。則爵祿必不加於有德。則民知所勸。民知所勸。則教成。所刑者不必有罪。則刑喪而民不恥。所爵者不必有德。則爵輕而民不勸矣。播刑之不迪者。言民之不迪也。爵祿不足勸。失於不公也。刑罰不禮。案政之不行。民不從令也。教之不成。民不聽方也。由上之無德。政之不中也。爵祿不足勸。失於不公也。刑罰不禮。案政之不行。民不從令也。教之不成。民足恥。失於不平也。故爵祿不可濫施。用刑不可枉撓也。民今書作明。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寤。則忠敬不

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願命曰。毋以

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鄭注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

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圖亦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大臣柄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時交爭。轉相陷害。疾猶非。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願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

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孔疏此一節。明在下羣臣。無問大小。皆須恭敬謹慎。又君無以大臣之謀。沈氏云。大臣難二。不與上相親。政教煩苛。故百姓不甯。此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以致然。由君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政也。邇臣是民之道路。邇臣好則人從之好。惡則從之惡也。

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政也。邇臣是民之道路。邇臣好則人從之好。惡則從之惡也。

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政也。邇臣是民之道路。邇臣好則人從之好。惡則從之惡也。

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政也。邇臣是民之道路。邇臣好則人從之好。惡則從之惡也。

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政也。邇臣是民之道路。邇臣好則人從之好。惡則從之惡也。

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政也。邇臣是民之道路。邇臣好則人從之好。惡則從之惡也。

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政也。邇臣是民之道路。邇臣好則人從之好。惡則從之惡也。

君無得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無得此交爭故不圖謀也若得以此則外內情通大臣之事無怨於君近臣不為人所非毀而還臣不被障蔽也王氏應麟曰周書祭公當祭公以疑御莊后汝無以於大臣勢不足以圖之其所以於外謀之故大臣言怨邇臣言疾朱氏彬曰莊猶正也故於小臣之於大臣勢不足怨乎心疾作於外謀之深也故大臣言怨邇臣言疾朱氏彬曰莊猶正也孫氏希旦曰葉當作祭將死而曰願命祭公謀父將死告穆王之言也今見逸周書郭氏嵩燾曰大臣不相親信則人皆得撓其大權而政令不一民無適從不謂得人望不屬而趨向無所取準也郭氏嵩燾曰大臣不相親信則人皆得撓其大權而政令不一民無適從不謂得人望不屬而趨向無所取準也郭氏嵩燾曰大臣不相親信則人皆得撓其大權而政令不一民無適從不謂得人望不屬而趨向無所取準也郭氏嵩燾曰大臣不相疑此百姓之敬大則不雷也禮案大臣不為君所親則不能督率其屬欲政之脩其可得乎故百姓不雷也富貴已過言忠敬之失由於驕溢也道規其所由也故大臣親敬而邇臣宜慎簡也君道篇曰故人之禮益疏矣欲無患得敬之失由於驕溢也道規其所由也故大臣親敬而邇臣宜慎簡也君道篇曰故人之禮益疏矣便嬖左右足使慮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必將有邇臣宜慎簡也君道篇曰故人之禮益疏矣墳拊卣其知慮足應待萬變夫是之謂國具葉公即祭公之誤王孫二說是也孔注祭公解引此云作葉公之願命乃祭公之訛也莊后正后也莊士正士也言毋寵妾滅妻親小人遠君子也尚書問命子曰大人不云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怙於儉人充耳目之官是也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得執我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也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鄭注親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也然不堅固亦不德也詩言君不親信我也克能也由用也孔疏此明君不信用臣也所以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其賢者化民效於上失其所當親惟親愛羣小既無一德引證不親煩亂也詩小雅正月篇刺幽王初求我賢人如不得於我言禮命煩多也似得賢人亦不以力而用之引證不親煩亂也詩小雅正月篇刺幽王初求我賢人凡人未見聖道之煩多也似得賢人亦不以力而用之引證不親煩亂也詩小雅正月篇刺幽王初求我賢人所以師其不及而友其所等夷有不如此則已然後聖道亦不能用之也呂氏大臨曰王公之用人將與共天位治天職也所以失所貴者而疑所賤者又不足任也此教之所以位尊而德優親可知賤而信之德所以不進治所以不我成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好其所教而不好其所教故知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馬氏啼孟曰引詩言始求我之法則如不我諸侯好其所教而不好其所教故知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馬氏啼孟曰引詩言始求其理亦猶是也禮案在上之人不親賢而信賤則賊民與而政必亂矣不從也釋文尚書無已字子曰小曰為政何患對曰善惡在上不親賢而信賤則賊民與而政必亂矣不從也釋文尚書無已字子曰小

瘳遇不得上聞。括矢本也。王氏引之曰。墨子魯問。豈不悖哉。又曰。豈不費哉。費即悖也。大學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口之所出。逆於義理。則是非擾亂。而禍患隨之。所謂一言僨事也。郭氏嵩燾曰。鄙心私心也。閉於人者。揜閉於人。前是之謂民隱。人君勤求民隱。而敬以臨之。不敢縱己以拂民之欲。亦不敢枉道以徇人之私也。禮案溺於口。若易繁辭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是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溺於民若大戴武王踐阼篇。盟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甯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民可敬不可慢。猶舟是也。惟衣裳在等者。謹名器也。成二年左傳曰。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是也。惟衣裳在等者。謹名器也。成二年左傳曰。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釋文尚書無厥字。不可作非。無以字。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心安之。君好之。民心敬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禱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鄭注。莊齊莊也。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為其君難。孔疏此論君人相須。言養人之道。不可不慎也。詩逸詩也。傷今無復有先正之賢。故云。今日誰能執國之成。潔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卒盡也。傷今無復有先正之賢。故云。今日誰能執國之成。又當謙退之。不自為正者。得其正道。能用仁恩。盡勞來百姓。言今無復有先正之賢。故云。今日誰能執國之成。也。君雅。穆王命君牙之辭也。言民難稱所怨。恆多。夏日暑熱。及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也。專功爭美。各自為是。成寒之時。小人亦惟曰怨。猶言君政雖曰得當。人怨之不已。是治民難也。案周禮小宰職云。掌以官府之八成。皆成事。品式以聽治於人。案尚書云。小民惟曰怨。咨。今此作資字。鄭又讀至。以不見古文。尚書故也。呂氏大臨曰。心體之說。姑以聽治於人。案尚書云。小民惟曰怨。咨。今此作資字。鄭又讀至。以不見古文。尚書故也。呂氏大臨曰。詩言君不正。民之怨。然求之實理。則非譬也。體完。小民心說。猶有君之政教乎。體傷。則心憤。猶民病則君憂也。引而君之存亡。係於民。然則君之所好。其言天之寒暑。小民且怨之。况君之政教乎。孫氏希旦曰。民之欲。惡由於君。臣也。禮案孟子云。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民。如土芥。則民視君。如寇仇。夫心有所欲。手足必致之。心有所畏。手足必扞之。此心以體全也。或禍起蕭牆之內。患生肘腋之間。此心以體傷也。大戴子張問入官。孔子曰。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此心以體傷也。大戴子張問人。或怨天。宜也。若夏雨生涼。人本喜愛。如露淋不止。則物多瘳。境故又有怨咨者。也。甚言。子曰。下之事上也。民心不易。滿足也。釋文尚書無日字。資。如露淋不止。則物多瘳。境故又有怨咨者。也。甚言。子曰。下之事上也。

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鄭注。類。謂比式。孔疏。此一節。明下之事。長當守其一。若身之不正。言之

曰。身不正。故義不一。言不信。故行無類。不壹。謂不能齊於其身也。無類。謂無以別於其言也。王氏引之曰。義。讀

為儀。謂威儀不齊也。義。疏云。臣之告君。執不以正。然身者。言之本。自處以義。則身正。而言之於君。亦信。而樂

從。身不正。不能事君。出於義。其發之言者。與行絕不相類。而望君之信從。不可得也。諸儒忘却下之事。上句

故說多。所禮案。臣之事。君必有忠。心者。乃有忠告。未有身不正。而言可信者。也。義不壹者。二三其德。行無類者。

古也。不師。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

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鄭注。物。謂事也。格。舊法也。

人。精知。孰慮於衆也。精。或為清。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衆言同。乃行之。政

教。當由一也。孔疏。物。謂事之徵驗。格。謂舊有注式。言必須有徵驗。行必須有法式。既言行不安。衆言同。乃行之。政

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言名志。具善欲奪。不可也。故須多聞。前事當簡質而守之。多志。質而守之。故

質。守而親之。精細而不可奪名。言名志。具善欲奪。不可也。故須多聞。前事當簡質而守之。多志。質而守之。故

度。衆言也。詩。曹風。鳴鶴。刺曹公。不均平也。言善人君子。其威儀齊一也。引證為政之道。須齊一也。呂氏大臨

曰。有物。則無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與名。不可得而奪也。義重於生。舍生而

取。義不義之名。君子所不受也。多聞。所聞欲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也。質。正也。不敢信己。質衆人之所同。然後

用之也。守之者。服膺弗失也。親之者。學問不厭也。由多聞。多志。而識之也。質。正也。不敢信己。質衆人之所同。然後

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孫氏希旦曰。略字。從田。從各。乃士田之界別。故此借以爲分別之義。蓋多聞。多志。則所

以考之。於古者。博矣。於是。又反之。於己。而體驗之。思索之。使所知者。極其精。然後分別之。義。蓋多聞。多志。則所

無。重於義。全生可也。死重於義。舍生可也。故非游言。行有格。則動中禮法。不可失其命。名。言行不可得而奪也。孟子曰。

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

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多聞。質而守之。以下。即荀子。宥坐篇。聽明聖知守之。以恩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

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讓。此。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

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小人正當爲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鄉方。喻。類也。

仇。匹也。孔疏。此明其朋匹之事。言君子能愛不好其朋友。匹。偶。以下。云。君子不好仇。故此正爲匹也。有鄉。有方。言君

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既好惡不同。故君子之交。可者與之。不以榮枯爲異。不善者。則憎惡之。言

有常也。若少人唯利是求。所善所惡無恆定也。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者不惑。遠者不疑。詩云：「君子之好之，不可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鄉。所惡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陳氏祥道曰：君子小人異道。故正人君子好之，而小人毒之。邇者不惑。儒行所謂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也。遠者不疑。儒行所謂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也。胡氏銓曰：君子正直，是與故好之。小人惡直醜正，故惡之。君子居必擇鄉，游必擇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禮案：荀子修身篇：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所謂好其正也。君道篇：公正之士，衆人之望也。是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禮案：荀子取，故其好惡昭昭，而民無遠近，莫不信之。故無疑惑也。仇今詩作述，二字通。玉篇：述，呂也。引證：君子能好其正也。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鄭注：言此近微利也。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孔疏：此明朋友之道，唯善是之。人故云：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大雅既醉篇：美成王之時，太平於時，朋友羣臣，所以禮義相攝，佐之。威儀也。言不以富貴貧賤而求利者，陳氏祥道曰：貧賤者人之所易絕，於其所易絕，而不絕，然後為好賢之堅。富貴者人之所難絕，於其所難絕者，而絕之，然後為惡惡之著也。朱氏軾曰：明知其當絕也，以其富貴而難乎絕之。一念移頓，喪平生之大節。此揚雄蔡邕所以為萬世罪也。孫氏希旦曰：貧賤者未必不賢也，而輕於絕之，則必不著矣。如此則其交也，徒以勢而不堅矣。富貴者未必不惡也，而重於絕之，則必有以賢而見絕者，而好賢之心不堅矣。富貴者未必不惡也，而重於絕之，則勢利而好惡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以必能辨別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私，小恩惠相問遺，不歸依道德。如此者，君子不留言，不受其惠也。詩小雅孔疏：此明君子唯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私，小恩惠相問遺，不歸依道德。如此者，君子不留言，不受其惠也。詩小雅鹿鳴篇：言文王燕飲羣臣，惟以忠信正道示我，不以其身留之。齊景公待孔子，以季孟而相行其道，則孔子去之矣。齊王饋孟子以兼金，而不能處以禮，則孟子辭之矣。周行大道也。言人之相好，當相示以大道，而不私惠也。禮案：凡以私惠於人者，必有所希冀，故君子不自留焉。非惟潔己，且以杜絕營求者也。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鄭注：言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射厭也。言己願采葛以為君子之衣，今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孔疏：此明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將欲明之，故先以二事為譬喻也。人苟稱家有車，必見其

車有載於物不可虛也。人苟稱家有衣必見其所著之衣。有終敝破也。人苟有言必聞其聲也。人苟有行此事必須見其成驗也。周南葛覃篇美后妃之德也。詩本意言后妃習絲絡之事而無厭倦之心。此則斷章云采芣為君子之衣。君子實得服而不虛也。引證人之所以終須有效也。馬氏晞孟曰言有實於此有以徵於彼。而君子不可以無其實也。朱氏彬曰釋文引庾氏曰隱蔽也。古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有衣必見其蔽。舉在前者言之。上文苟有車必見其軾。軾在車前也。洪氏頤煊曰蔽古通作蔽字。謂蔽膝也。玉藻一命緼鞞。鄭注鞞之言蔽也。軾車橫木蔽膝亦在衣前。其義一也。禮案此即大戴觀學所謂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是也。射今詩。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

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爽

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鄭注從猶隨也。以行為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為顧。聲

何。爽召公名也。作尚書篇名也。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甯王之德。今博上讀為厥亂勸甯王之德。三

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孔疏

此明重言行之事。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言須實不可虛也。行在於前。言隨於後。論說於行。則行當實。不可

虛也。故君子當顧言而行。以成其信也。民美惡者。必須以行為驗。不可虛辭。則人不得虛增大其美事。而減少

其惡事也。白圭之玷。詩小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白圭。謂宣王誠實矣。而大成言語玷缺。不可為而政之。是無

如之何也。允也君子。詩小雅車攻篇。美宣王之詩也。君子。謂申重獎勸文王之德。引證言當誠信也。陸氏佃曰。

上帝。此周公告君爽之辭也。言之王有誠信之德。故上天蓋申重獎勸文王之德。引證言當誠信也。陸氏佃曰。

寡讀如字。言之必踐之。是以寡民雖欲虛美。隱惡不得也。所謂周田。虞質厥成。是也。先儒謂虞質厥成。諸

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故曰其集大命於厥躬。然則周田。釋書所謂割。割棄也。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是之

謂割。或作厥。勸甯主德。厥亂。厥是也。且經以結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於是為至。陳氏祥道曰。言之多

則易失。於不信。君子尚乎實。行故寡言而行。則以成其信。有實而不誣也。齊氏召南曰。鄭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

惡。義疏云。引詩大雅。以證寡言。小雅。以證成信。引書。以證民皆化於君也。齊氏召南曰。鄭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凶。道也。鄭注：恆，常也。不可為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猶，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為正，言放傲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婦人從人者也。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言云：人而性行無恆，龜筮猶不能知，而况於凡人乎？詩小雅，小旻篇，刺幽王性行無恆，數誣人，若爵引證，無恆之人，不可以為卜筮也。兌命，尚書傳說，其告高宗之辭，云：祭之末，爵人難得其福，易此惡德之誣人，若爵引證，無恆之人，不可以為卜筮也。兌命，尚書傳說，其告高宗之辭，云：祭之末，爵人難得其福，易子為凶也。陸氏佃曰：民立而正，其德如政，民立而正，事純，即所謂善矣。然祭祀為不敬，則事煩，而祭於人，婦人得吉，夫矣。所謂讀於祭祀之時，弟欽，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即所謂善矣。然祭祀為不敬，則事煩，而祭於人，婦人得吉，夫難之。是案圖以求，馬也。善相馬者，若九方皋可也。馬氏晞孟曰：婦人無攸遂，在中饋，吉德不可以無恆，夫子絕知率人，不可以無變，所謂婦人之從一而終，夫子制義，從婦而凶，此合郝氏懿行曰：案此節與今尚書文絕異。末詳其義，民立而正，句尤難曉，疑有錯誤。又案鄭以民立而正為句，連下讀，偵當依周易作，貞禮案卜筮之道，誠則靈，則神，故吉凶悔吝，皆能先知，彼無恆之人，其心出入，莫衷一是，故龜筮亦不能知。此禍福不能決，無恆之人心也。屈原作卜居，大卜曰：龜策誠不能知此事，猶是也。引書與今書不合，其逸書之文與。



